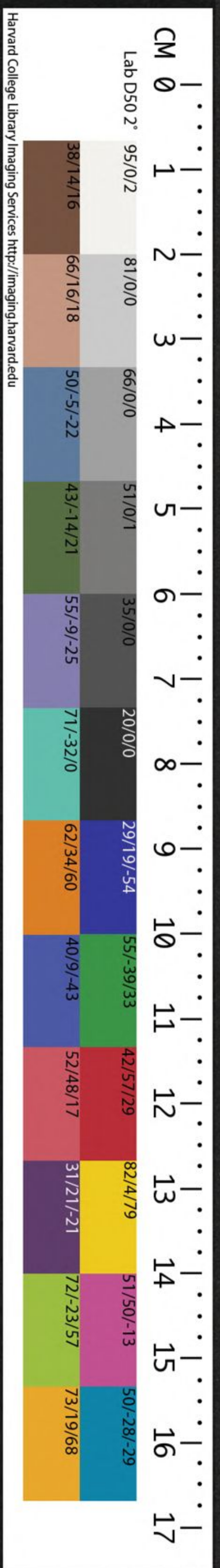


T 856/3116(14)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UN 22 1953

四書大成

孟子十三
之十四終



大成

遂寧張鵬翮鑒定

哈佛大學
圖書館
珍藏印

歸安沈森

纂訂

錢塘陸堦

歸安沈士靖附錄
仁和王
仁和王
仁和沈
仁和馮文炳
遇變全校

盡心章句上

凡四十六章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

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眾理而應萬事者也。

新安陳氏曰：心者，神明之舍，具眾理，心之體也。應萬事，心之用也。性則心之

所具之理，而天又理之所從以出者也。人有

是心，莫非全體，然不窮理，則有所蔽，而無以

四書大義

孟子

卷三

一

輯解盡心章全旨 通章皆言以人合天之節是致知智之事第二節是踐履仁之事第智仁之盡○柴虎臣曰此章言天命不在心首節言即心性可以知天次節言即心性乃末節言修身俟命正所以立命俱平說去若知性非成德者不能存心養性初學便可從不貳修身以俟之必要下工夫可見或曰安能養曰知性知天不是察豈曉得便可謂知存養則不必徹底知了方去存養蓋存養自初學以至聖人無時可息

序講

孟子

具之理○子曰一身之內神明無外者謂之心心所謂之性心體之所以大者正以其具是性而

萬物之理無不該也故人不能知性則心有所蔽而無以盡其本然之量荷于神明之本量完全充滿無

PRINTED IN JAPAN
SUPPLIED BY
JAPAN PUBLICATIONS TRADING Co., LTD
TOKYO JAPAN
日本出版貿易株式会社

少虧欠而能盡其心者由能格物致知以至豁然貫通之地而于吾性之理無不知之故也然吾所以有是性者又自天而來也天有元亨吾得之以為仁禮天有利貞吾得之以為義智天大無外而性秉其全既知其性則立性所從出之天無不知之矣知性知天則能盡其心矣

陸梯霞輯解 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是心仁義禮智是性元亨利貞是天○盡心知性俱以成功言不是方夫求盡求知

厚講 然心既盡矣又貴有以存之念不逐物而一動一靜常守其至正也性既知矣又貴有以養之循其實理而勿助勿忘不害其本然也夫心也性也皆天之所與我者不能存養而特亡之是違天矣惟存之養之兢兢持守而不敢失墜然後事事合理敬承乎天而無愧于天之所賦此即所以事天也

沈誠菴曰存心猶有操舍之可言自勉而至于安也養則順其自然勿以害之而已譬之養魚者使之相忘于江湖養花者使之相忘于水土也天不外乎心性既存之養之則事天在其中矣

陸梯霞輯解 以致知為入門猶以踐履為實地○

盡乎此心之量故能極其心之全體而無不盡者必其能窮夫理而無不知者也既知其理則其所從出亦不外是矣

朱子曰天者理所由以生者也性者理之全體人之所得以生者也心則人之所以至於身而具是理者也天大無外而性稟其全故人之本心其體廓然亦無限量惟其格於形氣之私滯於見聞之小是以有所蔽而不盡人能即事即物窮究其理至于會通貫徹而無所遺焉則有以全其本然之體而吾之所以為性與天之所以為天者皆不外此而一以貫之矣伊川云盡心然後知性此不然盡字大知字零星性者吾心之實理若不知得卻盡个甚惟就知上積累將去自然盡心人能盡其心者只為知其性此句文義與得其民者得其心也相似者字不可不仔細看○性以賦於我之分而言天以公共道理而言天便是個大底

不是盡心知性完畢方去存心養性只是並行不悖之中畧有先後○問盡心知性存心養性上是知工夫下是行工夫然上一節知性在先盡心在後下一節存心在先養性在後何也潛室陳氏曰知性即窮理格物之學是工夫最先者盡心即大學知至境界存心即誠意正心之謂養性在其中矣非存心知別有所謂養性工夫故養性在存心下然語雖如此但語脉亦須有別本文仍是平開說○心是活物須是操則存不然便放去矣性是實理須當順之而不害害謂違悖而戕傷之性本不可以戕傷言但為自家違悖便是戕傷之也順其自然而不違便自養性事○存謂操而不舍只是心不放使常為吾身之主宰動靜言性者仁義禮智也養其性只是于應事接物間當仁義而仁當禮智而禮智順理而不違以害之便是養性然存心兼動靜養性亦兼動靜若喜怒哀樂未發時亦須有養也故曰息有善斯有存○存養二字與中庸存養省之要不同彼對省察言則存養為靜時工夫若孟子存養二字本意省察已該其中○靜時存心似該得養性然尚有毫厘之別應事接物順其性而不害是動養也事物未感守其

人人便是箇小底天吾之仁義禮智即天之元亨利貞凡吾之所有者皆自彼而來也故知吾性則自以大學之序言之知性則物格之謂盡心則知至之謂也

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

存謂操而不舍養謂順而不害事則奉承而不違也

朱子曰存之養之即是事心性即是逐物而常守其至正也養性者事必循理而不害其本然也○心性皆天之所以與我者不能存養而格於形氣之私所以事天也夫心具性敬以存之則性得其養而無所害矣○新安陳氏曰人能存心養性然後能事天合理順事乎天而無愧于天之所以賦予我者此西銘所以曰存心養性為匪懈又曰存吾順事存心養性即所以順事之本也

理而不失是靜養也。心以知覺言，性以學言。○心是活物，有出入，便須著力存他。性是渾然之理，只要順其自然，動時順其自然，更是動時養其性，靜時順其自然，便是靜時養其性。若說守其理而不失，似與存字相近。○天與人以心性存之養之，便是所以事天。如君與臣以職事，脩舉職事，便是所以事君。○問盡心，蓋莫是極至地位存，莫是初存得這心否。曰：盡心也未說極至，只是凡事便須理會，教十分周足，無少闕漏處，方是盡存也。非獨是初工夫，初間固是操守存在這裏，到存得熟後，也只是存，這存字無始終，只存這裏。

序講 君子知天事天，其于致知力行之功，固兼盡矣。然用功又不可少有間斷，必至其極而後已。惟其知天之至，不獨窮通得喪之類，不足以動其心，即死生、妖壽之不齊，取人心所易動者，亦不以此疑其心，而惟使心無一息不存，性無一息不養，以脩其身。而俟妖壽之自至而已。如此，則天所賦于我之正理，無不全而歸之，而氣稟之長短，非所論矣。維天之命，不自我而植立乎。此乃心性之全功，而天人之全學也。

妖壽不貳，脩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妖壽命之短長也。貳，疑也。不貳者，知天之至。

脩身以俟死，則事天以終身也。立命，謂全其

天之所付，不以人爲害之。朱子曰：不貳是不

日要是當百年未死，百年要是當這便是立

命，既不以妖壽貳其心，又須脩身以俟，方始

能立命，不以妖壽動心，一向亂做，又不可死

壽不貳，便是知性知天之力，脩身以俟，便是

存心養性之功。○妖壽之不齊，蓋氣之所稟

有不齊者，不以悅戚二其心，而惟脩身以俟

之，則天之正命自我而立，而氣稟之短長，非

所論矣。○慶源輔氏曰：徇私以賊理，縱欲以

傷生，皆所謂以人爲害之也。○程子曰：心也，性也，天也，一

理也。自理而言謂之天，自稟受而言謂之性。

自存諸人而言謂之心。張子曰：由太虛有天

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

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朱子曰：由太虛有天

名，此是總說，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

覺有心之名，此就人上說。四句本只是一箇

太虛，漸細分說得密耳。○九峯蔡氏曰：由太

虛有天之名，即無極而太極之謂，以理言也。

由氣化有道之名，即一陰一陽之謂道之謂，

以氣言也。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即繼之者善

沈誠菴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妖不貳也，死而後已，壽不貳也。○立命者，非立其百年壽考之命。朱子謂全天所賦，乃立其壽夭一理之命也。立得此命，則妖亦可千古壽亦不外一息。若以人爲害之，則妖固爲傷生，壽亦不過爲罔生耳。

陸梯霞輯解：凡人存養之功，銳于始而怠于終者，以其貳於生死之故也。若妖壽之故，不以貳其心，只一意存心養性以修此身，而俟妖壽之自來，如此則不惑于氣數之命，而心性之命，此其植立而不墜矣。能立命，方能事天，能事天，方能知天。此謂盡心之極功。○妖壽不貳，便是知性知天之力。修身以俟，便是存心養性之功。立命一句，更用通下章看。○脩身以俟之之字，承上句妖壽字言。此二句相連說得緊，不竟以知行二意分界。且上文存心，即存其所盡之心，養性，即養其所知之性，皆非界然二項也。註知天之至，該盡心知性事天。該存心養性。○妖壽二句，一氣相連說，細分之則一爲知天之至，一爲事天以終身耳。蓋所以立命處，全在修身以俟之，然非妖壽不貳，則亦不能修身以俟之也。故曰：智有不盡，固不知所以爲仁也。○修身朱註只屬存心養性，然亦不必太

拘大卒在心性上用功便是修身。○此命是天命之謂性之命。立是植立不墜之謂。○命以理言。與上死壽不同。常人以死壽為命。聽天所制。如何立得。殊不知心性合而成身。乃天命我之實落處。吾修吾身。即以立命。一日此修。終身亦此修。幸而壽也。固見吾修之有常。不幸而死也。亦見吾修之無忝。蓋即心性。是命。而天壽所不能搖奪。故曰所以立命。命字不指天壽。立字帶天壽。不能搖奪意。○欲造其理者。用功全在知性上。知性行工夫。盡心無工夫。盡是大段見功。知是積累用功。欲履其事者。用功全在存心上。存心有工夫。養性無工夫。存者操之而不含。養不過順之而不害耳。集註分理與事言。又分智與仁言。何也。蓋能知其理。已自是智。然必不以天壽貳其心。方見為智之盡。能踐其事。已自是仁。然必能修身以俟。死方見為仁之至。○積累用功之言。作推本說。則可。若本文知性。亦是舉成功者說。故集註云。知性則物格之事也。又曰必能窮理而無不知者也。士靖曰。不但曰明而曰造者。所以究其極也。亦不但曰行而曰履者。所以踐其實也。○必以天壽不貳為智之盡。修身俟死為仁之至。則勇之大也。

可得而見。故曰由氣化有道之名。天以理之自然言。太虛之體也。道以理之運行言。太虛之用也。就人身看。則必氣聚而成人。而理固亦聚於此。方始有五常之名。故曰合虛與氣。有性之名。所謂合虛與氣。謂氣聚而理方聚。方可指此理為性。爾合字。即周子二五妙合之意。心統性情。性者理也。情者氣之。愚謂盡所為也。故曰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思謂盡心知性而知天。所以造其理也。存心養性以事天。所以履其事也。不知其理。固不能履其事。然徒造其理而不履其事。則亦無以有諸已矣。知天而不以天壽貳其心。智之盡也。事天而能修身以俟死。仁之至也。智有不盡。固不知所以為仁。然智而不仁。則亦將流蕩不

陸梯霞輯解莫非命章全旨 此發上章修身未盡之意。首節言君子當順乎正命。次節言順正命之事。末二節言命之正不正。見人之當知而命之宜立也。○上章命字以理言。此章命字以氣言。似不同矣。然此章命字。即上章天壽之命。盡道而順受其正。即修身以立命也。故集註謂發上章末句未盡之意。○前章末句言立命。是全其天之所付。而不以人為害之者也。此所謂桎梏死。及死于巖牆之下。是不知正命。未免流蕩不法。而以人為害之矣。立命是已造理賢之域。知命是方入聖賢之階。立。在知後。知在立先。○知命謂知此道理。立命謂盡此道理。不惑于死生壽夭。一聽天理安排。是謂知命。既知得了。不成一向委付于命。須是盡了自家身上道理。無少虧欠。方是立命。盡此道理了。恁時死方無憾。是謂正命。○此孟子見世人有為惡取禍而亦帶之命者。故云然。序講。孟子曰。夫人之或吉或凶。或禍或福。莫非天之所命也。君子惟當順天而受其正命可耳。沈誠菴曰。順受非委心任運之謂。修身正是順受處。陸梯霞輯解。莫非命也。非是該正命與非正命意。乃是指吉凶禍福等言。孟子所言固不肯該非正命

法。而不足以為智矣。朱子曰。大槩此章所謂會子所謂一唯而無疑於一貫之言者。是也。所謂事天者。誠意正心。修身之事。會子所以臨深履薄。而無日不省其身者。是也。所謂立命者。如是以沒身焉。會子所以啓手足而知免得正斃而無求者。是也。以是推之一章之指。略可見矣。○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人物之生。吉凶禍福。皆天所命。然惟莫之致而至者。乃為正命。故君子修身以俟之。所以順受乎此也。朱子曰。莫非命也。此一句。是活言之。皆是正命。在人言之。便有正有不正。此命字。是指氣言。若我無以致之。則命之壽夭。皆是合當如此者。如顏子之夭。伯牛之疾。是也。○雲峰胡氏曰。莫非命也。凡有生者之所

者以為命也。此處且未宜說出修身以俟。恐犯下文盡其道一句。

序講 夫惟當順受其正。是故知正命者必擇地而蹈。不守行險取禍。而立乎巖牆之下。以致覆壓也。

陸梯霞輯解 不立乎巖牆之下。一句與順受其正。一句互相發。立乎巖牆之下。以致覆壓而死。乃是

人所自取耳。非天為之也。是故君子戰戰兢兢如履薄冰。非禮勿動。此句緊要帶著順受其正。說下四

句。方分正不正兩股。以盡此意。凡行險以僥倖者。皆立巖牆之下也。其以巖牆而言。特舉人所易曉者耳。不可專泥此也。須會其意。是影語。

序講 何為正命。蓋盡其自脩之道。而至于死者。此天數使然。莫之致而卒。乃所謂正命也。

沈誠菴曰。吉固正凶亦正也。蓋此死乃死于道。非死于橫禍也。故曰正命。

序講 若夫犯罪桎梏而至于死者。乃其所自取。非天所降之正命也。非正命。又安得諉之于命哉。故君子貴立命之學也。

陸梯霞輯解 桎梏而死。立巖牆而死。要歸亦是命。但孟子以此為人所自取。不歸之正命。亦立教之意也。

也。陸梯霞輯解 求則得章全旨。此言內外之辨。欲人審所求意。首節言在己之可求。二節言在外之不可求。見人當致力於其所可求。不必勞心於其不可得也。

序講 孟子曰。人不能無所求。其求之固必欲得之也。今有物于此。一求便即得之。若舍而不求。便即失之。得失係于求。不求如此。是求有益于得也。何所求而能若是。蓋以求在我固有之物。故有求而必得也。而人乃不知求之何哉。

陸梯霞輯解 上三句虛下句方指出。序講 若有物于此。求之有節制之道。而不可以妄求。縱或求之。亦不可必得。而得之亦有命如此。是求無益于得也。何所求而乃若是。蓋以求在外之物。非吾所能自主。故求而不必得也。而人乃切切然求之何哉。

沈誠菴曰。富貴利達。本不當求。求之則不是。而孟子言求之有道。朱子言不可妄求。為世之奔競者言之也。趙氏用四句現成語。而于此章語意警切之極。孟子兩開說。而趙氏却繳到一邊。覺孟子當年言前

同順受其正。能修身者之所獨。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命。謂正命。巖牆。牆之將覆者。知正命。則不處危地。以取覆壓之禍。新安陳氏曰。巖牆。下理自取。非正命也。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

盡其道。則所值之吉凶。皆莫之致而至者矣。問人或死於干戈。死於患難。如比干之類。亦是正命乎。朱子曰。固是正命。又問以理論之。則謂之正命。以死生論之。則非正命。如何。曰。如何。恁地說得。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當死而不死。卻是失其正命。此處須當活看。古人所以殺身成仁。舍生取義。學者須是於此處

見得。臨利害時。便將自家斫到了。直須是壁立萬仞。始得如今。小有利害。便生計較。便說道。恁地死。非正命。如何。得。新安陳氏曰。盡其道。即上所謂修身是也。

桎梏死者。非正命也。桎。足械。梏。手械。所以拘罪人者。言犯罪而死。新安陳氏曰。不盡其道。而有罪為犯罪。若與立巖牆之下。在縲絏。非其罪者。不謂之犯罪。問桎梏死者。下者。同皆人所取。非天所為也。雖非正命。然亦以命言。此乃自取。如何。謂之命。朱子曰。亦是自作。而天殺之。但非正命。爾使文王死於羑里。孔子死於。此章與上章。蓋一時之言。桓魋却是正命。所以發其末句。未盡之意。

○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

○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

○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

○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

同順受其正。能修身者之所獨。

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

命。謂正命。巖牆。牆之將覆者。知正命。則不處危地。以取覆壓之禍。

新安陳氏曰。巖牆。下理自取。非正命也。

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

盡其道。則所值之吉凶。皆莫之致而至者矣。

問人或死於干戈。死於患難。如比干之類。亦是正命乎。朱子曰。固是正命。又問以理論之。則謂之正命。以死生論之。則非正命。如何。曰。如何。恁地說得。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當死而不死。卻是失其正命。此處須當活看。古人所以殺身成仁。舍生取義。學者須是於此處

見得。臨利害時。便將自家斫到了。直須是壁立萬仞。始得如今。小有利害。便生計較。便說道。恁地死。非正命。如何。得。新安陳氏曰。盡其道。即上所謂修身是也。

桎梏死者。非正命也。桎。足械。梏。手械。所以拘罪人者。言犯罪而死。新安陳氏曰。不盡其道。而有罪為犯罪。若與立巖牆之下。在縲絏。非其罪者。不謂之犯罪。問桎梏死者。下者。同皆人所取。非天所為也。雖非正命。然亦以命言。此乃自取。如何。謂之命。朱子曰。亦是自作。而天殺之。但非正命。爾使文王死於羑里。孔子死於。此章與上章。蓋一時之言。桓魋却是正命。所以發其末句。未盡之意。

○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

○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

○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

○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

○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

○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

○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

○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

○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

○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

○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

○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

○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

言後之意。迥然心目。陸梯霞輯解。有道有命。兩句雖平。意自相連。○言道只是制人之求。非謂求之有方。○子張學干祿。非道之求也。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求之有道也。大約是不可妄求意。○兩是求字。皆作一讀。○求在我。固指性求在外。固指外物。然本文原未說明。虛虛涵泳為妙。

士靖曰。聖賢修身立命。只完在我本分內事。原非計得失。與有益無益。然本分之盡。必有成功之效。孟子之言。所以誘中才。亦所以覺下愚。

陸梯霞輯解。萬物皆備章全旨。此章總是論仁。首只推出箇源頭。次說一箇樣子。末節是求仁的功夫。反身而誠。完其在我者也。強恕而行。求其在我者也。○此章當以仁字提在首節。蓋萬物皆備於我。此仁體也。誠即實有此仁也。恕即近此仁之方也。以仁字貫頭。便有力。若誠後徐添仁字。意便不洽。序講。孟子曰。天下之物。萬有不齊。然物不外于理。理不外于性。大而君臣父子。皆吾性之統體。小而事物細微。皆吾性之散殊。無一物無當然之理。則無一物不具于性分之內。蓋渾然完備于我。而無一毫之虧欠矣。

沈誠菴曰。君臣之義。父子之仁。固具于吾身矣。至于事物細微。其理何以與吾身有相關之切也。蓋知之無不明。而處之無不當。財成以制其過。輔相以補其不及。用之不違其方。而置之各得其所。其理皆在我身。故人官物曲。無一不盡其性也。

陸梯霞輯解。萬物各具一理。散在萬物。故不曰萬理。而曰萬物。○萬物皆備於我。只是有是性。性之大綱。即仁義禮智四者而已。蓋有是仁在我。則自父子之親。以至於仁民愛物之理。皆在此矣。義在我。則自君臣之分。以至於敬長尊賢之理。皆在此矣。禮智二者亦然。○朱子嘗謂萬物之生。同乎一本。其所以生此一物者。即其所以生萬物之理也。故一物之中。莫不有萬物之理焉。况人之為物。於天地之氣。尤為得其正。且通而靈於萬物者。其為皆備可知。序講。萬物之理。固皆備于我矣。然必身體力行。事各盡其道。而後此理始為我有。苟能檢點自家身上。如大而君臣父子。實能盡孝盡忠。無少虧欠。小而事物細微。實能隨處體察。無少虧欠。而此理皆實有諸已。則仰不愧。俯不忤。泰然順適。而樂莫有大于此。

也。求在我者也。舍上聲

在我者。謂仁義禮智。凡性之所有者。

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

有道言不可妄求。有命則不可必得。在外者。

謂富貴利達。凡外物皆是。○趙氏曰。言為仁。

由已。富貴在天。如不可求。從吾所好。朱子曰。富貴身

外之物。求之惟恐不得。縱使得之。於身心無

分毫之益。况不可必得乎。若義理求則得之。

能不喪其所有。可以為聖為賢。利害甚明。○南軒張氏曰。富貴利達。眾人謂已有求之之道。然不知其有命焉。固有求而得之者矣。亦有巧求而不得者多矣。以此可見其無益於

得。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

此言理之本然也。大則君臣父子。小則事物

細微。其當然之理。無一不具於性分之內也。

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樂音洛

誠實也。言反諸身。而所備之理。皆如惡惡臭。

好好色之實。然則其行之不待勉強。而無不

利矣。其為樂孰大於是。朱子曰。誠是實。有此

無欠闕。事君真箇忠。事親真箇孝。莫不各盡

其當然。而無一毫之不盡。則仰不愧。天俯不

陸梯霞輯解 此一反字只是自檢點過不是湯武反之之反。註行之不待勉強而無不利是對下強怒而行說在反身而誠內。

序講 人能反身而誠則天理渾全而仁矣。苟或未誠是有私意之隔隔而天理尚未純也。必勉強推已之心而行以及物己之所欲必施于人。凡事如此雖未即與仁為一而私意漸克天理漸還以此求仁莫有近于此者焉。由是漸積之久心公理得而復其仁體則萬物皆備于我者無不全矣。學者不可不勉也。沈誠菴曰反身而誠則仁矣。先將仁字補足上文其有未誠及將誠字轉落此十二字是補天手若不補此十一字則似仁誠有二也。

陸梯霞輯解 誠與仁一理耳。實有此理則曰誠純乎此理而無私則曰仁。未有誠而不仁者。亦未有仁而不誠者也。○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是大賢以上事。強恕求仁是學者分上事。時解兩節為安勉之分。畧差蓋反身而誠不是說聖人事也。○強恕而行求仁莫近不可將恕字低看了。求仁莫近於恕。恕字甚緊。○強恕而行乃是磨礪私意底方法。○不可謂心

公理得了於仁則為近。須看註上文庶幾二字。心公應私意之隔字理得應理未純字。

陸梯霞輯解行之不著章全旨 此章勉人知道而為做嘆之詞。

序講 孟子曰有是事則有是理乃有行是事而不著其理之所當然焉及行之久而習是事矣而不察其理之所以然焉以此言之則終身由于斯道之中而不能知其道者此等之人甚眾也。

沈誠菴曰善察是逐事加詳知道是體統透露不著不察而不知道則其所為行習而由之者非人之能遵道也。道自範圍于人而不能外也。陸梯霞輯解 行與習是行之淺深善與察是知之淺深習乃稔習之習謂行之既久而慣熟也。○行習皆是善察皆是知。○眾以人言非以事言。

陸梯霞輯解不可無恥章全旨 此欲人不失其羞惡之心。上句言人當有恥下言知恥之可以遠恥。序講 孟子曰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所謂恥也。人若無此恥心則貪昧隱忍何所不為。故人不可以無恥。夫無恥飯可恥也。或不知恥則恥終不可去矣。苟能以已之無恥而自以為恥則恥已之未進于善而見

理而今亦不曾虧欠了他底。若不反身而誠只是天下公共之理我無與焉。○此乃躬行之至無一理不實有於吾身非為一時見處發也。如仁義忠孝應接事物之理皆真有之而非出於勉強為也。此是見得透信得及處。到此地位則推已及物不待勉強而仁在我矣。

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強上聲

矣。其有未誠則是猶有私意之隔而理未純也。故當凡事勉強推已及人庶幾心公理得而仁不遠也。朱子曰強恕不言忠無忠何以中矣所謂無忠做恕不出兩字不容去一者正謂此也。○問強恕而行曰此是原不曾恕

在故當凡事勉強推已及人。若反而誠則無待勉強矣。強恕而行是要求至於誠。○雲峰

胡氏曰強恕求仁即誠之之事。○此章言萬物之理具於吾

身體之而實則道在我而樂有餘行之以恕則私不容而仁可得。朱子曰反身而誠自然且恁地把捉勉強做去萬物皆備於我下文

得萬物皆備於我了。只爭著一箇反身而誠便須要強恕上做工夫亦只是要去箇私意而已。私意既去則萬物自無欠缺處矣。

○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眾也。著者知之明察者識之精言方行之而不能

善必遷恥已之未遠于過而有過必改由此以終身無復有恥辱之累矣人豈可自失其恥心哉沈誠菴曰恥其無恥而羞愧內生其神明心術之微無刻弛放而恥辱不及矣孟子但言無恥之恥趙氏卻翻出箇改行從善來覺一恥便有實際陸梯霞輯解第一恥字與第三恥字以心言第二恥字與末一恥字雖以事言而實亦本于心陸梯霞輯解恥之於人章全旨此戒人不可失羞惡之心首言恥之所係為甚大下極言無恥之弊以見恥之所係為大也序講孟子曰恥者人羞惡之良心也存之則進于聖賢失之則入于禽獸其繫于人也誠大矣哉沈誠菴曰一恥為之鞭策不進不休故進于聖賢無此恥為之隄防檢束則潰決無所不至人道漸滅故入于禽獸陸梯霞輯解存之則有所不為故可進于聖賢失之則無所不為故至入于禽獸讀之使人凜凜序講世間有一等奸險小人機械深藏變詐百出而為機變之巧者所為之事皆人所深恥而不肯為者而彼方且自以為得計其愧恥之心恬然無所用

明其所當然既習矣而猶不識其所以然所以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多也○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趙氏曰人能恥已之無所恥是能改行從善之人終身無復有恥辱之累矣慶源輔氏曰善之機也人能以已之無恥為恥則思去其恥而恥可無○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恥者吾所固有羞惡之心也存之則進於聖賢失之則入於禽獸故所繫為甚大為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

之焉

陸梯霞輯解害人者機械欺人者變詐○機械變詐似不必分心事但要理會字義機字如掩取禽獸之機乃借字也在人則暗藏奸險者變字有多端詭誘使入吾機之意為機變之巧此巧字便與耻字相反耻則守正而有所不為巧則行險而無所不為雖其本心未嘗無耻而彼方自矜其為之巧則無所用其耻矣周夫子拙賦正是深恥此一巧字不用其耻耳

為機械變詐之巧者所為之事皆人所深恥而彼方且自以為得計故無所用其愧耻之心也

序講夫人而至于無所用耻即此不耻一事將入于禽獸而不復能進于聖賢其不若人已甚矣雖有機變之巧自為得計亦何若人之有信乎耻之繫于

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但無恥一事不如人則事事不如人矣或口不恥其不如人則何能有如人之事其義亦通或問人有恥不能之心如何程子曰恥其不能而為之可也恥其不能而掩藏之不可

沈誠菴曰耻是勇于遷善改過之根故無耻亦是長惡遂非之窟前說重無耻後說重不如人掩藏之病人多有之所以終身只是此八日流汗下再不長

也朱氏公遷曰無恥之恥則無恥所以勸也不恥不若人所以戒也二章正相表裏

陸梯霞輯解但無耻一事不如人則不顧義理之正而無所不為矣何若人有耻不耻不若人緊根無

○孟子曰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古之賢士何

所用此說。何若人有不必多引他事。只要見得此機變之人。自謂術高天下。不知白淪汗下而已。不可不微醒。

陸梯霞輯解古之賢王章全旨。此章有思古慨今之意。註平重古之賢王。至忘勢一截。古之賢士。至忘人之勢。又一截。蓋兩平語也。故王公以下。只承賢士說。而思賢王意。亦見於其中。則其立言之妙。一說重賢王。蓋上有重士之賢王。斯下有自重之賢士。故王公下轉發之一說。重賢士。為戰國妾婦之徒發。

序講。孟子曰。人君固當重賢。賢士尤當自重。古之賢王。好人之善。而忘在己之勢。尊士也。賢王尚如此。古之賢士。何獨不自重乎。亦自樂其道。而忘人之勢。惟其樂道忘勢。故王公內不致敬。外不盡禮。則雖欲亟見之。而亦不可得。見且猶不得亟。而况得而臣之。使委贄而居職乎。士非以此自高也。其道當然也。而君之好善忘勢。亦君道當然也。二者相成。不令人遐思其盛哉。

沈誠菴曰。尊者屈已。卑者抗節。勢若相反也。惟屈已。故士鑒其誠。而樂為之用。惟不枉道。故君高其誼。而惟恐不得當其心。所謂實則相成也。

陸梯霞輯解。賢王曰古。賢士亦曰古。蓋孟子有感于當時而言也。

陸梯霞輯解。子好遊章全旨。此節見士當重內而輕外。二節分。上告以遊說之道。下因問而詳其道。而徵之古。翼註云。此章雖從遊說起。而後面道理甚大。不必粘定遊說。顧麟士又曰。此章大意。須顧一遊字。不要太說道理遠了。然本章道理。已說得遠大。則遊字只一照顧可耳。窮不失義。以下不必拘拘粘定遊說可也。

序講。孟子謂宋句踐曰。子好遊說諸侯乎。吾語子以遊說之道。序講。夫遊說者。往往以人之不知為欣戚。此非知道者也。子之遊也。如其言獲售。而人知之也。亦豈

豈然而不以為欣。如其言之不獲售。而人不知之也。亦豈豈然而不以為戚。得失兩忘。而無求于人。則隨其所遇。無非自得之境矣。此遊之道也。

沈誠菴曰。內不有以自得。何能無欲。陸梯霞輯解。遊說之士。大病是不識禮義。而惟欲其言之售。故往往以人之不知為欣戚。是以孟子語以自得無欲之說。囂囂二字。欲其先存此心。非

獨不然樂其道而忘人之勢。故王公不致敬盡禮。則不得亟見之。見且猶不得亟。而况得而臣之乎。好去聲。樂音洛。亟去聲。反。

言君當屈已以下賢。士不枉道而求利。曰。不資其力而利其有。則能忘人之勢。若二者勢。若相反。而實則相成。有以成賢士樂道之志。而為士者。肯出而成其君好善之美。則蓋亦上下交。而為泰矣。此集註所謂相成也。

○孟子謂宋句踐曰。子好遊乎。吾語子遊。句音好。去聲。語皆去聲。

宋姓。句踐。名遊。遊說也。人知之。亦囂囂。人不知。亦囂囂。趙氏曰。囂囂。自得無欲之貌。新安陳氏曰。自得於人。非內重而外輕者。不能也。

曰。何如斯可以囂囂矣。曰。尊德樂義。則可以囂囂矣。樂音洛。德。謂所得之善。尊之。則有以自重。而不慕乎人爵之榮。義。謂所守之正。樂之。則有以自安。而不徇乎外物之誘矣。新安陳氏曰。能如此。自然著見。而不可揜矣。

獨不然樂其道而忘人之勢。故王公不致敬盡禮。則不得亟見之。見且猶不得亟。而况得而臣之乎。

之乎。好去聲。樂音洛。亟去聲。反。

言君當屈已以下賢。士不枉道而求利。曰。不資其力而利其有。則能忘人之勢。若二者勢。若相反。而實則相成。有以成賢士樂道之志。而為士者。肯出而成其君好善之美。則蓋亦上下交。而為泰矣。此集註所謂相成也。

○孟子謂宋句踐曰。子好遊乎。吾語子遊。句音好。去聲。語皆去聲。

宋姓。句踐。名遊。遊說也。人知之。亦囂囂。人不知。亦囂囂。趙氏曰。囂囂。自得無欲之貌。新安陳氏曰。自得於人。非內重而外輕者。不能也。

曰。何如斯可以囂囂矣。曰。尊德樂義。則可以囂囂矣。樂音洛。德。謂所得之善。尊之。則有以自重。而不慕乎人爵之榮。義。謂所守之正。樂之。則有以自安。而不徇乎外物之誘矣。新安陳氏曰。能如此。自然著見。而不可揜矣。

自然著見。而不可揜矣。

自然著見。而不可揜矣。

自然著見。而不可揜矣。

自然著見。而不可揜矣。

自然著見。而不可揜矣。

自然著見。而不可揜矣。

自然著見。而不可揜矣。

自然著見。而不可揜矣。

自然著見。而不可揜矣。

自然著見。而不可揜矣。

自然著見。而不可揜矣。

自然著見。而不可揜矣。

自然著見。而不可揜矣。

于知不知時方始有也。兩用亦字。想見孟子心中。克然自得。外邊之遇不遇。毫不在念頭上。○器器只是超然境遇之外。而無所動于中。意自得無欲。且勿發透。以待下文可也。

序講 宋句踐曰。器器未易言也。故問何如本領。斯可以器器矣。孟子曰。器器非可矯飾為之也。實有自足于已。而不慕乎外者焉。如吾所固有之善。謂之德。吾則凜然尊奉之。仁義忠信。奉服膺也。吾所常守之。正謂之義。吾則忻然愛樂之。進退出處。由之不苟也。惟尊德則良貴在。我。有以自重而不慕乎人爵之榮。惟樂義則至正在。我。有以自安而不徇乎外物之誘。所以知與不知。皆可以器器矣。

沈誠菴曰。所得之善。孝弟忠信之類是也。所守之正。清介端方之類是也。白重自安。便是自得。不慕不徇。便是無欲。

陸梯霞輯解 德義本一物。由賦界言曰德。由德而行。光明正大曰義。尊如尊德性之尊。樂如樂天知命之樂。自得即內重。無欲即外輕。此所謂器器也。序講 惟其器器如此。故士之處窮也。則不失其所守之義。窮而尊德樂義也。貧賤不能淫也。其處達也。

則不離其所學之道。達而尊德樂義也。富貴不能淫也。其見于行事之實者如此。沈誠菴曰。上言尊樂在心。此言不失不離在事。故曰見于行事之實也。

陸梯霞輯解 窮主守。故曰義達。主行。故曰道。總之是一箇德義。義字兼德。道字兼德。義窮達二字。應上人知不知。然不可就指人知不知為窮達也。蓋此又說開來看。士字可見。上而尊德樂義。就平日用功言。此則推開一步。就其出處行事言也。尊德樂義不專就出處說。此曰窮不失義。達不離道。則專就出處說。故曰此尊德樂義見于行事之實。

序講 其見于行事者如此。亦安往而不善哉。惟窮不失義。則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而生平砥礪之大節。不至失墜。故士得乎已之所守焉。惟達不離道。則以此興道。以此致治。而蒼生仰望之夙志。有以相酬。故民不失乎前此之望焉。窮達咸宜。所謂可以器器者。此也。

沈誠菴曰。不失已。如所望。則推其效言之也。陸梯霞輯解 此節總註所謂無往而不善也。下文引古人以實之。

故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離力 智反

言不以貧賤而移。不以富貴而淫。此尊德樂義見於行事之實也。

窮不失義。故士得已焉。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

得已。言不失已也。民不失望。言人素望其興道致治。而今果如所望也。

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脩身見於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見音 現

見。謂名實之顯著也。新安陳氏曰。內盡修身之實。而名自著見於世。

蓋實之不可掩者。非君子願乎外。而欲以是自見也。此又言士得已。民不失望之實。○此章言內重而外輕。則無往而不善。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扶 夫音

興者。感動奮發之意。凡民庸常之人也。豪傑有過人之才智者也。蓋降衷秉彝。人所同得。惟上智之資。無物欲之蔽。為能無待於教。而自能感發以有為也。南軒張氏曰。此章勉人使自立耳。

孟子曰。附之以韓魏之家。如其自視歆然。則

孟子曰。附之以韓魏之家。如其自視歆然。則

序講 不觀諸古人乎。古之人得行其志。則功澤加于民。不得行其志。則自修其身。而名實著見于世。不得志窮也。而修身見世。是窮則獨善其身也。得志達也。而澤加于民。是達則兼善天下也。即古人之事。而可以見士得已。民不失望之實也。此士之所以翼翼然而盡遊之道哉。

沈誠菴曰。修身而不見于世。其實未至。見世而不本于修身。欺世盜名。聖賢之道。斯世斯民。皆道中事。得志固有澤民之效。不得志必有見世之實。孔孟所以師當時而教萬世者此也。

陸梯霞輯解 窮達兼得之人。求且慕于今。而未一遇其唯古之人乎。見謂名實之顯著也。不徒曰名之顯著。而又曰名實者。名與實俱也。尊德樂義。則可以尊身者。言其理也。故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則指其實而言也。不失義。故士得已。不離道。故民不失望。者言其理也。古之人得志澤加于民。云云。則又指其實而言也。獨善二句。要看二則字。二善字。窮則獨善其身。因其窮則歛之。善非有損也。達則兼善天下。因其達則施之。善非有加也。無加無損。應為得意。末二句。雖即上二句意。然有合修身澤民而歸一理之意。故皆以善言。

之意。故皆以善言。

陸梯霞輯解 待文王章全旨 此勉人當以豪傑自期。意上二句。輕引起下二句。

序講 孟子曰。古今稱教化之善者。莫如周之文王。其時有德有造。人才之興起者。固甚盛矣。然秉彝人所同得。必待文王之教化。而後興起有為者。此庸常之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才智過人。雖不遇文王之教。猶興起而有為焉。學者豈可以凡民自安。而不以豪傑自待哉。

陸梯霞輯解 當時汝墳遵化。虞芮與讓。江漢美俗。皆待文王而興者。獨言文王者。正以南國之化盛也。

○豪傑之士。朱子既解曰。豪傑有過人之才智者也。又曰。惟上智之資。無物欲之蔽者。蓋據見在言。則是有過人之才智。原所以而言。則是稟上智之資。無物欲之蔽。○或疑凡民豪傑。主資言不見勉人之意。殊不知性善本同。而氣稟或異。能反其性之同。則人人豪傑矣。

士靖曰。感動是外之感動于中。而情之見端也。奮發是中之奮發于外。而志之所之也。

陸梯霞輯解 附以韓魏章全旨 此章即處富貴之

過人遠矣。坎 歎音 附益也。韓魏。晉卿富家也。歎然。不自滿之意。尹氏曰。言有過人之識。則不以富貴為事。南軒

○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

程子曰。以佚道使民。謂本欲佚之也。播穀乘屋之類是也。以生道殺民。謂本欲生之也。除害去惡之類是也。蓋不得已而為其所當為。則雖拂民之欲。而民不怨。其不然者。反是。朱

曰。彼有惡罪當死。吾求所以生之者。而不得。然後殺之。以安眾而勵餘。此以生道殺之也。彼亦何怨之有。○慶源輔氏曰。不得已者。事也。為其所當為者。理也。事雖不得已。而吾但為其理之所當為。故雖勞之殺之。可謂拂民之欲矣。而民自不怨。不然。則是私意妄作而已。民之怨也。其可得而免乎。

○孟子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王者之民。皞皞如也。皞胡老反

驩虞。與歡娛同。皞皞。廣大自得之貌。程子曰。驩虞有所造為。而然。豈能久也。耕田鑿井。帝力何有于我。二句堯時擊壤歌 如天之自然。乃王者之政。楊氏曰。所以致人驩虞。必有違道干譽。

如也。皞胡老反

○孟子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王者之民。皞皞如也。皞胡老反

驩虞。與歡娛同。皞皞。廣大自得之貌。程子曰。驩虞有所造為。而然。豈能久也。耕田鑿井。帝力何有于我。二句堯時擊壤歌 如天之自然。乃王者之政。楊氏曰。所以致人驩虞。必有違道干譽。

如也。皞胡老反

○孟子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王者之民。皞皞如也。皞胡老反

驩虞。與歡娛同。皞皞。廣大自得之貌。程子曰。驩虞有所造為。而然。豈能久也。耕田鑿井。帝力何有于我。二句堯時擊壤歌 如天之自然。乃王者之政。楊氏曰。所以致人驩虞。必有違道干譽。

道而見賢者之器識為溺情外誘者發

序講 孟子曰有人于此一旦益之以韓魏之大家

自人視之富貴極矣如其人之自視也

于已而毫無驕盈之念此其識見高明知吾心不至

富至貴者在而外物不足以動之則其過人也不亦

遠乎何世俗之溺情而不返也

沈誠菴曰附者自外來也原與我身無損今人多看

不透自視者我有所以為我而不以外物為加損也

今人多認不真有能于外來者看得透于自己者認

得真其過人豈不遠乎

陸梯霞解附雖訓益只是加之不是既富而又

加之也○性天上一毫不加何所踴盈何所張大故

曰不自滿不自滿亦非歉只是如常意耳此富貴亦

是道當得者若不當得則辭之不但自視欲然矣

士靖曰自視欲然非必渺視富貴位愈高者責愈

重愈厚者事愈難真有敬事不克副之意

陸梯霞輯解佚道使民章全旨 此章示服民之道

○此言王道大公至正有為民之實心不妨以勞成

其佚以殺成其生也乃是言王道不是言民情

序講 孟子曰民情好逸而惡勞勞之未有不怨者

惟為上者本欲佚之乃不得已而勞之是謂以佚道

之事若王者則如天亦不令人喜亦不令人

怒

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為

之者

此所謂皞皞如也庸功也豐氏曰名稷字相

因民之所惡而去之非有心於殺之也何怨

之有因民之所利而利之非有心於利之也

何庸之有輔其性之自然使自得之故民日

遷善而不知誰之所為也

夫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

豈曰小補之哉夫音扶

君子聖人之通稱也所過者化身所經歷之

處即人無不化如舜之耕歷山而田者讓畔

陶河濱而器不苦窳也所存者神心所存主

處便神妙不測如孔子之立斯立道斯行綏

斯來動斯和莫知其所以然而然也是其德

業之盛乃與天地之化同運並行舉一世而

甄陶之非如霸者但小小補塞其罅漏而已

此則王道之所以為大而學者所當盡心也

程子曰所存者神在已也所過者化及物也

○朱子曰經歷不必為經行之地凡其身之

士靖曰。此為使民殺民者言之也。末世動言使民。謂分所當然。而民心偷怠。反生怨咨。豈知我之使。之者。固非佚道也。亦輕言殺民。謂罪所當然。然而。民志頑梗。反起怨恨。豈知我之殺之者。固非生道也。

陸梯霞輯解。虞章全旨。此章見王道當崇意。首二節言王民有皞皞之氣象。而非驩虞之比。末節極贊王道之大。而非若伯術之小也。王伯勿平。○孟子辨王伯屢矣。此言王伯之民。其不同如此。首以伯與王對說。中言王而不及伯。末方以小補綴上伯者之事。○他章辨王伯以誠偽言。此章辨王伯以大小言。序講。孟子曰。欲知王伯之道。當觀王伯之民。伯者之民。其氣象則驩如而相感也。王者之民。其氣象則皞如而相忘也。

沈誠菴曰。程子所云。造為節。楊氏所云。造于。與也。陸梯霞輯解。伯者之民。感上之惠。而驩如。伯功淺近。易悅。王者之民。忘上之德。而皞如。王道廣大深遠。而無迹。○廣大對狹小言。感恩者。欲小忘恩者。廣大自得。是恬愉自得。固無怨咨。亦無欣喜。廣大是自得的規模。自得是廣大的趣味。總是一忘字。無兩

意。○淺近廣大二語。似推原尚宜。渾注廣大自得。貼民若講王者廣大無迹。恐透末節也。

士靖曰。伯者令人喜以固結之。又令人怒以壓制之。皆所以示恩威于天下也。

序講。何以見其皞皞如也。蓋王者以刑糾萬民。固有時而殺之。而民之被殺者。曾不以為怨。王者以政養萬民。固有時而利之。而民之享其利者。曾不以為功。王者以教正萬民。固有時導民以善。而民之沐其教者。日遷于善。而不知誰為之者。相安于出作入息之恒。相忘于不識不知之域。所謂皞皞者如此。沈誠菴曰。庸功也。民不見其有功于我。而德之也。○妙在兩因字。及自然字。皆天也。非人也。明王奉若天道。人見其樹功立極。以為主創。而不知寔主因也。故曰垂衣裳而天下治。

陸梯霞輯解。此節立見皞皞處。俱重民身上。○殺之刑也。殺當其罪。故不怨。利之養也。利出于因。故不庸。民日遷善。教也。教本于性。故不知。不怨不庸。不知為之。皞皞也。所以致民如此。豐注最明白。○此節是正言皞皞之寔。豐註又推其所以然處。乃本文上一層意。不說明。更有意味。

所臨政之所及。風聲氣俗之所被。皆謂經歷。程子直以所過者化為及物。蓋言所過者化。則凡所經歷物無不化。不必久於此而深治之。然後物從其化也。其曰在已者。蓋以化者無意而及物。此則誠於此而動於彼。其感應之速。如影響形聲之名。有不知其所以然者。是則所謂神爾。○雷一震而萬物俱生。動霜一降而萬物皆成。實無不化者。書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亦是此意。○存是自家主意處。便神妙不測。亦是人見其如此。○上下與天地同流。重鑄一番。過相似。小補只是透片。遂夢子補綴。

○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

程子曰。仁言謂以仁厚之言加於民。仁聲謂仁聞。謂有仁之實。而為眾所稱道者也。此尤見仁德之昭著。故其感人尤深也。

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

政謂法度禁令。所以制其外也。教謂道德齊禮。所以格其心也。

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

得民財者。百姓足而君無不足也。得民心者。不遺其親。不後其君也。雲峰胡氏曰。孟子之

使民愛得民財。不如得民心。然善政得民財。一句集註。又恐後世貪君汚吏。借此以藉口。訓之。百姓足而君無不足。意謂無善政。則百姓不足。君孰與足矣。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

序講 由王民觀之可以見王道之大矣。夫君子凡政教所經歷之處。民即回心格面而化。不待積久而後化也。凡心思所存主之處。民即潛孚默化而神不待形出而後神也。是其德業之盛。福及廣被。上而與天之化育。下而與地之化育。同運並行。舉一世而甄陶之。豈曰施沾沾之惠。乘人之困急以相市。如霜者之小補乎哉。此王道之所以大也。

陸梯霞輯解 此節因上二節想到王者身上。故說君子二字。○過字即殺利教所及也。化則斯民遂生復性矣。全不費力。莫如端倪。所謂化也。存即欲殺欲利欲教之心。我心方欲其如此。民便如此。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所謂神也。此神化上下于天地之間。天之所覆。王者亦覆之地之所載。王者亦載之。天地神化到此。君子神化亦到此。是為神化同流。非配合也。○身所經歷處皆化。即是民化之。非大而化之之化。○所存者神。是心中要德地。便德地。○過化必本于存神。存神本有不過化。政教所及。民即感化。是過化。聖人施政教。心中存至要民化。而民就化。便是所存者神。

士靖曰：此章王者二字。是至首言王者之民。中節

不怨不庸遷善言王者之治。末過化存神同流言王者之德。

陸梯霞輯解 仁言仁聲章全旨。此章見為治者當審所尚。次節分上言治道入民得民。有淺深。下申言得民之實也。須以首節次節平看。末節言善政善教。感人之淺深。而仁言仁聲。所以入人之淺深。可例見矣。○一說首節仁字。未指其實。次節善政善教。即仁言仁聲之實也。當與上節相承。不可與上節平對。蓋舍政教二者。更從何處見仁。下文釋政教之得民。而不及仁言仁聲者。以善政善教即仁故也。前二節體雖兩平。然意實遞下。

序講 孟子曰：治民之道。固欲其兼全。尤當知所尤重。如人君有不忍人之心。所謂仁也。仁之發于語言號令者。謂之仁言。仁之被于民而歌頌通與者。謂之仁聲。二者俱足以入人。然仁言發于一時。未有實澤及民。仁聲感于平日。則民之被其澤者久矣。是仁言之入人。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陸梯霞輯解 此一句。只就入人上說。士靖曰：仁厚之言。謂念民疾苦。饑寒之類。仁之實。如省刑薄斂。與井田畜牧也。

慮而知者。其良知也。

良者本然之善也。程子曰：良知良能。皆無所由。乃出於天。不繫於人。

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長上聲。下同。

孩提。二三歲之間。知孩笑可提抱者也。愛親敬長。所謂良知良能者也。新安陳氏曰：此蓋見而切近者。以曉人也。

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言親親敬長。雖一人之私。然達之天下。無不

同者。所以為仁義也。

○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行去聲。

居深山。謂耕歷山時也。蓋聖人之心。至虛。至明。渾然之中。萬理畢具。一有感觸。則其應甚速。而無所不通。非孟子造道之深。不能形容至此也。問舜聞善言。見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能禦。其未有所聞見時。氣象如何。朱子曰：湛然而已。其理充塞具備。一有所觸。便沛然而不可禦。

序講 然所以為仁言仁聲者不外政教兩端而政教之效又有異焉如政之足以治民者謂之善政教之足以導民者謂之善教二者缺一不可固皆有以得民也然取而較之善政之所得于民者又不如善教之所得于民者也

陸梯霞輯解 不如字且虛註制外格心即下節意勿用也

序講 試以其得民者言之善政所設民皆遵守約束畏之而不敢玩善教所感民皆沐浴鼓舞愛之而不忍忘善政不止民畏已也取之有適用之有節百姓足而君無不足有以得民之財善教不止民愛已也孝弟忠信不遺其地不後其君有以得民之心畏之與愛何如財之與心何如故曰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而仁言仁聲之入人者從可知矣然則治民者有仁言尤當考之于仁聲有善政尤當益之以善教于兼全之中而知其所九重斯可以稱上治矣

陸梯霞輯解 民畏民愛與得財得心自是兩意雖曰民愛之外更無可說得民心處但民愛之對民畏之說得民心對得民財說民畏之固不足以該得民財也得民心不止謂愛君言民有恒心也更有不遺

其親之類與孟子首章本文意同○政教皆王道之不可無者况善政乎王者之道固使民愛亦未嘗不使民畏固以得民心為本亦未嘗不欲得民財也但論二者得效之淺深則彼不若此耳或者因是遂取善政之不足為大誤故朱子于論語道政齊刑章云此其相為終始不可偏廢云云且仁言亦豈君子之所免哉○民畏民愛亦是得民畏得民愛不獨下二句為得民也○民愛異于得民心者民愛是初感其教而悅之得民心是教既成民入其教而與尊君親上之心也故註曰不遺其地不後其君

十靖曰善政得民財者民守其法勤其業無曠土無游民故財日生也且上無侈靡無滯汰故財尤不匱也

陸梯霞輯解 不學不慮章全旨 此章大旨欲人知仁義非外樂而不失其良心也首節分上言知能之良以下明其為仁義

序講 孟子曰人必學習而後能乃有不待學習而即能者此本然之能之最善者也其良能也人必思慮而後知乃有不待思慮而即知者此本然之知之最善者也其良知也

○孟子曰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

李氏曰有所不為不欲人皆有是心也至於私意一萌而不能以禮義制之則為所不為欲所不欲者多矣能反是心則所謂擴充其羞惡之心者而義不可勝用矣故曰如此而已矣 朱子曰人心至靈其所不當為不當欲之事何嘗不知但初間自知了到計較利害卻自以為不妨但自冒昧為之欲之耳今既知其所不當為不當欲者便要這裏截斷斷然不為不欲故曰如此而已矣

○孟子曰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恆存乎疢疾 知

聲疾丑 刃反

德慧者德之慧術知者術之知疢疾猶災患也言人必有疢疾則能動心忍性慶源輔氏曰煉動其

仁義禮智之心堅忍增益其所不能也

其食色臭味之性 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

孤臣遠臣孽子庶子皆不得於君親而常有

疢疾者也達謂達於事理即所謂德慧術知

也 新安陳氏曰此章與

○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為容悅者也

阿徇以為容逢迎以為悅此鄙夫之事妾婦

知

沈誠菴曰。安行利行。勉行。未有不以學而能。生知學知。困知。未有不以慮而知。故孔子只言學習。但人每多自暴自棄。自絕于善。謂吾身不能居仁由義。所以謂博學慎思。只是教人復其不學不慮之良知。其所以而已。若謂人自有其知能。不須學慮。此又與于不仁之甚者也。

陸梯霞輯解。良字最有味。天機自動。人力不預。故註云。本然之善。論吾人用功。學慮俱不可廢。但不學不慮。尤是本體呈露之妙耳。吾人用功。則常學以復其不學之體。慮以復其不慮之體。但孟子不曾說及此耳。時解說壞學慮大非。

序講。所謂良知良能者。于何見之。嘗觀之孩笑。可提抱之童子。純然赤子之心而已。未嘗有學慮也。然于其親。則無不知愛慕也。及其稍長也。亦純然赤子之心而已。未嘗有學慮也。然于其兄。則無不知恭敬也。所謂良知良能。從可識矣。

陸梯霞輯解。此節指其良知良能之在人者。曉之。○長字對孩提言。謂稍長也。○上謂良知良能二者。本文知愛其親。知敬其兄。只有知字。何也。曰。連愛敬

二字說。則有良能矣。○此節愛敬。淺說。

序講。孩提之愛親。便是吾性之仁也。稍長之敬兄。便是吾性之義也。所以知其為仁義者。無他。達之天下之人。而無不同。然故也。惟其為人性之本然。所以為知能之同。然亦可識人性之善。而不可以或失矣。

性梯霞輯解。此節重在仁義字上。親親是仁。敬長是義。不可謂親親敬長為仁義之發。○達之天下。猶言達乎天下也。○達字。即上無不知愛敬存心。無不知愛無不知敬。無不即同也。達之天下。無不同者。只就孩提稍長說。

陸梯霞輯解。居深山草舍。此章言大舜之心。應善至速。意及其字。要體貼兩一字說得活。言其一有聞見。心即通悟也。

序講。孟子曰。聖人之心。虛明而能應。舜當耕歷山時。而居于深山之中。所與居者木石耳。所與遊者鹿豕耳。其所以異于深山之野人者。固無多也。幾希而已。及有一善言得聞于耳。有一善行得見于目。其應之至速。就若江河之決。沛然一往。而莫之能禦也。蓋聖心之善。已渾全于未感之先。故從善之機。即響應于既感之際。此則甚異于深山之野人。而大舜之所以為大也。

沈誠菴曰。以虛明而言。則虛是體。明是用。以虛明對理。具言。則虛明是體。理具是用。以虛明理具對感觸而言。

之道也。

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為悅者也。

言大臣之計。安社稷。如小人之務悅其君。眷眷於此而不忘也。

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

民者。無位之稱。以其全盡天理。乃天之民。故謂之天民。必其道可行於天下。然後行之。不然。則寧沒世不見知而不悔。不肯小用其道。以徇於人也。張子曰。必功覆斯民。然後出。如伊呂之徒。

謂之天民。必其道可行於天下。然後行之。不然。則寧沒世不見知而不悔。不肯小用其道。以徇於人也。張子曰。必功覆斯民。然後出。如伊呂之徒。

然。則寧沒世不見知而不悔。不肯小用其道。以徇於人也。張子曰。必功覆斯民。然後出。如伊呂之徒。

以徇於人也。張子曰。必功覆斯民。然後出。如伊呂之徒。

伊呂之徒。

伊呂之徒。

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

大人。德盛而上下化之。○龜山楊氏曰。物正。物已而已。若物之正。何可必乎。惟能正已物自然正。此篤恭而天下平之意。所謂見龍在田。天下文明者。○雲峰胡氏曰。易乾卦二

四者。雖人品不同。然皆在下而為臣者也。故以乾九二當之。○此章言人品不同。略有四等。容悅佞臣。不足言安社稷。則忠矣。然猶一國之士也。天民。則非一國之士矣。然猶有意也。無意無必。唯其所在。而物無不化。惟聖者能之。○慶源輔氏曰。猶有意。如終有任底意思在是也。大人。則聖人矣。如周公孔子。方能當之。周公在上。而能使天下文

無不化。惟聖者能之。○慶源輔氏曰。猶有意。如終有任底意思在是也。大人。則聖人矣。如周公孔子。方能當之。周公在上。而能使天下文

終有任底意思在是也。大人。則聖人矣。如周公孔子。方能當之。周公在上。而能使天下文

周公孔子。方能當之。周公在上。而能使天下文

周公在上。而能使天下文

而能使天下文

而能使天下文

而能使天下文

則渾然是體感通是用

陸梯霞輯解 集註聖人之心四語此由其感而應之
用而推原其未感未應之體如此○與於影靜處與遊
影動處○大舜有大焉一節與此章互相發益舜之心
萬善之感會也聞見天下之善因感觸吾心之善即勇
于從之合而為一人之善此大舜之所以為大也○所
謂其應甚速非止聲入心通通與意會而已分明是樂
取諸人以為善也味沛然莫禦意斷是如此○及其一
轉甚捷蓋始終皆指歷山時也不兼登庸以後說○決
江河謂江河之決也非人決之也○與木石居與鹿豕
遊無甚異于深山之野人也聞言見行江河莫禦則甚
異于深山之野人也同在深山故比較如此不然幾希
一句便無著處

陸梯霞輯解無為無欲章全旨

此章勉人擴充羞惡之心

序講 孟子曰人之本心至明于所不當為者皆知不
為于所不當欲者皆知不欲但為私意所蔽則自昧其
心而為之欲之矣人能于知所不當為者便在這裏截
斷斷然不為知所不當欲者便在這裏截斷斷然不欲
則內無違心之念外無違心之事所以全其羞惡之心
而義不可勝用者如此而已矣學者何必他求哉
沈誠菴曰不為不欲羞惡之本心也義也兼言禮者合

于義必有禮以行之不合于義必須禮以制之也如舍
生取義章本是論義本是論羞惡之心而中間卻言不
辨禮義是也

陸梯霞輯解

此大學誠意章事無為其所不為是就
躬行上克治所謂志士勵行守之于為也無欲其所不
欲是就心之發念處克治所謂哲人知幾誠之于思也
○而已矣句見全了心體便無餘事意○止兩句即擴
充矣非又因此而擴充之○無為其所不為定然皆為
所當為欲邊亦然故曰即擴充○為與欲雖分心事而
所不為所不欲皆以心言翼註全了心體之說最確

陸梯霞輯解德慧術知章全旨 此章勉人處憂患首
節言人之達于事理者由于困下節即人之處困而能
達者以証之也

序講 孟子曰在心之理為之德以理燭事見于未然
是謂德之慧處事之方謂之術因事察理善其當然是
謂術之智人之有德慧術智者不得之于逸樂而恒得
之于疾疾之中焉

沈誠菴曰世人以窮困憂患而摧折阻喪卒以無成者
多矣故朱子將動心忍性四字為此章下手處下文操
心危慮患深則又其臨境處事之畏慎詳審也
陸梯霞輯解 德之慧明無不照也術之智處無不宜
也

明者也孔子在下而
能使萬世文明者也

○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樂首

洛王與皆去
聲下竝同

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

此人所深願而不可必得者今既得之其樂
可知

仰不愧於天俯不忤於人二樂也

程子曰人能克己則仰不愧俯不忤心廣體

胖其樂可知新安陳氏曰克己程子推原所
要也人所以俯仰愧忤累於己私耳克去已
私則內不愧於心所以仰不愧於天俯不忤

於人心廣體胖之樂有息則餒矣
不期其然而然矣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

盡得一世明睿之才而以所樂乎己者教而

養之則斯道之傳得之者衆而天下後世將

無不被其澤矣聖人之心所願欲者莫大於

此今既得之其樂為何如哉韓子曰軻之死
不得其傳焉是

孟子於此樂亦
終不能得也

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

林氏曰此三樂者一係於天一係於人其可

以自致者惟不愧不忤而已學者可不勉哉

序講 何以驗其然也。且如為臣盡忠。為子盡孝。理之常也。獨有孤遠之臣而不得于君。庶孽之子而不得于親。所謂常在疾疾之中者也。此等臣子其操心也。朝乾夕惕。而無一念之自安。其慮患也。左提右防。而無一事之敢忽。經歷艱苦如此。故能周知人情。備嘗世故。而達于事理焉。所謂德慧術智恒存乎疾疾者。此也。然則當憂患者不可不自勵。而處安樂者亦豈可不自警乎。

陸梯霞輯解 孤臣孽子之疾疾。是逃不得底。是排遣不過底。與平常災患不同。故曰獨非僅說于臣之中。獨有孤臣于子之中。獨有孽子也。○危故專一而不肆。深故精審而不忽。專精之極。故于是理能通達。○操心慮患。亦有內外意。○達乎事理。即臣道子道所當然。達字兼知明處。當知之明。是德慧處之當是術智。

陸梯霞輯解 事君人章全旨 此章列臣品之不同。首節是鄙夫次節是功名之士。三節是道德之士。末節是純乎道德而化之者。一節高一節容悅者為身謀。以安社稷為悅者為國謀。可行而行者有所不為。已正物正者無所不可者也。

序講 孟子曰。臣品不同。略有四等。有一等事君人者。其事是君。則其所專務者。惟何徇其君之欲。以取容身。逢迎其君之私。以求悅己者也。此鄙夫之事也。

陸梯霞輯解 言務為容悅于君。不復顧道理也。

序講 有一等安社稷臣者。其心所圖維。眷眷焉。惟以奠安社稷。永固不搖為快意者也。

沈誠菴曰。眷眷于此。解本文悅字。

陸梯霞輯解 上節悅字屬君。此節悅字屬臣。所指不同。○此所謂天理人欲。同行而異情也。其眷眷不忘。雖同。而其情則異。一則務為容悅之私。一則務安社稷。以為忠也。

序講 有一等全其天理之民者。自任其重。其出不輕。必度達焉。可行其道于天下。而後出而行之。否則寧不見知而不悔。不肯小用其道。以徇人者也。

沈誠菴曰。玩集註寧不見知。不肯小用。及必字。然後字。正襯貼本文。可字。而後字。蓋不但說能行其道于天下。只是說他不肯輕出。而用意。

陸梯霞輯解 此其在下而未達。故謂之民。以全天所賦。而不小用其道。故謂之天民。行兼致君澤民說。○伊尹為天民之先覺。此則曰有天民者。肯意不同。蓋前所謂天民者。皆稟氣于天。均之為天生之民。此則以其全盡天理。乃天之民也。○尹耕莘呂釣渭之時。可當天民之名。使不遇湯文。則沒世不出。必矣。此至其不輕出而言。非以伊呂等後來出當大任而言也。

序講 有德無不全之大人者。其德既盛。其化自神。但正其在已。而上而君自格。其非心下而民自昭。其於變

南軒張氏曰。使吾胸中多所愧怍。則雖處父母兄弟。亦不得而樂其樂也。所以教育天下之英才者。是吾之不愧不怍者也。自不能無愧怍。則雖得英才。亦何以為教。而有此樂哉。

○孟子曰。廣土眾民。君子欲之。所樂不存焉。音樂

洛下

地闢民聚。澤可遠施。故君子欲之。然未足以為樂也。

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

其道大行。無一夫不被其澤。故君子樂之。然其所得於天者。則不在是也。慶源輔氏曰。二者皆施仁之事。

但有一國與天下之辨。故所欲未足以為樂。至於樂則博施濟眾。聖人之事也。所欲極於所樂。固非性外事。但於吾性所受之全體。則初無所增損也。

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分去聲

分者。所得於天之全體。故不以窮達而有異。

朱子曰。此是說生來承受如此之性。君子所性。只是這一箇道理。雖達而為堯舜。在上亦不是。加添些子。若窮而為孔孟。在下亦不是。減少些子。蓋這道理。合下都定了。更添減不得。

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晬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晬音粹。見音現。

物自然無不正。所謂見龍在田。天下文明者也。斯臣道之極也。

沈誠菴曰：達可行而後行，便是有意。聖人則仕止久速無不可。

陸梯霞輯解：天民專指未得位者。大人則其德已著。故朱子註以聖人代之。○正己而物自正也。規規然有意于正物，則其道狹矣。即正己亦無功。夫○天民大人之分最難看。蒙引云：天民未出，大人已出。大人固是德之已著者，但此意是論臣品，非以出處言也。須細玩總註，然猶有意也。無意無必數語，然後知天民大人之所

以分矣。
陸梯霞輯解：三樂章全旨。此章見真樂有出于勢分功業之外意。首節論君子之樂不係于勢分功業。下詳三樂而申言之。三樂俱是性分所固有，故王天下不與存。○通章總見性分之樂。

序講：孟子曰：人皆知王天下之為可樂矣。然君子有三樣可樂之事，而王天下猶不得而與存其數焉。陸梯霞輯解：既曰王天下便是王道之成，非不足樂也。但不在此三樂之數耳。不可把王天下只作勢分看。○王天下亦不必身為天子，即輔君以王天下如伊周事業亦是。○王天下只說富貴之極，未說到其道大行處。若得行其道，則亦君子之樂矣。單指富貴亦可。○不

與存猶云不在其數。

序講：三樂云何？父母俱安存，而吾得以盡其孝。兄弟無變故，而吾得以盡其友。此人所至願而不可必得者。今既得之，天倫聚順，無遺恨焉，何樂如之！此一樂也。

陸梯霞輯解：無故亦多端。或天死，或患難，或相遠，或不良，或不協，皆其故也。如司馬牛有兄弟，然憂其為亂，則有故矣。○致孝致友之說極是，訊其非註本意，不知無妨也。

序講：天所降衷之良，人所同得之性，是我所當盡者也。今則克去己私，天理以復，仰焉而不愧于天，俯焉而不忤于人，心廣體胖，浩然自適，又何樂如之！此二樂也。

沈誠菴曰：朱子釋誠意，心廣體胖，則本之于心，無愧忤。程子則以心廣體胖，視不愧忤之下，可見不愧忤，為心廣體胖之寔。心廣體胖為不愧忤之徵，故兩相互發也。

序講：君子身任斯道之責，則得人以寄斯道之傳者，其至願也。然人才難得，斯道易孤。君子之心，多有鬱然不得自遂者。今得天下明睿之才，而以所樂于

益鳥 浪反

上言所性之分，與所欲所樂不同。此乃言其蘊也。仁義禮智，性之四德也。根本也。生發見也。粹然清和潤澤之貌。益豐厚盈溢之意。施於四體，謂見於動作威儀之間也。喻曉也。四體不言而喻，謂四體不待吾言而自能曉吾意也。蓋氣稟清明，無物欲之累，則性之四德根本於心，其積之盛，則發而著見於外者，不待言而無不順也。程子曰：粹面盎背，皆積盛致然。四體不言而喻，唯有德者能之。朱子曰：仁義禮

智根於心，便見得四端著在心上。相離不得。纔有些子私意，便剝斷了。那根便無生意。○四體不言而喻，如手容恭，不待自家教他恭，而手容自然恭。○覺軒蔡氏曰：先師云：看文字，當看大意。又看句語中何字最切。要仁義禮智根於心，根字甚有意。○此章言君子固欲其道之大行，然其所得於天者，則不以是而有所加損也。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

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

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

善養老者，天下有善養老者，則仁人以爲已歸矣。

辟去聲，下同。大他蓋反。

已者教導而有養之。以俟其成。則斯道之傳得之者衆。而天下後世將無不被其澤矣。何樂如之。此三樂也。

陸梯霞輯解 謂才之英者。以資質言。若兼學力。則教育字。不見分曉。○教與養不同。既教之。又養之。以俟其成也。

士靖曰。英才獨以明睿言。猶三德首知。蓋進學之序如此也。

序講 此三樂者。皆天性道義之真樂。而極人間之至難者。君子皆得之。故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勢分功業之樂。不與存此三樂之數焉。然此三樂者。一係于天。一係于人。而可以自致者。惟不愧不作而已。學者可不勉哉。

陸梯霞輯解 一樂天也。而王天下。則人也。人不勝天。則王天下者。豈若父母兄弟之樂。二樂道也。而王天下。則勢也。勢不勝道。則王天下者。豈若俯仰自得之樂。三樂傳在萬世也。而王天下。則一世也。一世有限。而萬世無窮。則王天下者。豈若英才教育之樂。

陸梯霞輯解 廣士衆民章全旨 此章明所性之當重二節分。上言欲樂異于所性。下言所性之蘊首。

節輕引起後二節。○此章明內外輕重之等。道行于已。固可樂。德全于己。尤可貴。

序講 孟子曰。上地人民。乃得位行道者。所必資也。如廣土而不待闢。衆民而不待聚。君子欲之以澤可遠施也。然所樂不存焉。以所施猶有限也。

陸梯霞輯解 欲是欲其道之行。樂不存以其道未大行也。故欲樂皆是行道澤民。但有深淺。士靖曰。一夫不獲。時予之辜。雖土廣民衆。然封疆之外。不獲者多矣。君子念之。豈能有樂乎。

序講 若夫中天下而立。尺地皆其土。而非偏安于一隅。定四海之民。政教及于天下。而無一夫不被其澤。君子樂其道之大行矣。然所得于天之性。則不存乎此焉。

沈誠菴曰。澤可遠施。是君子欲之之故。非徒欲廣土衆民也。其道大行二句。是君子樂之之故。非徒樂中。立定民也。○聖賢行道于天下。澤及于生民。萬物一體。斯人吾與。性分之內。原不容己者。非有性內性外之分也。孟子分所性所樂者。以所樂必須大行。而所性無間窮達耳。

陸梯霞輯解 中天下而立。不重建都。猶云宅中圖。

已歸。謂已之所歸。餘見前篇。新安陳氏曰。仁人指伯夷太公。

前篇以爲大老。此以爲仁人。達尊三齒。德居其二。大老以齒言。仁人以德言也。

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匹婦蠶之。則老者足以

衣帛矣。五母雞。二母彘。無失其時。老者足以無

失肉矣。百畝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可以無

饑矣。衣去聲。

此文王之政也。一家養母雞五。母彘二也。餘

見前篇。

所謂西伯善養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樹畜。導其

妻子。使養其老。五十非帛不煖。七十非肉不飽。

不煖不飽。謂之凍餒。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

此之謂也。

田。謂百畝之田。里。謂五畝之宅。樹。謂耕桑。畜。

謂雞彘也。趙氏曰。善養老者。教導之。使可以

養其老耳。非家賜而人益之也。慶源輔氏曰。若無孟子此

說。則人將謂文王之養老。只如後世尊養三老五更之禮文而已。

○孟子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易斂

皆去聲。

易治也。疇。耕治之田也。

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財不可勝用也。勝音升。

陸梯霞輯解 中天下而立。不重建都。猶云宅中圖。

治猶云中天地為民物之主。不謂天下四方而我卻居其中央也。堯都平陽。在天下之北。周都豐鎬。在天下之西。然皆為四方之極。使見中天下而立也。○中天下。定四海。不必君子身為王者。即得王者而輔之。亦然。上節廣士眾民。亦是如此。

士靖曰。時運之隆與天下同樂。性命之微。不必與天下共險也。

序講 君子所性不存者何如。蓋以君子所性。雖大行而得所欲。所樂也。亦不為之少加焉。雖窮居而不得所欲。所樂也。亦不為之少損焉。何則。凡分數未定者。乃可得而加損。君子之性。所得于天者。其分已定。而不可移。當其大行。不過以分定者施之。當其窮居。不過以分定者歛之耳。故不可得而加損也。

陸梯震解。此節言所性不存之故。下乃正言所性。又不加不損之故也。○不可加損。固是所得于天者。然亦惟君子之性。能如此。在他人則不能矣。觀下節曰。見○加損。謂增加此性。減損此性也。俱指性○大行。以項所樂。亦可蓋廣士眾民。不可謂之大行也。○分者。分也。如眾人分財。各得一分之分。士靖曰。樂藉于人性。係于天。藉于人性。事無常數。

係于天者。理有常分。

序講 以君子所性言之。君子氣質清明。學問深至。而無物欲之累。其所性之仁也。義也。禮也。智也。已根于心。植立堅固。而不可搖奪矣。根既內深。則英華外發。其生色也。粹然四德之呈露于面。蓋然四德之充塞于背。以至四德之施于四體。則四體不待安排。命令而自然。曉吾意。無非四德之發見也。君子所性之蘊如此。豈大行之可得而加窮居之可得而損者乎。學者以君子自勉可也。

沈誠菴曰。氣質清明。無物欲之累。是朱子補入。蓋天理人欲不容並立。四德之根。物欲害之也。物欲之能為性累。氣稟之昏濁染之也。

陸梯震解。既口分定。則此性人人固有。何以獨歸之君子。然惟君子。則可指其所性耳。○君子。氣質清明。無物欲之累。故這箇根。便著土。眾人為氣稟物欲。一重隔了。這箇根。未著土。而今人。便只要去其氣稟。物欲之隔。教四者之根著土而已。○其生色也。句。管至節末。非只管睜面一句也。人身之氣。其清者在面。濁者在背。清濁之間。者在四體。備舉而言之。見一身皆四德之發見也。○清和不粗。勵也。潤澤不枯。稿。

教民節儉。則財用足也。

民非水火不生活。昏暮叩人之門戶。求水火無弗與者。至足矣。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

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焉於 虔反

水火民之所急。宜其愛之。而反不愛者。多故也。尹氏曰。言禮義生於富足。民無常產。則無

常心矣。華陽范氏曰。先王養天下之民。非人衣食之也。惟不奪農時。則皆得治

其田疇。恭儉節用。則可以薄其稅歛。此二者皆富足之道也。○新安陳氏曰。夫聖人治天下。政事亦多端矣。然其大本在養民而已。使

民務本。以豐財之源。儉約以節財之流。孟子言治。鑿鑿皆實如此。

○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

下。故觀於海者。難為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為

言。

此言聖人之道大也。東山。蓋魯城東之高山。而太山則又高矣。此言所處益高。則其視下

益小。所見既大。則其小者不足觀也。難為水。難為言。猶仁不可為眾之意。

觀水有術。必觀其瀾。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

此言道之有本也。瀾。水之湍急處也。明者。光

之體。光者。明之用也。觀水之瀾。則知其源之

也。豐厚寬大。厚重也。盈溢。從容有餘裕也。此俱不在形迹上認。須在德之生意寓于形者講。○不言而喻。言不著意使然而自然。皆四德之發見。有似人之不言而自喻者耳。

士靖曰。仁義禮智根于心。雖凡人亦然也。但凡人室塞之傷害之。使不得生。故亦不見其為根耳。

陸梯霞輯解。西伯養老章全旨。此章明聖人養老之政。上借文王以欲動當時耳。與前二老章泛論來歸意不同。蓋彼只在二老之來歸。此卻重在我善養老。則有以致仁人之來歸也。

序講。孟子望當時諸侯養老曰。昔伯夷避紂。隱居北海之濱。聞文王起為方伯。乃勃然興曰。何不歸乎。來吾聞西伯發政施仁。善養老者。遂自北海而來。就其養焉。太公避紂。隱居東海之濱。聞文王起為方伯。乃勃然興曰。何不歸乎。來。吾聞西伯發政施仁。善養老者。遂自東海而來。就其養焉。夫伯夷太公。固天下之仁人也。而歸文王。如此可見天下有善養老如文王之君。則天下之仁人。如伯夷太公者。皆翕然以為已歸矣。

陸梯霞輯解。末二句。是承文王事而泛論道理。如

此固不必就文王說。亦不必說當時之君。士靖曰。善養老者。仁也。仁人之歸。歸仁人之養也。

序講。試以文王之政言之。每夫授五畝之宅。于墻下隙地。皆樹之以桑。使匹婦採桑。以供養養之事。則絲有所出。而老者所衣之帛。無不足矣。雞之母者。五彘之母者。二無失其孳字之時。則肉有所出。而老者所食之肉。足以無失矣。授以百畝之田。使匹夫耕穫。于其中。則穀有所出。并八口之家。皆可以無飢餓之患矣。文王之政如此。

陸梯霞輯解。此一節。慢說文王養老字出。只說文王治岐之政如此。下文方承此言文王之政如此。自有以養其老者。而不待于家賜人益也。○衣帛無失肉。皆言老者見少者不與也。無飢言八口之家。老者固在其中。然于此可見聖人之政。少者只要無飢寒。老者卻要他溫飽。政中之教也。

序講。文王之政如此。則伯夷太公所謂西伯善養老者。豈家賜而人益之哉。亦惟是制百畝之田。五畝之里。教之耕桑畜雞彘。導引其妻子。使各養其老者而已。凡人年至五十。衣非帛則不煖。年至七十。食非肉則不飽。不煖不飽。謂之凍餒。而老者不得其所矣。

有本矣。觀日月於容光之隙。無不照。則知其明之有本矣。新安陳氏曰。二者皆是於其用。所以大者。以其有本也。

流水之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

言學當以漸。乃能至也。成章。所積者厚。而文章外見也。朱子曰。成章是做得成片。段有文理。可觀如孝是真箇做得孝。成忠是真箇做得忠。成子貢之辯。子路之勇。都是真箇做得成了。不是半上落下。今日做得明日又達者。足於此而通於彼也。慶源輔氏曰。之謂信。至於大而化之之謂聖。自志學至於從心不踰矩。其間次第。皆是足於此而通於

彼須實體之。方知其味。非妄想虛空者所能測識也。○此章言聖人之道大而有本學之者。必以其漸。乃能至也。朱子曰。此一章如詩之有比興。觀水有術。至容光必照焉。似詩之比。以登山觀海。興起遊聖門。難為言。以流水不盈科。不行。興起為道不成。章不達。似詩之興也。君子之志於道。不成章不達。蓋人之為學。須是務實。乃能有進。若這裏工夫。欠了分毫。定是要透過那裏不得。

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為善者。舜之徒也。孳孳。勤勉之意。言雖未至於聖人。亦是聖人之徒也。

雞鳴而起。孳孳為利者。蹠之徒也。蹠。盜蹠也。

文王之民其老者皆衣帛食肉而無凍餒之患此正伯夷太公所謂善養老之謂也因其利而利之文王之養老在是矣人君可不以此為法乎

陸梯霞輯解 所謂非孟子謂之乃指伯夷太公上文之所謂也○上文已說了文王之政此只挑出道

其妻子使養其老來見得是不費之惠○制其田里四句重所謂因民之利而利之也填其妻子二句又承上二句來勿與上作三不看五十五非帛四句又泛論老者之失所以引起文王之老者無失所輕看此

之謂也謂字打轉首謂字此字指田里四句○前節敘此節議

陸梯霞輯解 故粟水火章全旨 此章見治道以足民為先上二節言足民之政末節言民足而教化可興

序講 孟子曰政莫要于養民為民上者不奪民時民得以易其田疇又什一而賦以薄其稅歛則所獲者多所供者寡民可使之家給人足而家富也所以豐財之源者如此

陸梯霞輯解 易薄皆本在上人說使字方著力序講 民既富矣又當有以節之凡民之食必教之

以時而非時者不妄食凡民之用必教之以禮而非禮者不妄用則量其所入為其所出民之財將不匱不竭而不可勝用也所以節財之流者如此

陸梯霞輯解 食以時如魚不盈尺人不得食數罟不入洿池以至菓實未熟教以勿採之類用以禮如雞豚狗彘之畜以養老者非祭祀賓客之需不妄烹宰之類○食以時朝饔夕飧之類用以禮冠婚喪祭之類然亦上之教之也

序講 民高而則足如此則厚生之政成矣民德不出此而正乎彼民之恃以烹飪者水火也非此則不能生活宜其愛惜之矣然昏昏叩人之門戶求取水火民無弗與之而不少吝嗇者何也以水火至足而取之不窮矣至于民待穀粟以為命亦與水火一般而民愛惜之至不肯少與人通者田土之人不使之至足耳惟聖人治天下知民之所重在茲粟凡所以開其源而節其流者無所不用其至使民間之穀粟亦如水火之至足焉夫穀粟至于如水火之至足則民自然相親相愛有恩有禮而恒心于是乎生矣焉有放辟邪侈而不仁者乎厚其生而即以正其德養之係于民如此為人上者不可不加意也

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

程子曰言間者謂相去不遠所爭毫末耳善與利公私而已矣才出於善便以利言也

問 箇利非是有心於為利只是理不明纔差些便入那邊去朱子曰然纔差便向利邊去只見利之為美矣

楊氏曰舜蹠之相去遠矣而其分乃在利善之間而已是豈可以不謹然講之不熟見之不明未有不以利為義者又學者所當深察也

朱子曰程子嘗言不獨財利之利凡有利心便不可如作一事須尋自家穩便處皆利心也

新安陳氏曰善與利之間察之貴乎精而為善之力守之貴乎一察之精致知之事也守之一力行之事也察之不精則認利為義認人欲為天理

者有矣守之不一則今日為善明日怠焉者有矣必精以察乎善利之間而不雜一以守其為善之力而不移則庶乎不流為蹠之歸而人皆可以為舜者將真可以為舜矣

或問雞鳴而起若未接物如何為善程子曰只主於敬便是為善

新安陳氏曰未接物時敬時義以方外以達其用此動靜交養內外夾持之功皆所謂善也必如是而後為善之功始密矣

慶源輔氏曰動靜相涵敬義兩立學學不已則庶乎可以進於聖賢之學矣

孟子曰楊子取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

為我之為去聲

楊子名朱取者僅足之意取為我者僅足以為我而已不及為人也

列子稱其言曰伯成

子

卷三

三

陸梯霞輯解 使有殺粟如水火上兩條是也使之
一字正指易傳時禮四項○仁字固就恒心言亦要
應上喻分明見無私心以奪其恒心也

陸梯霞輯解登東山章全旨 此章大意總計已備
首二節贊孔子水節示學者以希聖之方也

序講 孟子曰聖至孔子而無以加道至孔子而莫
能外大哉孔子之道乎孔子在一國則高乎一國其
諸登東山之上而視夫魯國之為小焉孔子在天下
則高乎天下其諸登太山之上而視夫天下之為小
焉所處高而視下小如此是故凡水皆水也而獲觀
于海者目擊其汪洋浩汗之勢則衆水皆不足當其
一盼而難乎其為水凡言皆言也而獲遊于聖人之
門者親聆乎仁義道德之宗則衆言皆不足當其一
聽而難乎其為言所見既大則其小者不足觀也聖
道之大何如乎

沈誠菴曰存疑云登東山二句就本身所處上言其
大觀于海二句就他人所見上言其大觀海句起下
陸梯霞輯解 此言聖人之道大也是就聖人所造
地位說下文言學者必以其漸乃能至謂至聖人地
位也○孔子二字是言孔子之道○首二句言孔子

地位高正是言孔子之道大不可以高大并講○東
山不及太山之高在聖道却無兩樣高不必泥○惟
聖人所處之高故人見之者大不兩平白文故字自
明○難為水不但溝瀆雖江河亦難為水矣難為言
不但異端曲學之言雖賢人以下見道之言不及聖
人之精當者亦難為言矣

序講 然聖人之道固大矣而其所以大者則有本
焉如水惟有源也故急流而不息觀水之本有術必
觀其波流湍急之瀾則知水之有本矣日月惟有明
體麗乎天也故雖容光之隙亦必照焉觀其容光必
照則知日月之有本矣然則觀聖道之大者不可以
知聖道之本乎

沈誠菴曰必觀其瀾不會說源集注却于瀾處理會
出源字有明二字却是分明說著本了○源之有本
明之有本源明便是本非源明之外又有個本也
陸梯霞輯解 聖人之心至虛至明渾然之中萬理
畢具千變萬化其出無窮故人但見其道之大而不
知其大之有本也○聖道之大只是泛應曲當聖道
之本只是一理渾然○水之瀾日月之光寓言聖道
之大也水之源日月之明寓言聖道之本也本即在

子高不以一毫利物是也 朱子曰莊子數稱
學如今道家修煉之士其保尚神氣雖一句
話不妄與人說只是箇逍遙物外儘足其身
微似義耳
然不似也

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 放上
聲

墨子名翟兼愛無所不愛也摩頂摩突其頂
也放至也 南軒張氏曰摩頂以至踵一身之
間凡可以利天下者皆不惜也

子莫執中執中為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

子莫魯之賢者也知楊墨之失中也故度於
二者之間而執其中近近道也權稱錘也所
以稱物之輕重而取中也執中而無權則膠

於一定之中而不知變是亦執一而已矣 程
子曰中無定體惟達
權然後能執之 程子曰中字最難識須是

默識心通且試言一廳則中央為中一家則
聽非中而堂為中一國則堂非中而國之中

為中推此類可見矣又曰中不可執也 新安
曰不可如子莫之固執耳非識得則事事物
物皆有自然之中不待安排安排著則不中

矣 朱子曰三聖相授允執其中與子莫執中
文同而意異蓋精一之餘無適非中其曰
允執則非徒然執之也子莫之執中其為我
不敢為楊朱之深其兼愛不敢為墨翟之過
而於二者之中執其一節以為中耳故由三
聖以為中則其中活由子莫以為中則其中

大內見出。有明非對有術。若欲對得齊整。必添數字。觀水之源有術。必觀其瀾。觀日月之明有術。必觀其容光必照。體在天謂之明照。及地謂之光。容光小邪也。

序講 聖道之大而有本如此。欲學聖人者。豈能一蹴而至哉。彼流水之爲物。以大海爲歸者也。然必盈于此。而後能通于彼。坎若不盈。則不能行水之漸進。自然君子之志于道。以聖人爲歸者也。亦必進之有漸。凡其所造。必至斐然光輝。自成章之美。然後能從容上達。以詣其極。苟未至于成章之地。則是下學之功。猶自未盡。而遠望聖域。不可得矣。安能以自達乎。有志聖道者。其循序漸進焉可矣。

陸梯霞輯解 志於道即志於大而有本之聖道。志字不可忽。成章註雖解所積者厚而文章外見。要亦隨地而言。爾與論語斐然成章一般。如由善信而至美大聖神。節節都有箇成章。如善便成箇善信。便成箇信美。便成箇美大。便成箇大。這便是成章。如此說方與盈科後進相似。以漸意就在其中。道理亦是如此。朱子下節所積者厚字。又是推原成章所以然處。成章不是工夫字。成章後達。大約是在本

上做工夫。學者能于自家本體上下學之久而至于上達。使其本能如聖人之本。則其大亦能如聖人之大矣。第二節所以推出本字來。正爲此也。達字不可遽說。達于聖道中間。如善信美大尚有階級。

陸梯霞輯解 此章欲人審聖狂分辨。上二節言聖狂所分之異。末節言聖狂初分之界。序講 孟子曰。聖狂之分。其初甚微。而其後遂相去甚遠。如雞鳴之時。事物未交。一日之行事。所自始也。此時一念之起。孽孽然而爲天理者。雖未至于聖人。是即舜之徒也。

陸梯霞輯解 起字不作起念爲得。只在孽孽前說起念便了。序講 若雞鳴之時。一念之起。孽孽然而爲人欲者。雖未至于蹠。是即蹠之徒也。

陸梯霞輯解 善凡天理之公。皆是利。凡人欲之私。皆是徒字。活猶云是舜一邊。人是蹠一邊。人固甚懸絕矣。然欲知舜與蹠之所以分。不在乎他利與善。一念初發之間也。二者相并。其間相去。只有毫末。迨後自善而充之。至無一之不善。則爲舜矣。自利而充之。至無一之不利。則爲蹠矣。其始也。僅毫釐之差。其終也。乃千里之謬。可見人當于其間。謹之無使至差謬之遠。

死中之活者。隨時隨事而無不中。中之死者。非學聖人之學。不能有以權之。而常適於中也。權者。權衡之權。言其可以稱物之輕重。而游移前却。以適其中。蓋所謂節量仁義之輕重。而時措之者也。程子謂子莫執中。比楊墨爲近。而中不可執也。蓋聖人義精仁熟。非有意於執中。而自然無過不及。故有執中之名。而實未嘗有所執也。以其無時不中。故又曰時中。若學未至理未明。而徒欲求夫所謂中者。而執之。則所謂中者。果何形狀。而可執也。始見愈執。而愈失矣。子莫是也。既不識中。乃慕夫時中者。而欲隨時以爲中。吾見其失之彌遠。木必不流。而爲小人之無忌憚也。中庸但言擇善。而不言擇中。其曰擇乎中庸。亦必繼之曰得一善。豈不以善端可求。而中體難識乎。夫惟明善。則中可得而識矣。

所惡執一者。爲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惡爲皆去

聲

賊害也。爲我害仁。兼愛害義。執中者。害於時

中。皆舉一而廢百者也。雲峰胡氏曰。吾儒亦

吾儒之中也。隨時以取中。異端之中也。執中而無權。吾儒之一也。一以貫萬異端之一也。

廢百。此章言道之所貴者。中中之所貴者。

權。楊氏曰。禹稷三過其門而不入。苟不當其

可。則與墨子無異。顏子在陋巷。不改其樂。苟

不當其可。則與楊氏無異。子莫執爲我兼愛

之中。而無權。鄉鄰有鬪。而不知閉戶。同室有

鬪。而不知救之。是亦猶執一耳。故孟子以爲

賊道。禹稷顏回易地則皆然。以其有權也。不

可也。沈誠菴曰。不可不謹者。恐其出乎善而入乎利也。所當深察者。恐其以利為善也。夫利與善相隨者也。聖賢嘗以淵冰而臨履之。惟恐陷溺其中也。然善又利所倚為消長者也。講之不熟。則于善踈。而于利親。見之不明。則于利悉。而于善昧。苟其意之所便。方且假托美名。以居之。而為善乃深于為利矣。

陸梯霞輯解。此節中上二節意。不是推其所以之說。○舉舜蹠而言。以見相去之遠。曰利與善之間。以見其所爭之不遠。所爭之不遠者。差之毫釐也。相去之遠者。謬以千里也。孟子示人以取舍之幾。如此。○分字正應。開字分者。兩路分開也。問者。兩條路界限也。○或問。問與曾子所謂獨居者。所謂幾何。分別曰問。此獨幾。又後一步。一念方發。或善或惡。人所不知。故曰獨其端。其微故曰幾。時既發。後一善一惡。二者相並在此。其中間則曰問。○問字要明白。利害二者相並在此。一邊是善。一邊是利。當其中。乃是問二者離已分。乃是初分處。故相去未遠。只爭毫末。○不必善與利兩念並發于心。而兩持未決。纔謂之問。人豈無一直向善者乎。又豈無一直向利者乎。但據善端初起。漸別於利。利端初起。漸別于善。而聖狂即從此分。即是利與善之間。

陸梯霞輯解。取為我章全旨。此章見異端之害道。上

三節述三子之行之異。末節斷其害道之同。○孟子此章之言。蓋以楊墨之害道。人多知之。而子莫執中。乃甚惑人。故孟子概以為猶執一而深闢之。此孟子所以為有功於道也。○此章闢異端之害道。歸結在舉一廢百。上楊墨平看。畧重子莫。其段可也。

序講。孟子曰。道之所貴者中。中之所貴者權。聖人所以仁至義盡。與時偕行者。此也。彼異端之學。何紛紛乎。如楊子者。厭世務之。而其說。惟取為我。推其為我之心。雖拔一毛之微。而利天下之大。亦不為也。

陸梯霞輯解。列子楊朱篇。楊子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舍國而隱。大禹不以一身自利。體備枯古之人。損一毫利天下。不與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禽子曰。去子體之一毛。以濟一世。汝為之乎。楊子曰。世固非一毛之所濟。禽子曰。假濟為之乎。楊子弗聽。○為我是一種學問。不是如世人之自私者而已。

序講。若墨子者。厭世情之薄。而其說則兼天下之人。而一體愛之。推其兼愛之心。雖摩其頂。以至于踵。極其勞瘁。苟有利于天下。則亦為之。陸梯霞輯解。為我兼愛。非楊墨自立此名。俱是孟子名之。拔一毛而不為。摩頂放踵而亦為。亦非楊墨自說要如此。亦是孟子就其所執。推之則必至于此耳。與斷

然則是一楊墨而已矣。朱子曰。子莫見楊墨者之中。而執之。正是安排尋討也。原其意思。固好。只是見得不分明。依舊不是。

○孟子曰。飢者甘食。渴者甘飲。是未得飲食之正也。飢渴害之也。豈惟口腹有飢渴之害。人心亦皆有害。

口腹為飢渴所害。故於飲食不暇擇。而失其正味。人心為貧賤所害。故於富貴不暇擇。而失其正理。

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為心害。則不及人不為憂矣。

○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人能以貧賤之故而動其心。則過人遠矣。

○孟子曰。柳下惠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不怨。阨窮不憫。直道事人。至於三黜。是其介也。○此章言柳下惠和而不流。龜山楊氏曰。觀

惠之和。宜若不介。故此特言之。問何以知其介。曰。只不卑小官之意。便自可見。如柳下惠之才。以為大官。何所不可。而樂於為小官。則其剛介可知矣。與孔子論夷齊不念舊惡。意正相類。皆聖賢微顯闡幽之意也。

○孟子曰。有為者。辟若掘井。掘井九仞。而不及

論子莫者一般。○按一毛而利天下，不為對摩頂放踵，便是假借辭。非實說。總是言楊子凡可以利天下者皆不為墨子，凡可以利天下者皆必為也。

序講。又有子莫者，欲矯楊墨之失，取度于二者之間而執其中，為我，不至如楊子之固，兼愛，不至如墨子之泛，而處于不揚不墨之中。一半為我，一半兼愛，執中如此，似乎為近于道矣。然中無定體，隨時而在，必有權焉。以秤量之時，當濟世則雖纓冠往救，而不得謂之兼愛；時當全己則雖閉戶不救，而不得謂之為我。中之所以貴難也。今子莫執為我兼愛之中，而無推移變化之權，則膠于一定，猶夫楊墨之各執其一也。烏足語于時中之道哉。

陸梯霞輯解。為近之所謂彌近理而大亂，真所謂將抑故揚非賢子楊墨也。○權秤錘也是個不膠于一，一定之物，故取以為義若無權，只如執秤中間以為之中，謂為輕重適均，有是理哉。○常說時當為我而為我，時當兼愛而兼愛，此二句亦有病，益為我兼愛是異端名目，吾儒只云時仁而仁，時義而義耳。

序講。所惡于異端之執一者，為其害夫聖賢中正之道也。蓋道有萬變，其出不窮，為我害仁而並失乎義，兼愛害義而並失乎仁，執中者害時中而仁義俱受其害，所舉者一端之偏，而其餘之妙用皆廢也。賊道如此，豈

不深可惡哉。沈誠菴曰：此章自始至終，俱反說。集註卻以此二語正言以發明其意。

陸梯霞輯解。所惡句。兼楊墨子莫。○賊道且虛舉一廢百。正賊道處。○直解賊道句。實說害仁害義害時中。舉一廢百。是推開說所失之多。○舉一而廢百者。多詞也。言所執者寡，而所失者多。百字對一而生也。蓋道無定體，隨時隨事隨物，其頭面最多，只執其一，則其餘皆廢矣。○楊舉義廢仁，墨舉仁廢義，子莫執中廢時中，只似舉一廢一，何名舉一廢百。蓋天下之道，融通則變化百出，偏滯則落於一隅，故云然也。

陸梯霞輯解。解飢食渴飲章全旨。此章見人當全其心上節推人心之有害，下節深取夫無害者。序講。孟子曰：飲食必有正味也。惟飢者得食則甘，之渴者得飲則甘之，雖不甘而亦以為甘，是未得飲食之正味也。良由為飢渴所迫，故不暇擇而害其正味也。豈惟人之口腹有此飢渴之害哉。即人之心為境遇所迫，亦皆有所以害之，而失其正理者也。

陸梯霞輯解。甘字不好，是不暇擇也。甘食甘飲，不

四書

泉猶為棄井也。辟讀作譬。勸音刃。與勿同。

八尺曰仞。言鑿井雖深，然未及泉而止，猶為

自棄其井也。○呂侍講曰：名希哲，字原，河南人。仁不

如堯，孝不如舜，學不如孔子，終未入於聖人

之域，終未至於天道，未免為半途而廢，自棄

前功也。

○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

也。

堯舜天性渾全，不假修習；湯武修身體道，以

復其性；五霸則假借仁義之名，以求濟其貪

欲之私耳。程子曰：身之是身踐履之也。假之者，身不行而假借之也。○張子曰：性之反之，自古無人如此言。惟孟子分出遂知堯舜是生知，湯武學而能之。○龜山楊氏曰：五霸假之，若管仲、鮑叔牙不入昭王之反，非謀伐之本意，假此為說耳。○朱子曰：性之是合下如此身之，是做到那田地。○問性之善與堯舜性之之性，是如何。曰：性善之性，字實性之之性，字虛性之之性，只是合下稟得，合下便得來受用，反之是先失著了，反之而后得身之。是把來身上做起。○性是自然有底，身是從身上做得來，底湯武固皆身之，但細觀其書湯身之功，恐更精密。湯有慙德如武王，恐未必有此意。

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惡平聲。

歸還也。有實有也。言竊其名以終身，而不自

知其非真有。或曰：蓋歎世人莫覺其偽者，亦

四書

甘而以為甘。故曰未得飲食之正。○人心亦皆有害。玩一有字。還照註作貧賤為是。但渾融不露貧賤字。而暗說其意可耳。

序講。人誠能不為境遇所迫。無以飢渴之害而為心之害。則以理制欲。以道御情。識趣既高。持守復定。由此而至聖賢之域。為不難矣。又何以不及人為憂哉。學者亦善全其心可耳。

沈誠菴曰。正文飢渴二字。只是借言貧賤。集註竟言貧賤絕不纏繞飢渴。

陸梯霞輯解。富貴有當得不當得之正理。知之在心。飲食有美惡之正味。知之在口。口腹因飢渴而失其正味。人易知之。人心因貧賤而失其正理。人多未知也。孟子因舉人之易知者。以曉人之未知者。○無以飢渴之害為心害。是處貧賤。不妄取富貴也。飢渴是借字。講中勿顯用出富貴貧賤。只借本文飢渴說為妙。與不立巖壙之下一例。

陸梯霞輯解。三公不易章全旨。此章表和者之守。序講。孟子曰。柳下惠之為人。也。雖援止而止。為聖之和。然其進不隱賢。必以其道直道事人。至于三黜。是其義理之界限。灼然其明。雖與之三公之位。以易

其分辨之介。不可得也。和中之守。有如此。此其所以為聖人也。

沈誠菴曰。介是人不可無底。雖孔孟之出處。與時推移。而介底意思自在。若惠之和。宜無介矣。而不知其最如此。此孟子所以發微。不但以表惠。正以教後世之學。惠而習為和者也。

陸梯霞輯解。言三公則下此者可知矣。是影子語。○介有分辨意。則與界限之界同。凡事各有界限。甚分明。不可踰越。

士靖曰。孔子言夷齊之不念舊惡。所以戒學者之過。孟子言柳下之介。所以維世風之下。

陸梯霞輯解。掘井章全旨。此勉人進學之詞。為學而未至者言之。見有為者當要其成。

序講。孟子曰。德學事功。必有為而後進。為之不可以已也。然有為貴。要其成。譬若掘井。原期于及泉也。

若掘井九仞之深矣。而不及泉。而遂止焉。猶為自棄其井也。有為不底于成。而盡棄前功。何以異于是哉。

陸梯霞輯解。掘井掘地為井。○有為是奮發有為者。猶為棄井。猶字空玩。見得況未至九仞者乎。陸梯霞輯解性之身之章全旨。此章明帝王伯之

通舊說久假不歸。即為真有。則誤矣。朱子曰。字為五霸設。如云五霸自不知也。○汪氏曰。舊說之意。謂若能久假而不歸。則固有者將自得之。是為假者謀。假者之初意。全非天理。而以人欲之私行之。合下已差矣。加以久假。則私意纏繞。以終其身。虛偽益甚。膠固莫解。其得為真有之乎。是皆學術心術之不正。不能辨公私理欲之幾者之論。宜朱子明辨其誤也。

○尹氏曰。性之者。與道一也。身之者。履之也。及其成功。則一也。

五霸則假之而已。是以功烈如彼。其卑也。假

之之事。非獨為害當時。又且流毒後世。朱子曰。此孟子所以不道桓文而單管晏也。且如

典。咸繼絕。誅殘禁暴。懷諸侯而尊周室。百般好事。他都做。只是無惻怛之誠心。他本欲他

事之行。又恰有這題目入得。故不得不舉。行此邵子所以有功之首罪之魁之論。

○公孫丑曰。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順。放太甲于

桐。民大悅。太甲賢。又反之。民大悅。

予不狎于不順。太甲篇文。狎習見也。不順言

太甲所為。不順義理也。餘見前篇。

賢者之為人臣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與。與平

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

伊尹之志。公天下以為心。而無一毫之私者

也。南軒張氏曰。伊尹之事。志存乎宗祀。變而

先王墓側。使之動心。忍性而深思焉。是伊尹

允德。則於練除之際。奉而歸毫焉。其克終雖

由其自然。自艾以改過。實亦尹之至誠。有以

卷三

卷三

辨意首節論帝王伯誠偽之不同。下深嘆伯者之不
知反也。○此章當在身之也。截舉帝王之誠。以別伯
者之偽。不是以帝王伯三平看。○性者自然而然。身
者當然而假之者。似然而實不然也。自然者。所性
而有。當然者。能復其有。似然者。不自知其非。真有
序講。孟子曰。堯舜性乎此道。生知安行。得之于天
然也。湯武身乎此道。修身體道。得之于勉然也。皆實
有此道者也。五霸則非實有于己。但假借仁義之名
以文之而已。

陸梯霞輯解。性反相對。只是安勉。而此與假之對
說。則性之身之。隱隱見誠的意思。○三之字。皆指道
言。大註以仁義為言者。道不外乎仁義也。且五伯假
借仁義。從來有此說。如舜由仁義行。便是性之
士靖曰。修身反之之功。體道身之之實。

序講。嗟乎。五伯之習于假也。日復一日。久而常焉。
而不知歸。則本非其有。而彼毫不覺悟。亦惡知其非
真有也。君道至此。可慨也夫。
陸梯霞輯解。久假便是。不歸。不必說不歸於真。言
其假之久。而安也。與居之不疑相似。○其初不過以
之欺人。而其終遂至以之自欺。○末句是孟子嘆詞。

承上言五伯本是假之。而終不自知其為假。所以可
嘆也。

陸梯霞輯解。伊尹之志。章全旨。此見人臣當以正
君為心上二節。說聖人放君之事。而疑之下節。原聖
人放君之事。而斷之。

序講。公孫丑曰。嘗聞之。伊尹有言曰。予不欲習見
嗣君之不順。因放置太甲于桐。當是時。民大悅。及太
甲處仁遷義。而賢矣。又反之。以迎歸于亳。當其時。民
又大悅。

陸梯霞輯解。予不狎句。是伊尹之言。放太甲以下。
是述其事。○始悅其正君之非。終悅其成君之德。○
格非成德。且勿露留末節用。

序講。由此觀之。凡賢者之為人臣也。設遇其君不
賢。則固可放而置之與。

陸梯霞輯解。賢者二字。承伊尹來。寬說。
序講。孟子曰。君豈易言哉。當日伊尹之志。至公
無私。為祖宗社稷計。不得已而出此。使為臣者。而有
伊尹之志。則以大公無私之心。而行曲成君德之事。
雖非事君之常法。猶不失匡救之微權。庶幾其可也。
若無伊尹之志。而擅行放置之舉。則是篡逆不軌之

感格之。○覺軒張氏曰。孟子此兩語。不惟見
伊尹之心。如青天白日。而百世之下。姦臣亂
賊。亦無所逃其罪矣。味則可之辭。
○見處變僅可之意。而非正法也。

○公孫丑曰。詩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
何也。孟子曰。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
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不素餐兮。孰大
於是。
丹反。

詩。魏國風伐檀之篇。素空也。無功而食祿。謂
之素餐。此與告陳相彭更之意同。

○王子墊問曰。士何事。
墊。齊王之子也。上則公卿大夫。下則農工商
念反。

賈皆有所事。而士居其閒。獨無所事。故王子
問之也。

孟子曰。尚志。
尚高尚也。志者。心之所之也。士既未得行公
卿大夫之道。又不當為農工商賈之業。則高
尚其志而已。

朱子曰。此志字。與父在觀其志
之志。同。未見于所行。方見其所
也。存。

曰。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殺一無罪。非仁也。
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

義是也。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
惡平聲。

臣天下萬世之罪人也。君豈可易言哉。沈誠菴曰：聖賢之與亂賊，只公私二字，便是判斷。伊尹之志，惟孟子為能辨其大義，亦唯朱子為能晰其精微，而奸雄之徒，誣上行私者，始無所托迹矣。陸梯霞輯解：全重一志字，不可俱泛論人臣。陸梯霞輯解：不素餐章全旨。此見君子有功於世，道問意疑君子之食為無功，答意明君子之食為有功。公孫丑全為孟子不仕食祿而發，孟子所答亦自寓之意。

序講：公孫丑曰：詩魏風伐檀之篇有曰：不素餐兮。所以美伐檀之君子也。以此觀之，可見君子必居位而有功於人國，方可食人之食。若不仕無功，則當耕而食也。君子之不耕而食，而受國君之養，何也？孟子曰：子以君子不在其位為無功，而食不知君子之有功於人國甚大也。君子居是國也，言皆王道，動皆至教，上而其君用之也，則邦本以固，邦賦以充，而既安且富也。元后以崇聲名以溢，而既尊且榮也。其有功於上如此，下而其子弟從之也，則入以事親，出以事長，而既孝且弟也。無欺于心，無偽于事，而既忠且信也。其有功於下又如此，君子居是國而上下俱賴之。

不素餐兮，孰大于是，而乃責其不耕而食乎？沈誠菴曰：陳相有並耕之說，故告之以大人之事，彭更有泰之說，故告之以有功可食之意。陸梯霞輯解：居是國，謂隨其所居之國。其君用之與子弟從之相對說，最確。小註作用不用，未是。其君用之是用其言也，不是用之為臣。○丑疑孟子不仕無功，故不可曰用為臣也。但言字亦添渾融之尤妙。○富不是府庫充實，人君藏富于民。榮一云大國必畏一云聲名顯赫，從後說。○用之從之兩條，只見君子之係于人國，其重如此。雖或其君不用其子弟，不從而君子之可用可從者，自在不得謂之素餐也。此與入孝出弟守先待後同意，不必斤斤與人國較量功效也。

士靖曰：只舉君與子弟者，或食其君之祿，或受其子弟之養，此就公孫丑所見言之也。若夫其君用之而澤被生民，子弟從之而教被萬世，其功之大為何如？陸梯霞輯解：尚志章全旨。此章明為士之道，而其志趣言二節分上，因問示以所志之大，末節因未喻詳所志之實。

非仁非義之事，雖小不為，而所居所由，無不在於仁義。此士所以尚其志也。慶源輔氏曰：志於仁義，則高尚志於利，利大人謂公卿大夫，言士雖未得欲則卑污。大人之位，而其志如此，則大人之事體用已全。若小人之事，則固非所當為也。新安陳氏曰：此章因王子問士何所事，對以士志乎仁義而已。蓋志者事之本，事者志之用，志之所向既高，則事之大本已立，一旦得大人之位，舉而措之，耳何必待有事迹可見，而後始謂之有所事哉？若農工商賈小人之事，不特非所當為，亦不屑為，且不暇為也。

○孟子曰：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人皆信之，是舍簞食豆羹之義也。人莫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奚可哉。舍音捨，食音嗣。

仲子，陳仲子也。言仲子設若非義而與之齊國，必不肯受。齊人皆信其賢，然此但小廉耳。其辟兄離母，不食君祿，無人道之大倫，罪莫大焉。豈可以小廉信其大節，而遂以為賢哉？

○桃應問曰：舜為天子，臯陶為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

桃應，孟子弟子也。其意以為舜雖愛父，而不可以私害公。臯陶雖執法，而不可以刑天子之父。故設此問，以觀聖賢用心之所極。非以

序講 齊王之子名塾者問于孟子曰天下之人上自公卿大夫下至農工商賈皆有當為之事惟士居其間既無官守又無生業不知果何所事乎
序講 孟子曰為士者不肯為農工商賈之業而欲行公卿大夫之道者也但未得行其道耳是士非無事也惟高尚其志而不卑汚其志是即士之事而已
陸梯霞輯解 已仕則志見于事未仕則事蘊于志尚字著力以下文觀之不志功利而志仁義便是高尚其志但此處未露
序講 王子墊曰志藏于內而曰尚志何謂也孟子曰士之尚志非他志不在卑汚之功利而在高大之仁義而已矣如殺一無罪之人非仁也士之志必曰吾若得位必不殺一無罪也非所當有而取之非義也士之志必曰吾若得位必不取非其有也心之所居何在惻隱之仁是也鯀寡孤獨吾欲視之于一體也所由之路安在中正之義是也綱紀法度吾欲使之得其宜也士之尚志如此夫居仁者大人之體也由義者大人之用也士志于居仁由義則雖未得為大人之事而大人之事已備矣若小人之事則固非所當為士亦豈肯為之哉

為真。有此事也。
孟子曰執之而已矣。
言卑陶之心。知有法而已。不知有天子之父也。
然則舜不禁與。與平聲
桃應問也。
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夫音扶 惡平聲
言臯陶之法有所傳受。非所敢私。雖天子之命亦不得而廢之也。
然則舜如之何。

沈誠菴曰諸家皆以居仁為體由義為用而不知仁義亦各有體用仁義又互為體用
陸梯霞輯解 何謂尚志問尚字意多答以仁義正貼尚字○仁義正士之志對功利說于人情慤烈好殺之中獨崇一點慈祥不殺之仁于風塵濡染不決之中獨稟一段清修不染之義故曰尚志殺一無罪句是泛說居惡在四句正說其尚志處言殺一無罪非仁也士之志則居在仁而非仁之事則有所不為非其有而取非義也士之志則由在義而非義之事則有所不為居以所當言諸存諸心者必體天地好生之心路以所行言謂見諸事者必循天理裁制之宜○大人之事正應士何事字
陸梯霞輯解 不義與國章全旨 此章戒人不可矜小名而忘大節
序講 孟子曰陳仲子之為人也設若非所當得而與之以齊國必不肯受人皆信其為賢矣自我觀之是乃舍一簞之食一豆之羹之小廉也豈大節所在哉蓋內而親戚外而君臣上下此人道之大倫正大節所在也人之罪莫大于亡親戚君臣上下而仲子避兄離母是亡親戚也不食君祿是亡君臣上下也其虧莫大之節負莫大之罪如此乃以固守之小廉信其大節而遂以為賢夫豈可哉衡仲子者所當察也

桃應問也。
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屣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訖然樂而忘天下。躡音徒訖與 欣同樂音洛
躡草履也。遵循也。言舜之心知有父而已。不知有天下也。孟子嘗言舜視天下猶草芥。而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與此意互相發。○此章言為士者。但知有法。而不知天子父之為尊。為子者。但知有父。而不知天下之為大。蓋其所以為心者。莫非天理之極。人倫之至。學者察此而有得焉。則不待計較論量。而天下

沈誠菴曰齊固萬乘國不義弗受不可謂小廉然薄于倫常之大而矜于辭受取予之間則不勝小矣伯夷之清廉正所以扶植綱常人道之重故可以廉頑立懦風師百世仲子之矯節正所以薄于母子兄弟君臣之間故不可以小信大而惑于邪說也記曰凡制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論人亦然

陸梯霞輯解 仲子二字略讀住不義與之云云九字連讀○實無與齊國之事特因其平日不食不居之操推其心而設言之○信其賢須照下文大節字看○簞食豆羹句截下去看大註一然字此見聖賢重大倫而略小節不好為苟難以駭俗者○含簞食豆羹之義七字作小廉二字看人莫大焉十一字作一句讀○信其大者正應人皆信之句

陸梯霞輯解 解聾殺入章全旨 此章見聖賢用心之極受之也分上是人臣用心之極下是人子用心之極

皇但知有天子之法天理也君臣人倫之至也舜但知有父天理也父子人倫之至也○此章問答是就各人所處上說都未及權變處是就天理極至處說都未粘著人情上皇陶之執舜之逃是就各人安身立命天理精微極致上說其間委曲以合人情權變以從宜處却未及所以為天理之極人倫之至○朱註屢用心字此心字是一章之大旨若論國體人情自有權變但桃應

無難處之事矣。朱子曰某嘗問李先生以此此心所以為法律所縛都轉動不得若舜之求仁得仁何怨之有然此亦只是言聖賢之心耳聖賢之心合下是如此權制存未暇論然到極不得已處亦須變而通之蓋法者天下公共在皇陶亦只得執之而已若人心不許舜棄天下而去則便是天也皇陶亦安能違天法與理便即是人心底亦須是合下有如此底心方能為是權制今人於是合下無如此底心其初便從權制去則不可○此一章之義見聖賢所處無所不用其極所謂止於至善者也○南軒張氏曰為聾殺入而枉其法則失天下之公若致辟於聾則廢父子之倫是皆雖有天下不可一朝居者也○汪氏曰孟子之對示後世為人臣子之道而已以天子之父殺人且不可舍况其卑者乎以天下之大且可棄况其小者乎

之問與孟子之答俱是假設此論只要發出聖賢用心之所極耳人情權變皆未暇論

序講 桃應問曰天下之事處常易處變難且如舜為天子皇陶為士師設使聾殺犯法而殺人則皇陶于此當如之何以處之

陸梯霞輯解 此如之何以只問皇陶後故曰然則舜如之何也

序講 孟子曰皇陶之心知有法而不知有天子之父亦惟執此法而已矣

陸梯霞輯解 執是執法非執聾殺

序講 應曰然則舜為天子將不禁之以至全親與

序講 孟子曰夫舜惡得而禁之乎蓋使法自我創則或可自我沮今皇陶之法原于天討傳之前代而守為不易之典蓋有所受之而非敢私雖天子之命亦不得而廢之也

陸梯霞輯解 書曰天討有罪五刑五用法本于天制于聖人法官相傳而世守之便是有所受也不必說受之于舜此一節方了皇陶義

序講 應曰皇陶之執舜既不得而禁之然則舜如之何以全其親乎

陸梯霞輯解 此及下節方就舜說

序講 孟子曰使舜繼繼于天下而不忍舍則非廢皇

○孟子自范之齊望見齊王之喟然歎曰居移氣養移體大哉居乎夫非盡人之子與夫音扶與

聲平

范齊邑居謂所處之位養奉養也言人之居處所繫甚大王子亦人子耳特以所居不同故所養不同而其氣體有異也

孟子曰

張敬志 鄒完 皆云羨文也

王子宫室車馬衣服多與人同而王子若彼者其居使之然也况居天下之廣居者乎

陶之法斷不能全親矣。吾觀舜之心其視棄天下之大猶棄敝屣之輕也。惟竊負其親而逃適海之濱而處去之甚遠使法無所加。既脫父子刑則將終身訢然樂奉其親而忘天下于不有焉。是臯陶既得伸其法而已又得全其親此舜用心之極而兩全之術也。

沈誠菴曰大凡計較論量皆私意為之也。天理人倫之極至其至性未有不善其初心未有不明展轉計較而利害生矣。回護起矣。聖賢則常是此初心至性為主凡事順理而已何容心焉。

陸梯霞輔解曰范之齊章全旨。此章見學者當以性分自養二節分。上言王子所居之異以起廣居者之尤異。下節即魯君証所居之異則知居廣居者之尤異。此章勉人為仁之詞全章重廣居一句。上是感觸引起下是旁証皆輕。

序講 孟子自齊之范邑。往赴齊之國都。遙望見齊王之。中有所感而喟然發嘆曰人之氣體本同而居養各異所居者尊則能移易其氣象所養者厚則能移易其形體大哉居乎其繫于氣體不小乎。夫王子者非一槩都是人之子也。與沈誠菴曰孟子先言居養後專歸重居上。故集註以居為主蓋氣體有異實由于所養而所養由于所居也。此章重廣居一句。上是感觸引起下是旁証皆輕。

齊王之子而臨起此嘆。○後氣三句泛說夫非以下方就王子說。○後氣三句兼性分勢分在內故宜泛說而意重性分一邊。觀大哉二字可見。○居養二字單就住尊祿而言非兼尊卑厚薄言。○先言居養後只言祿蓋有是居則有是養居公卿有公卿的養居貧賤有貧賤的養言居則養在其中。○註中特以所居不同等語留任其居使之然也。內用兩節文勢一貫也。序講 王子所處之宮室所乘之車馬所被之衣服雖與人同而王子之氣體若彼之異者其所居儲君之位有以移之而使之異于常人也。夫勢分之居猶足移其氣體如是况乎有統四端兼萬善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者乃天下至廣之居而以此居之于心則其移氣移體又豈王子之所得同者乎。

沈誠菴曰前後俱說居身之不同以見其氣體之有異中間只點廣居一句意味深長使人涵泳不盡尹氏言醉而益昏又惟見其德充之符蓋廣居中所養之氣體有如此者。陸梯霞輔解 若彼彼字指氣體之異。○廣居指仁言。然不直露仁字似更渾。序講 昔魯君嘗之宋暮夜城門閉魯君親呼于宋垣澤之門其守門者曰此呼于門者非吾君也然何故其

廣居見前篇尹氏曰醉然見於面益於背居天下之廣居者然也。

魯君之宋呼於埳澤之門守者曰此非吾君也何其聲之似我君也此無他居相似也。呼去聲

埳澤宋城門名也。孟子又引此事為證。南軒張氏

曰居天下之廣居宅乎天理者也。宅之之久則其氣質變化有不期然而然者矣。夫聖賢相去雖有先後而玩其氣象如出一人者以其所居之同故也。○此章重在居廣居一句。勢位之居猶足移氣與賤者異廣居之居其能充吾正氣而與常人異也必矣。

○孟子曰食而弗愛豕交之也愛而不敬獸畜之也。食音嗣畜許六反

交接也畜養也獸謂犬馬之屬。

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

將猶奉也詩曰承筐是將程子曰恭敬雖因

威儀幣帛而後發見然幣之未將時已有此

恭敬之心非因幣帛而後有也。

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虛拘。

此言當時諸侯之待賢者特以幣帛為恭敬

而無其實也拘留也。慶源輔氏曰世衰道微

待賢之誠而惟恃其有幣帛之聘在下者惟知有幣帛之可慕而不察夫上之所以待之

之誠上下之情交驚於利而不知有義理焉故孟子發此論以警之。

呼門之聲似我君也以守門者之言觀之君之聲相
似者此無他故蓋魯宋均干乘之國其君皆諸侯之尊
所居之位相似故其聲相似也居之移氣此明微矣又
何疑于王子乎然則居廣居者其移氣移體而異于
分之居蓋可信其必然矣

陸梯霞輯解 引魯君之事為証証王子也然居廣居
意亦自見于言外○此非二句乃詩詞非疑詞○聲即
氣之宣于體中者故見移氣體○此無他居相似見孟
子之言

陸梯霞輯解不可虛拘章全旨 此章為時君待賢不
誠而後言二節之論留賢不當以虛而以實求節次言
無實者不足以留賢一說言孟于上下交儆見木節度
源輔氏條

序講 孟子曰人君之待賢者第食以養之而已而無
愛慕之意是以交之也即或愛之矣而無尊敬之誠
是以犬馬之類畜之也豈待賢之道乎

沈誠菴曰此章當重看首節
陸梯霞輯解 此節敬字即指有寔者言以食引起愛
以愛引起敬只重敬上○愛以情合敬以道合愛或喜
其可親而睡之未有崇重意敬則真知德之可尊道之
可樂極其崇重不敢慢忽也
序講 然則待賢之道恭敬其最要矣所謂恭敬者非

幣帛之謂也蓋禮有情有文情先乎文而文以達情所
謂恭敬者乃幣之未將而先存諸中者也

陸梯霞輯解 幣之未將不是釋恭敬之義只要見幣
帛不可為恭敬以起虛拘而申上承交獻畜之意
序講 幣之未將此恭敬之寔也若徒以幣帛為恭敬
而無恭敬之寔心是虛文也與承交獻畜無異焉有
君子而可以虛文拘留之者乎此上下之交所以不能
相與以有成也

沈誠菴曰上言弗愛弗敬即是承交獻畜此言恭敬無
寔即是弗愛弗敬君子而若留此則入之所以待之與
其所以自待者為何如也

陸梯霞輯解 恭敬者之恭敬以發于心中者言恭敬而
無寔之恭敬以幣帛言○不可虛拘言君子不可得而
虛拘也不是說君子不當留只是說人君決不能留君
子○此節恭敬字即次節幣字此節寔字即次節恭敬
字要辨認

陸梯霞輯解形色天性章全旨 此章示人以成身之
學重勉人希聖上

序講 孟子曰人之生也氣聚而為形色理聚而為天
性然二者非有殊也人之有形有色即天性之所在也
蓋天所賦之性原充滿于形色之中在耳為聰在目為
明在手足為恭為重本無一毫虧欠但衆人有氣拘物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
人之有形有色無不各有自然之理所謂天
性也踐如踐言之踐蓋衆人有是形而不能
盡其理故無以踐其形惟聖人有是形而又
能盡其理然後可以踐其形而無歉也○程
子曰此言聖人盡得人道而能充其形也蓋
人得天地之正氣而生與萬物不同既為人
須盡得人理然後稱其名衆人有之而不知
賢人踐之而未盡能充其形惟聖人也楊氏
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物者形色也則者性

也各盡其性則可以踐形矣 龜山楊氏曰莫
言之目之所視耳之所聽以至口之所言身
之所動不待著意莫不合則所謂動容周旋
中禮者也未至於聖若孔子告顏淵非禮勿
視聽言動等語是也○朱子曰形是耳目口
鼻之類色如一顰一笑皆有至理○形色上
便有天性視便有視之理聽便有聽之理○
問形色天性下卻云踐形而不言色何也曰
有此形便有此色言形則色在其中矣○人
生天地莫不有形莫不有色而本其有得於
天者則是形是色莫不有所以然之故所當
然之則焉則是所謂天性者也然衆人皓於
氣稟狃於習俗不能無人欲之私是以視則
不明聽則不聰貌則不恭言則不從蓋不能
盡其形色本然之理則雖有是形而無以踐
其形也惟聖人能盡其性而無一毫人欲之
私雜於其間是以視則極明聽則極聰蓋盡
形色本然之理既有是形而又有以踐其形
也○問孟子曰形色天性也告子曰食色性

蔽之私則失其天性而徒負此空虛之形色惟聖人能盡其性而無氣拘物蔽之私故本然之天性常充滿于形色之中而視聽言無不各得其理然後可以踐是其形而無歉也可見人不可徒負此形而學必求至于聖未至于聖人未足為全人也

沈誠菴曰程子又推到天地生人之初而言見人道之不得不盡是推上一層說楊氏又指出動物則求以示人竟有可循之理是移下一層說

陸梯霞輯解 非指形色為天性也形色皆天性所任也○耳目手足是形耳聽目視手持足行是色天性者其本然之理也如耳目必有聰明之理手足必有恭敬之理護形者如恭作肅便是踐貌之形從作父便是踐口之形明作弟便是踐口之形聽作謀便是踐耳之形皆作聖便是踐心之形○踐形猶云窺其形謂不虛之也以能盡其形之理也○惟字然後可以字宜玩有不

如聖人即不可以為人底意思勉勵徹切非徒為聖人替也若云聖人也不過是踐形非于人有加此餘論耳非正緊語意
士靖曰中庸章句曰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即孟子形色天性之謂○形色性也畢從稟于天者言食色性也是從動于人者言然陳氏之說亦自有意思

陸梯霞輯解齊宣短喪章全旨 此章見論禮當本至情即孝弟是也前二節因丑欲短喪而斥其非後二節因丑欲自解而辨其異

序講 齊宣王以三年之喪為太長久欲減而短之公孫丑曰既不能三年若為期年之喪猶差愈于止而不行期喪者乎

陸梯霞輯解 欲短三年之喪而為期也○按史記威王卒子宣王辟疆立則父服之除宣已久矣孟子遊齊未必在宣王始立之日想為其母或生母服也○短之原非已而不為也丑全是附會之故有徐徐之喻

序講 孟子曰短喪而子曰為期是猶或有人終戾其兄之臂而子謂之且徐徐云耳夫兄臂不可終豈以徐徐之為差愈乎不若動其至情教之以孝弟之道使勿復終其兄之臂而已矣今子欲為期之喪亦猶曰徐徐之類也

沈誠菴曰通章只敬之孝弟句是至說偷便是說正集註所以渾言之而下文竟接正意說去

陸梯霞輯解 喪之不可短數字本在言外而意是有之故集註及之孝弟一理故孟子并言之非以弟屬終兄孝屬短喪也如徐行後長二句只說弟下卻云孝弟亦然○是猶二字直貫到底除此二字下但就終見說序講 當是時適齊之王子有其生母死者其傳為之

也二者之分如何潛室陳氏曰形色為性是引氣入道理中來食色為性是逐道理出形氣外去香壤之分

○齊宣王欲短喪公孫丑曰為替之喪猶愈於已乎

已猶止也

孟子曰是猶或終其兄之臂子謂之姑徐徐云

爾亦教之孝弟而已矣終之忍反

終戾也教之以孝弟之道則彼當自知兄之不可戾而喪之不可短矣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

父母乎所謂教之以孝弟者如此蓋示之以至情之不能已者非強之也

王子有其母死者其傳為之請數月之喪公孫

丑曰若此者何如也為去聲

陳氏曰王子所生之母死厭於嫡母而不敢終喪其傳為請於王欲使得行數月之喪也

時又適有此事丑問如此者是非何如按儀

禮公子為其母練冠麻衣繚緣既葬除之疑當時此禮已廢或既葬而未忍即除故請之

也

請于王行數月之喪。公孫丑因以自解曰。為期之喪。猶不可若此。但數月者。其是非何如也。

陸梯霞輯解。王子君之庶子也。○請數月。暗對其字。○通意是論齊王王子。豈亦為齊王說也。

序講。孟子曰。是王子者。居生母之喪。厭于嫡母之尊。欲終其喪。而不可得也。其傳為請。雖加益一日。亦得仰人子之情。

容已也。我譏于不能教王終喪。正謂齊王莫之禁。而自不肯為也。豈得與王子之事。並論哉。惟其不肯為。故常效之以孝弟。而子乃謂為期。猶愈于已。此吾之所以譏子也。

陸梯霞輯解。是欲終之不可得。二句。見其傳為之請。者是也。謂夫一句。見丑為齊王言者非也。○末句。指齊王事言。莫之禁。是不制于分意。○弗為。是弗為三年喪。

陸梯霞輯解。五教章全旨。此章見君子因才之教。首節分言君子所教之異。以下詳其寔而申言之。○此重君子教人。不重受教者言。

序講。孟子曰。君子之教。固欲人同歸于道。但資學不同。時地各異。教之所被。不能以一律齊。其所以教人之術。大約有五焉。

序講。有其人天資既高。學力又到。將悟而未悟之時。君子于是迎其欲達之機。而示以吾道之妙。使之渙然

以解。有不覺上達之速者。如草木之生。種植已至。而未

能自化。及此時而雨以滋之。遂溱然而暢茂也。此君子之一教也。

沈誠菴曰。顏子以深潛入。曾子以篤寔進。功力已至。當

幾指點領會。俱深。俱在見道之列。故為時雨之化。

陸梯霞輯解。化字。就君子身上說。五者。字俱指教言。序講。有其人天資純粹。是為有德。則因其德而成。就

之。抑其過。引其不及。仁義忠信。其體無虧也。君子之一

教也。有其人天資明敏。是為有材。則因其材而通達之。

矯其偏。使歸之正。技能智慮。其用不滯也。君子之一教也。

陸梯霞輯解。德是心術近正的人。成是涵育熏陶。去

其疵類。而歸于純美也。材是有技能的人。這是開導誘

掖。未就理者。使之就理也。要重範之于正意。○有德。未

必無材。有材。亦未必無德。分言之者。自其所優言也。

序講。有因其一言之質。一事之各。各就其問而答之。以解其惑者。亦君子之一教也。

陸梯霞輯解。成德達財。答問同在其中。而又有所謂

曰。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雖加一日。愈於已。謂

夫莫之禁。而弗為者也。夫音扶

言王子欲終喪而不可得。其傳為請。雖止得

加一日。猶勝不加。我前所譏。乃謂夫莫之禁

而自不為者耳。○此章言三年通喪。天經地

義。不容私意有所短長。示之至情。則不肖者

有以企而及之矣。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

下文五者。蓋因人品高下。或相去遠近。先後

之不同。慶源輔氏曰。如時雨化。品之高者。成德達財。其次也。答問下者也。私淑艾

有同時而相去或遠。不同時而

其生也。後不能及。門受業者也。

有如時雨化之者。

時雨及時之雨也。草木之生。播種封殖。人力

已至。而未能自化。所少者。雨露之滋耳。及此

時而雨之。則其化速矣。教人之妙。亦猶是也。

若孔子之於顏曾。是也。朱子曰。時雨化者。不

已。○他地位已到。因而發之。如孔子告顏淵

以四勿。告曾子以一貫。所謂時雨化之者。○

新安陳氏曰。惟人力已至。而後時雨可化。惟

顏曾之力。到功深。而後孔子之化。可施。使他

弟子而遽以是告之。是猶種植之力。未至。雖有時雨。亦不能速化也。

其身者是亦教澤之所及也。又君子之一教也。
陸梯霞輯解 有私淑艾亦主教者而言。蓋其教澤所及有以成就之也。凡道德足以師表後學者皆有淑艾之澤。必併此言之。然後足以盡君子之教。善治其身不是以善治其身。是善其身。治其身也。淑字進善。處居多艾字去惡。處居多。

序講 合此五者而觀之。其所教不同而其教人則一。君子之所以為教而天下無棄才也。

陸梯霞輯解道則高美章全旨。此章見君子之教不可更意。首節是丑欲孟子賤教以徇人下二節是先論而正言之。總是示以教之不容賤也。此章孟子之言總是言教有法。而所以教有法者。以其道有定體也。惟道有定體。故教有法。不可抗二句。道有定體也。語不能顯。二句。教有法也。亦惟其卑不可抗。高不可賤。故語不能顯。默不能藏。

序講 公孫丑苦于人道之難。因問孟子曰。夫子之道則誠卓絕而至高矣。且其中又純粹而至美矣。宜乎學者之入道。皆登天之難。然似乎不可幾及也。夫子何不別為卑近易行之術。使學者可以幾而及之。而日孳孳焉。用力以求至也。

陸梯霞輯解 高美不平。美即贊其高。○美字帶說宜。若登天緊接高字說。○宜若登天二句無兩意。

序講 孟子曰。大匠教人。必以繩墨。不為拙工。改廢繩墨。以徇之。蓋繩墨不可得而改。舍是無以教。工也。羿教人射。必以彀率。不為拙射。變其彀率。以徇之。蓋彀率不可得而變。舍是無以教。射也。教有一定之法。如此。

陸梯霞輯解 大註言教人者。皆有不可易之法。皆之一字。指大匠及羿。君子教人。正意卻在下文。蓋此是此。况下是正言也。○註不能守。正透下能者從之能字。

序講 曲藝且然。又何疑于君子乎。君子之教人也。但授以學之法。若何而為致知。若何而為力行。使學者循是法。以入道。至于知之深。而一原貫通行之熟。而安止至善。是得之之妙。則不告也。非不告也。不告告也。如射者之教射。但引滿其弓。以示之。而不為之發矢也。然雖不告。以得之之妙。而其所不告者。自不容秘。已如踴躍而見于前矣。君子立教。惟中乎道而立。固非至易。亦非至難。在能盡下學之功者。即從而與之。為一焉。其不能者。亦聽之而已。豈從東教以徇之哉。學者其自勉可也。

財與材同。此各因其所長而教之者也。成德如孔子之於冉閔。達財如孔子之於由賜。朱子曰。成就其德。德則天資純粹者。通達其材。材是天資明敏者。

有答問者

就所問而答之。若孔孟之於樊遲萬章也。慶源輔氏曰。樊遲之粗鄙。萬章之淺率。孔孟皆必俟其問而後告。教之是也。

有私淑艾者

艾音又私竊也。淑善也。艾治也。人或不能及門受業。但聞君子之道於人。而竊以善治其身。是亦君子教誨之所及。若孔孟之於陳亢夷之是

也。孟子亦曰。予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朱子曰。艾。葦草也。自艾。淑艾。皆有斬絕自新之意。懲艾。創艾。亦取諸此。

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聖賢施教。各因其材。小以成小。大以成大。無棄人也。趙氏曰。君子教人。如天地生物。因材而篤。天地無棄物。聖賢無棄人。

○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為可幾及。而日孳孳也。幾音機

孟子曰。大匠不為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為拙射

變其彀率。為去聲。彀古候反。率音律。

彀率。彎弓之限也。言教人者。皆有不可易之

三千之徒。均此教也。若顏氏曾氏之傳。獨得其宗。則所謂能者從之也。○得之之妙。不外乎學之法。而其所以得之。只在深造之以道。力到功深。自然心領神會。○在匠習則繩墨。發率是法。必待善用繩墨。善行是法。必待善會悟。善體驗者。而後有盡神達化之妙。能者正與上拙工拙射反對。○此合上節。總是要破丑登天一問。不要不把不發躍如說得太依妙了。○不告以得之之妙。不可告也。下學可以言傳。上達必由心悟。○躍如猶云活現。○中道猶云中途。不可作大中之道。卻于而立二字文理不通。立字有味。是不可遷就之意。正與下從字相應。譬如君子在中路。站立聽那能者跟我上來。我不去遷就他。○中道而立。雖兼非難非易兩層。重非難邊。對上登天句說。○能者是善學者。從之與論語雖欲從之從字同。君子立在那裏。能者跟上來與君子同一個地步也。○從之句。見教者只聽能者之自從耳。只重立教言。亦答他何不使彼為可幾及之問。

土靖曰。謂聖賢教人。尚剩著幾許不得。謂聖賢教人已盡說了無餘亦不得。

法不容自貶。以徇學者之不能也。

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

引引弓也。發發矢也。躍如如踴躍而出也。因

上文發率而言。君子教人。但授以學之之法。

而不告以得之之妙。如射者之引弓而不發。

矢。然其所不告者。已如踴躍而見於前矣。中

者無過不及之謂。中道而立。言其非難非易。

能者從之。言學者當自勉也。朱子曰。引而不

而不竟其說。躍如謂義理昭著。如有物躍然

於心目之間。引而不發。躍如也。須知得是

在面。前須是聳起這心。與他看教此心精一。

陸梯霞輯解。身殉道章全旨。此章專為以道殉人者發。未聞口氣。有嘆息當時意在。上節為下節而發。

序講。孟子曰。君子一身。與道為體者也。當夫明良

交會。天下有道之時。正吾身應運而興之際也。身既

出。則道當隨之。必也致君澤民。而道與之俱顯。以道

殉乎其身焉。若夫明良不交。天下無道之時。正吾道

不可則止之日也。道既屈。則身當從之。必也卷懷獨

善。而身與之俱藏。以身殉乎其道焉。身與道相從而

不離。君子之出處。惟此兩端而已矣。

陸梯霞輯解。身出在有道內。道屈在無道內。序講。未聞枉己之道。以殉乎人者也。以道殉人。豈得謂之道哉。

陸梯霞輯解。身與道不可離也。以道殉人。則是可

無些子夾雜。方見得他那精微妙處。○道理

散在天下事物之間。聖賢也不是不說。然也

全說不得。自是那妙處。不容說。然雖不說。只

纔撥動那頭了。時那箇物事。自然跌落。在面

前。如張弓十分滿。而不發箭。雖不發箭。然已

知得真箇是中底物事了。○南軒張氏曰。聖

人之道。天下之正理。不可過。不可不及也。自

卑者視之。以為甚高。而不知其高之為中也。

自隘者視之。以為甚大。而不知其大之為常

也。徇彼而遷就。則非所以為道矣。能與不能

則存乎其人耳。中道而立。能者從之。○此章言

道有定體。教有成法。卑不可抗。高不可貶。語

不能顯。默不能藏。雲峰胡氏曰。道有定體。故

謂中道而立。教有成法。故語不能顯。默不能

藏。而在乎人之能者從之。

○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

離矣。烏有所謂道哉。○當時以道殉身者固無也。以身殉道者亦安有哉。但見其皆以道殉人而已。故孟子發此。

陸梯霞輯解。滕更在門章全旨。此章見受教之貴。誠首節公都子疑孟子之不答。正以其貴與賢下節孟子表已之不答。以其挾貴與賢。

序講。公都子問曰。滕更以國君之弟。而知來就學。其在夫子之門也。若在所禮貌者。乃苟有所問。而夫子不之答。敢問何故也。

陸梯霞輯解。公都子所謂若在所禮者。亦在貴與賢也。

序講。孟子曰。求教之心。能虛則誠。不可以有挾也。若挾已之貴而問。挾已之賢而問。挾已之年長而問。挾已之曾有勳勞于師而問。挾已之曾有舊好于師而問。五者之中。若有一則求教之心不專。皆所不答也。今滕更之問。其所挾則有二焉。吾何為答之哉。故君子雖誨人不倦。而意之不誠者。則不輕告之也。

陸梯霞輯解。學者之心。有是專一。方有受教之地。有所挾則二三也。○二字。言含蓄意。則指挾貴挾賢也。暗說為是。○國君之弟是貴。知來學為賢。

陸梯霞輯解。於不可已章全旨。此章見用心失中之弊。上節用心不及。下節用心太過。○此章雖有過不及之說。總是人情必至之弊。總註理勢必然。同歸廢弛二句。有味。首項是息心勝。次項是忍心勝。三項是躁心勝。

序講。孟子曰。凡人當用心者。不可不用其心。而又不可過用其心。以處事言之。于分內之事。所必不可已者。而亦已焉。則于事之稍緩者。將無所不已矣。以待人言之。于天倫之親。其所必當厚者。而亦薄焉。則于人之稍疎者。將無所不薄矣。此二者。不用其心。必至于廢弛也。

陸梯霞輯解。所厚謂父子兄弟骨肉之恩。理之所當然。而人之所不能已者。

士靖曰。不可止。是以其脩于身者。言所厚。是以其及于人者言。

序講。至于人之為學。固當進功。亦宜循序。若意志

殉道

殉如殉葬之殉。以死隨物之名也。身出則道

在必行。道屈則身在必退。以死相從而離

也。趙氏曰。道不可離也。雖時有治亂。已有窮

而辭哉。

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

以道從人。妾婦之道。華陽范氏曰。古之聖賢

也。以身殉道。孔子孟子是也。○新安陳氏曰。妾婦以順從為道。故亦曰道。

○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門也。若在所禮而不答

何也。更平聲。

趙氏曰。滕更。滕君之弟。來學者也。

孟子曰。挾貴而問。挾賢而問。挾長而問。挾有勳

勞而問。挾故而問。皆所不答也。滕更有二焉。上

聲。

趙氏曰。二謂挾貴挾賢也。尹氏曰。有所挾。則

受道之心不專。所以不答也。○此言君子雖

誨人不倦。又惡夫意之不誠者。

○孟子曰。於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已。於所厚

者。薄無所不薄也。

已止也。不可止。謂所不得不為者也。所厚所

太迫其進過銳者則其氣易衰而其退也必速此則過用其心者亦同歸于廢弛矣可見天下事惟適可而已不及太過各有弊也
陸梯霞輯解 進銳淺說直解俱以為與言從勿軒熊氏說也然以譬如為山譬若掘井例看即兼為學進業說亦可故進銳不但進脩為治亦然如所謂求治太速更張無漸者亦是

陸梯霞輯解愛之弗仁章全旨 此章見君子施恩之等上說君子用恩不過其則下說頃因分而為之等上四句重愛之仁之而弗親弗仁處輕下二句重親親仁民而仁民愛物處輕此章上下兩層只一意總是君子用恩不混其等而必以其等也序字即等字以輕重言不以先後言上半輕輕講在下半實發
序講 孟子曰天下之理本一而其分則各殊君子

之于物也固樽節以愛之矣而未必有痼疾一體之誼愛之而弗仁也蓋有所用吾仁者在也其于民也固一體以仁之矣而未必有夫倫維係之思仁之而弗親也蓋有所用吾親者在也然則于誰而親之乎有吾親焉一本無二路固極之恩以親之至于民則于親有親疏之別者也亦惟仁之使得其所而已曾以待親者而施之于民乎然則于誰而仁之乎有吾民焉與聚勿施弘立達之度以仁之至于物則與斯民自貴賤之分者也亦惟愛之使不失所而已曾以待民者而施之于物乎于無所不愛之中而有輕重厚薄之序此聖人之仁所以歷萬世而無弊也沈誠菴曰程子皆仁字是本體之仁
上端曰其分不同親者吾之同體民者異體而同類物者異類而同氣
陸梯霞輯解當務章全旨 此章示人當知務上節言知仁當務之急而舉堯舜以實之下節即不知務者以為仁知之戒也此章主人君圖治而言乃並論知仁非論知仁相互用也
序講 孟子曰為治之道莫大于仁智然皆有要焉智者于天下之事固無所不知也然必事事求知則

當厚者也此言不及者之弊

其進銳者其退速

進銳者用心太過其氣易衰故退速覺軒蔡氏曰進

銳退速其病正在意氣方盛之時已有易衰之勢不待意氣已衰之後而始見其衰也

三者之弊理勢必然雖過不及之不同然

卒同歸於廢弛

○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

仁之而弗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

物謂禽獸草木愛謂取之有時用之有節新安

陳氏曰當取則取當用則用但有時存節即愛也若釋氏不取不用非矣程子曰

仁推已及人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於民則

可於物則不可統而言之則皆仁分而言之

則有序慶源輔氏曰學者於此三者之序有

者又有倒行逆施雜亂無次者要當因聖賢

之言反求之心涵養於未發之前體察於已

發之後毋感於異端母汨楊氏曰其分不同

於私欲然後是聖學工夫故所施不能無差等所謂理一而分殊者也

尹氏曰何以有是差等一本故也無偽也新安

陳氏曰暴殄者固非愛物矣梁武之宗廟不

用犧牲亦非愛物之宜蓋愛之而仁是以仁民者仁物也無怪其於民反不仁也夷之之愛無差等施由親始亦非仁民之宜蓋仁之而親是以親親者親民也無怪其無父而於親反不親也是皆倒行逆施之道無次序無

非不知務之實也。末句虛說。言外找出智不急先務。仁不急親賢亦猶是耳。士靖曰。克舜惟急先務與親賢。故堯以無名為大。舜以無為為治。

四書大成

遂寧張鵬翮鑒定

陸梯霞輯解不仁哉章全旨 此章借惠王以為人君之戒。與不仁者可與言哉章意同。非專論梁事也。上節斷惠王之不仁而言其意。下節因問而言其實。序講 孟子曰。君德莫貴于仁。乃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其心惻怛。以其所親而至愛者。推及其所疎而不愛者。而皆愛焉。不仁者其心殘忍。以其所疎而不愛者。累及其所親而至愛者。而皆不愛焉。今惠王政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者也。非不仁而何。沈誠菴曰。民物非不愛也。但較之親親則在所緩矣。仁者之及。必有恩惠以加之。不仁者之及。亦必有商

歸安沈磊

纂訂

歸安沈士靖附參
仁和王 變
仁和沈 遇
仁和馮文炳 全校

錢塘陸堦

盡心章句下

凡三十八章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

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所謂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也。

公孫丑曰何謂也。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爛其

殘以禍之二及字皆實事

陸梯霞輯解 首句虛下四句重在不仁邊正以明首句之意。○仁者推其愛親者以愛人。不仁者以其忍于他人者忍于其親。○仁者以萬物為一體無一物不在所愛之中。今乃以民物為所不愛何也。此亦所謂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之意。故朱子或問曰以家對國與天下而言則其理雖未嘗不一。然其厚薄之分亦不能無差等矣。蓋理一分殊之說也。故民亦吾所愛也。視親則為在所不愛矣。物亦吾所愛也。視民則又在所不愛矣。○及所不愛及所愛俱宜虛說註親仁民愛物等語勿與講為是。

士靖曰首篇首闢梁惠之言利終篇首斥梁惠之不仁其不仁也其利也。序講公孫丑問曰梁惠上何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孟子曰仁者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是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也。梁惠王則以貪土地之故糜爛其民之血肉而戰以爭之。至于大敗將復戰之又恐其不用命不能必勝。故使太子申監軍而被虜以死。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夫土地可以不愛者也。乃因土地以及其民。及因民以及子弟。是之謂以其所不

愛及其所愛也不仁之禍如此人君可不以此為戒哉

沈誠菴曰自內及外仁之序也。強忍而行者所當敦一本之愛以漸而推之也。所以學為仁也由疏速親不仁之極也。克伐怨欲者所當內消其萌外懲其忿推一體之誼以愛己之心愛人不但消患于未形而且致尊榮于吾親保子孫黎民于無疆也。

陸梯霞輯解 惠王本意不是驅所愛子弟以殉之兵敗被殺則似驅之也。此章是追論春秋諸侯無王之罪以戒當時諸侯。上節即聖經以著諸侯用兵之罪下節即借天子之權以見之。

序講孟子曰孔子所作春秋之經每于諸侯戰伐之事或書名或書人必寓譏貶之意無有以為合于義而許之者。但就中謂彼之戰猶有善于此之戰者則有之矣。如召陵之師責以包茅不貢猶知假尊王之義此類是也。然總之無義戰也。

陸梯霞輯解 春秋是拾春秋經非拾春秋時也。彼善于此二句正見得無義戰意。○無義戰指孔子書法說春秋二字一頓。○註擅與字且勿用出恐犯末

民而戰之大敗將復之恐不能勝故驅其所愛

子弟以殉之是之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

梁惠王以下孟子答辭也。糜爛其民使之戰

關糜爛其血肉也。復之復戰也。子弟謂太子

申也。以上土地之故及其民以民之故及其子

皆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此承前篇之

末三章之意言仁人之恩自內及外不仁之

禍由疏逮親。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

春秋每書諸侯戰伐之事必加譏貶以著其

擅興之罪無有以為合於義而許之者但就

中彼善於此者則有之如召陵之師春秋僖公四年

之類是也。雲峰胡氏曰春秋書戰皆以著諸侯無王之罪召陵之師猶知假尊

王之義

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

征所以正人也諸侯有罪則天子討而正之

此春秋所以無義戰也。新安陳氏曰春秋以道名分使征伐自天

子出春秋不作矣惟不自天子出而自諸侯出此春秋所以作也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

程子曰載事之辭容有重稱而過其實者學

節○彼善于此。亦是聖經備善之。不但孟子論理。序講。是句也。蓋征者所以正人也。諸侯有罪。則天子討而正之。以上伐下之義也。若彼此相敵之國。則不可相征也。敵國相征。是無王矣。春秋之戰。皆敵國相征。而本當高命于天下。後世有義戰乎。

陸梯霞輯解。此條正前上文。所以存心無義戰之意。一指天子。一指諸侯。敵國皆指論侯。○上伐下。不必天子親伐。只是命方伯以伐之耳。○繼說相征。便是無王。安得有義。

陸梯霞輯解。此章亦為好戰者而虛首節言書不可盡信。二三節即武成不可盡信以助之。○此章全為武成不可盡信而發。特以首節引起耳。非泛論讀書之法。而證以武成也。

序講。孟子曰。凡載事之書。學者當識其大義而已。不可執其詞而一一盡信之也。若盡信書詞。則或有害于義。既無以明聖賢之心。而反以滋後人之口實。不如無書之為愈也。

陸梯霞輯解。書字且泛。不專指尚書。然大意則照未節。是故武成一書。乃武王伐紂既歸。而史官作序講。

以紀事者也。篇固多。君子其間。僅取其奉天伐暴。反政施仁之二三策而已矣。其餘安可盡信也。沈誠菴曰。奉天伐暴之意。括其告神之詞。反政施仁之法。則指其散財發粟之事也。

陸梯霞輯解。奉天伐暴之意。屬初伐紂時。反政施仁之法。屬既伐紂時。○全重而已矣。三字。見其餘不可盡信。便帶起下節。

序講。如武成有云。血流漂杵。夫仁人之師。應天順人。天下自無與之敵者。以武王之至仁。伐紂之至不仁。應不戰而屈其兵矣。而何其與商人敵。至殺之而血流漂杵也。當時必無此事。但史官欲鋪張武功。故其詞云耳。書之不可盡信。有如此。

沈誠菴曰。血流漂杵。無論在彼在此。讀書者不以動其惻隱之心。而習于殘忍慘刻之事。則不仁之心。自此長耳。朱子所謂拔本塞源之論。不以彼殺彼之人而我快之也。

陸梯霞輯解。杵。春杵也。兵間安得有杵。曰。此正兵中所宜用也。古人凡行兵之人。須各携帶鋪板杵之屬。為營壘備也。又有羅鍋之類。行為羅罟。以為鋪板。陸梯霞輯解。有人曰。章全言。此上四章。皆救戰國

四書大成

者當識其義而已。苟執於辭。則時或有害於義。不如無書之愈也。

告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

武成。周書篇名。武王伐紂。歸而記事之書也。

策。竹簡也。取其二三策之言。其餘不可盡信也。

程子曰。取其奉天伐暴之意。反政施仁之法而已。

法而已。

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流漂杵也。

之流杵也。

杵。春杵也。或作鹵。楯也。武成言武王伐紂。

之前徒倒戈。攻於後以北。血流漂杵。孟子言此。則其不可信者。然書本意。乃謂商人自相殺。非謂武王殺之也。孟子之設是言。懼後世之惑。且長不仁之心耳。

問血流漂杵。乃紂前以為殺之者。皆商人。非周人者是也。而孟子不信。何哉。朱子曰。此亦拔本塞源之論。蓋雖殺者非我。而亦不忍言也。程子以為孟子設為是言。蓋得其微意。客有問陶弘景。註易與本草。孰先。陶曰。註易誤。不至殺人。註本草誤。則有不得其死者。唐子西曰。弘景知本草。而未知經。前世儒臣。引經誤國。其禍至於伏屍百萬。流血千里。武成曰。血流漂杵。當時倒戈攻後。殺傷固多。豈至血流漂杵乎。孟子深慮戰國之君。以此藉口。故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而謂血流漂杵。未足為多。豈示訓之至哉。經訓之禍。正此類也。以為畔經。豈不惑之甚。

孟子

兵爭之禍。聖賢仁天下之本心也。首節言強兵之罪。

天下詳言好仁之無敵以明之也。全重好仁節。○戰

國之時。以功力和勝。善為戰者。則謂之能臣矣。而孟

子前以為當服上刑。今又以為大罪。蓋所謂深救當

時之弊。使之循其本也。循其本。有造焉。其惟好仁乎。

好仁無敵于天下。若不志于仁。而徒欲以功力取勝。

則天下孰非其敵。勝與負。均為殘民而逆天也。

序講。孟子曰。今有人曰。我善為陳。使整而不亂。我

善為戰。使勝而不敗。斯人也。爭地爭城。殺人。以逞大

罪之人也。以

陸梯霞輯解。有人曰。蓋當時人臣自負之詞。大罪

重殃民上。

耶。○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為陳。我善為戰。大罪也。

陳去。制行伍曰陳。交兵曰戰。

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好去聲

南面而征。北狄怨。東面而征。西夷怨。曰奚為後

我。

此引湯之事以明之。解見前篇。

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兩去聲

又。以武王之事明之也。兩車數。一車兩輪也。

千書序作百。

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

書。泰誓文與此小異。孟子之意當云。王謂商

人曰。無畏我也。我來伐紂。本為安寧汝。非敵

商之百姓也。於是商人稽首至地。如角之崩

也。

征之為言正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戰。焉於虔反

民為暴君所虐。皆欲仁者來正己之國也。雲

胡氏曰。觀此復引書而言。則可知前章盡信

書。不如無書者矣。大抵此四章亦相承而言。

而征而北狄怨。方東面而征而西夷怨。其言曰。

奚為湯之征不先來救我。而使我獨後于他人乎。如

是則孰有敵之者。好仁無敵。湯其一證矣。

陸梯霞輯解。引湯重奚為後我一句。

序講。武王之伐殷也。皮革之兵車。不過三百。兩虎

賁之勇士。不過三千人。其不尚兵威如此。所恃不在

而征而北狄怨。方東面而征而西夷怨。其言曰。

奚為湯之征不先來救我。而使我獨後于他人乎。如

是則孰有敵之者。好仁無敵。湯其一證矣。

陸梯霞輯解。引湯重奚為後我一句。

序講。武王之伐殷也。皮革之兵車。不過三百。兩虎

賁之勇士。不過三千人。其不尚兵威如此。所恃不在

兵威也。

陸梯霞輯解。革車者。以皮為飾也。牧誓言武王戎

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虎賁。勇士稱也。周禮。虎賁氏

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軍旅會同亦如之。蓋如今之

親軍禁兵也。

序講。觀武王入殷之初。而謂殷民曰。爾等無畏懼。

我來除暴。以安寧爾也。非與百姓為敵也。于是民皆

若崩厥角。然以稽首焉。如是。則孰有敵之者。好仁無

敵。武王又一證矣。

陸梯霞輯解。稽首至地。如角之崩。言其叩頭抵地。

如獸角之下。觸也。崩。不是崩墜。只是垂向下意。○引

武重若崩厥角一句。

序講。夫國君好仁而自能無敵于天下者。何也。蓋

征之為言。以己之正。而正人之不正者也。民為暴君

所虐。皆欲仁者來正己之國也。

胡氏曰。觀此復引書而言。則可知前章盡信

書。不如無書者矣。大抵此四章亦相承而言。

而征而北狄怨。方東面而征而西夷怨。其言曰。

所磨各欲仁者以伐罪之師。來正己之國。而惟恐其或後也。豈有與之敵者。而彼善戰之人。安所用之哉。陸梯霞輯辨與人規矩章全旨。此章學貴心悟。不可徒恃教者之啓發。

序講 孟子曰。木工有梓匠。車工有輪輿。其教人也。能與人規矩。示之以可循之法。至于由規矩而神明之。有得心應手之巧焉。非不欲使之而不能使之也。亦存乎其人之自得而已。是知君子教人下學。可以言傳。上達必由心悟。學者其可不白勉乎。沈誠菴曰。將正意補出來。

陸梯霞輯解 本文如詩六義之比。未嘗說破。此乃以吾道之教者與學者言之也。○梓人蓋就山取木者。故以木名之。匠人則制木使成器者。故以工名。輪人車所重在輪。故別一工。與人除輪之外。凡車中事件。皆其所制也。考工記有梓人。輿人。車人。但所制與此不盡同。輿人為車。車人則為未而不分輪輿。匠人又治經界土。工梓人則治筍篋及布侯。蓋兼制也。

陸梯霞輯解舜之飯糗章全旨 此言舜之隨遇而安。始而貧賤也。是這箇舜。既而富貴也。是這箇舜。舜弟如常而已。

序講 孟子曰。嘗稽常舜其始之飯乾糗。茹草蔬也。貧賤極矣。而舜不自知其為貧賤也。吾窺其心。殆若將終身焉。及其後為天子也。被五章之衣。鼓五絃之琴。二女侍于其側。富貴極矣。而舜不自知其為富貴也。吾窺其心。殆若平素固有之。遇雖懸而心常一。非聖人所性分定其孰能之。

沈誠菴曰。孟子只說若將終身若固有之兩句。所以形容大聖人之超乎貧賤富貴者至矣。而其所以然之故。則不言也。朱子却推出所性分定四字來。即以孟子注孟子。而其骨理以透矣。陸梯霞輯解 終身固有互照看。以後日之富貴。觀之舜。非終身貧賤矣。以前日之貧賤。視之舜。非固有之富貴矣。○無慕于外。無動于中。舜之心。亦不自知其

一章以梁惠之戰為不仁。二章以春秋之戰為無義。三章言武王仁義之師。必無與滅。稟梓之事。四章言湯武仁義之師。必不用我善為戰之人。

○孟子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尹氏曰。規矩法度。可告者也。巧則在其人。雖大匠亦未如之何也。已蓋下學可以言傳。上

達必由心悟。新安陳氏曰。巧即規矩。熟後自巧者。上達即下學之覺悟處。未有舍下學而可以上達者。但巧與上達。非教者所能致力耳。未嘗以為出於規。莊周所論斲輪之意。蓋

如此。莊子天道篇。桓公讀書堂上。輪扁斲輪。讀首何言。即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

魄已夫。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之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古之人與其不可傳者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

○孟子曰。舜之飯糗茹草也。若將終身焉。及其為天子也。被袵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

去久反。茹音汝。袵之忍。反。果說文作媧。鳥果反。飯上聲。糗。飯食也。糗。乾糗也。茹。亦食也。袵。畫衣也。二女。堯二女也。果。女侍也。言聖人之心。不以貧賤而有慕於外。不以富貴而有動於中。隨遇而安。無預於已。所性分定故也。慶源輔氏曰。隨遇而安。不以物

如此自孟子形容之則見其如此

陸梯霞輯解吾今而後章全旨 此章做人好殺

序講 孟子有所為而感嘆曰吾今而後知殺人親

之取禍之重也天道好還無施不報殺人之父則人

亦必殺其父殺人之兄則人亦必殺其兄然則非自

殺其父兄也特假手于人而一聞耳殺人之親不亦

重乎

沈誠菴曰孟子以反言而范氏得正論反言之者所

以懲禍亂之因也正言之者所以廣仁孝之道也

士靖曰孝經曰愛親者不敢惡于人敬親者不敢

慢于人况殺人之親以及其親乎

陸梯霞輯解古之為關章全旨 此章慨橫征意孟

子借設關一節以寓傷今思古之意須得言外感嘆

口氣

序講 孟子曰事行在古為良法而在今為敝政者

即關可見矣古之為關也譏察與言異服之人將以

禦止暴客為民除害也此設關之本意也

序講 今之為關也商貨之出必有征商貨之入必

有征將以橫征害民而為暴而已古今仁暴之相反

如此可慨也夫

沈誠菴曰譏察非常愛民也征稅出入厲民也禦暴

為暴之意盡矣○范氏推廣其餘以見後世之政事

事與先王反蓋以仁為暴者如彼則行王政者即以

暴為仁一反其所為而已

陸梯霞輯解身不行道章全旨 此章見人當盡道

上二句以躬行言下二句以出令言舉妻子之近該

遠也

序講 孟子曰道者由己及人之本也身不行所當

盡之道則觀法無自雖近而妻子其化亦不行矣况

遠者乎使人而不以所當為之道則處置失宜雖近

而妻子其令亦不能行矣况遠者乎然則人惟先盡

在己之道可耳

陸梯霞輯解 如身不行孝難使妻子行孝身不行

弟難使妻子行弟是道不行也○使人不以道道字

若屬人看則是使其人去彼非理之事也若屬我看

只是我使之者不合理也還屬我為是如投以不堪

施以不怨之意加一能字勢不能也若道乃人所固

有非勢不能但無所觀感而興起耳故不用能字○

動已也無預於己不以己隨物也

○孟子曰吾今而後知殺人親之重也殺人之

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然則非

自殺之也一聞耳聞去聲

言吾今而後知者必有所為而感發也一聞

者我往彼來聞一人耳其實與自害其親無

異也范氏曰知此則愛敬人之親人亦愛敬

其親矣

○孟子曰古之為關也將以禦暴

譏察非常

今之為關也將以為暴

征稅出入○范氏曰古之耕者什一後世或

收大半之稅此以賦斂為暴也文王之囿與

民同之齊宣王之囿為阱國也此以園囿為

暴也後世為暴不止於關若使孟子用於諸

侯必行文王之政凡此之類皆不終日而改

也

○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使人不以道

不能行於妻子

身不行道者以行言之不行者道不行也使

可以信從也。苟身不行道，而在已有違理之行，雖妻
子且不能化之，以道矣。使人不以道而令人以違理
之事，雖妻子亦不能強之以從令矣。妻主順子，主承
而皆不行如此，况大庭廣眾之中，國門之外乎？
陸梯霞輯解：周於利章全旨。此章示人蓄德上二
句，輕下二句重。

序講：孟子曰：周于謀利者，家有餘蓄，雖遇凶年，亦
足以自給，而不能殺其身。周于脩德者，心有餘理，雖
遇邪世，亦足以自立，而不能亂其守也。可見人當厚
積其德矣。

沈誠菴曰：周于德者，如孔子所謂知仁勇。孟子所謂
知言養氣是也。識不足則眩于邪正，而莫識所從，守
不足則移于禍福，而執義不堅，氣不足則懾于威武，
而不能自持，皆邪世所能亂者也。

陸梯霞輯解：孟子不言利，而此言之。主周于德而
言，借以為喻而引起耳。○邪世與亂世有別，治亂以
政言，邪正以道言也。邪世如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
作是也。有定見則邪不能眩，有定力則邪不能搖。
陸梯霞輯解：好名之人，章全旨。既曰好名之人，便
是非其人矣。此章是觀人之法，只在孔子察其所安。

一句內，主意在注勉忽二字。

序講：孟子曰：天下有好名之人，矯情于譽，雖與之
千乘之國，亦讓而弗居。然苟非真能讓國之人，即一
簞之食，一豆之羹，得之則喜，見于色，失之則怒，見于
色焉。所以能讓國者，名在故也。所以簞食見于色者，
名不在而真情發見矣。觀人不于其所勉，而于其所
忽，然後得其所安之實也。

沈誠菴曰：苟非其人，句內須填補能輕富貴四字意
才明。矯情與真情，繫對看。能字是有意矯持，不覺
字是無心呈露。觀人以下，是推言外之意。所勉與所
安，繫對所勉，即便是矯情所安，即便是真情所忽。
乃是取其勉而獻其安者，人品之實，于是而定也。

士靖曰：審其理而勉于讓，則其勉為克己，驚其名
而勉于讓，則其勉為為人。故此章要看好名二字。

陸梯霞輯解：不信仁賢，章全旨。此章示治要，蓋國
之楨幹在仁賢，國之防維在禮義，國之綱紀在政事。

也。○仁賢為國之本，禮義自仁賢而出，政事自仁賢
而脩。申說亦有理。
序講：孟子曰：為國之要有三人，君當知所重而急
圖之。如國之所恃以植立者，以有無私之仁人，有德

人不以道者，以事言之，不能行者，令不行也。

○孟子曰：周於利者，凶年不能殺，周於德者，邪
世不能亂。

周足也。言積之厚，則用有餘。慶源輔氏曰：德
餘用而外物不足以亂之。若夫挾一善一長，
而自以為足，欲以遊於邪世，鮮有不為其所
亂者矣。故良農不患乎年之有凶，而惟患乎
蓄糧之不厚；君子不患乎世之難處，而患乎
德之不周。戰兢自持，死而後已，凡皆以周其德也。

○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
簞食豆羹見於色。

好乘食皆去。聲見音現。

好名之人，矯情于譽，是以能讓千乘之國。然

若本非能輕富貴之人，則於得失之小者，反
不覺其真情之發見矣。蓋觀人不於其所勉，
而於其所忽，然後可以見其所安之實也。

朱子曰：讓千乘之國，惟賢人能之。然好名之人，亦
有時而能之。本非真能讓國也。徒出一時之
慕名，而勉強為之耳。這邊雖能讓千乘之國，
那邊簞食豆羹，必見於色。東坡謂人能碎于
金之壁，而不能無失聲於破釜，正此意也。苟
非其人，其人指真能讓國者，非指好名之人
也。○常把此一段對鄉為身死而不受為義

蓋此段是好名之心，勝大處打得過，小處漏
綻也。動於萬鍾者，是小處掩掩得過，大處發
露也。○千乘之國，辭受之間，十目所視，十手
所指之地也。簞食豆羹，得失之際，則微矣。人
亦何暇注其耳目於斯哉？此好名之士，所以
飾情於彼，以取美名，而不意鄙吝之真
情實態，乃發露于忽易不虞之地也。

之賢人爲之輔也。苟信任不專，則朝廷之上無所倚賴。而國若空虛之國矣。豈可不信仁賢乎？

陸梯霞輯解：仁賢分言，則仁仁人也。賢有德之人也。合言則仁德之賢人也。○仁賢還作兩等人看。

士靖曰：爲善以求仁爲先，爲國以行仁爲本。賢而不本于仁，非所以脩身輔君道民也。

序講：國之所恃以維持者，以有品節之禮。裁制之義爲之防也。苟弛縱弗立，則名分無以辨，民志無以定。而上下亂矣。豈可以無禮義乎？

陸梯霞輯解：禮義照本文上下看。專主名分說，別尊卑之謂禮。防僭竊之謂義。○禮必有義，義即其所

以爲禮之理也。○禮義二字各有道理，平說更分曉。○上下亂謂上替而下僭也。

序講：國之所恃以充裕者，有大綱之政，細目之事。爲之經理也。苟廢墜弗脩，則其源無以開，其流無以節。而財用不足矣。豈可以無政事乎？三者爲國之大

要也。沈誠菴曰：生之無道，則財之源不開也。用之無度，則財之流不節也。而取之無度，則耗于下，與財用不足何關？蓋百姓不足，君孰與足之意，乃財用不足上下

俱困之大關也。孟子本三項平說，而尹氏則直以歸之仁賢，真得爲治之大要。非徒無寔用之空言也。

陸梯霞輯解：政事所該者廣，不止理財而理財亦在其中。如周禮九職任萬民，生之有道也。九賦斂財，賄取之有度也。九式節財用，用之有節也。三意總括是開財源節財流二意。○三段語意三平各閱看。尹註以仁賢爲本於理亦足，但非孟子本意。故在圈外。

陸梯霞輯解：不仁得國章全片。此章見得天下之當仁得國，以土地言得天下，以人心言。

序講：孟子曰：不仁之人，上以力脇其主，下以術愚其民。而以此盜國，則亦有之矣。至于普天之下，萬邦之廣，欲以術而愚之，則一人之術有限，而天下之大不可勝也。欲以力而脇之，則一人之力有限，而天下之大不可勝也。若以此而得天下，斷斷乎未之有也。

沈誠菴曰：仁者有安民濟世之心，其經綸制度皆自天理中流出，所謂大智也不仁之人，天理既滅，絕矣。

所見無非利欲，所謀必出狡詐，故曰騁其私智。然蓋君子得國而朱子直曰益，蓋以彼變詐，倘遇明哲之君，則誅戮之不暇，而能得國乎？惟乘人之昏庸醉夢

○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空虛言若無人然。無禮義則上下亂。無政事則財用不足。生之無道，取之無度，用之無節，故也。○尹氏曰：三者以仁賢爲本，無仁賢則禮義政事處之皆不以其道矣。

新安陳氏曰：禮義由賢者仁賢爲本也。何代不生賢在人，君能信用之耳。有之而不信用，與無人同。孟子不曰無仁賢，而曰不信仁賢，見仁賢信用之則有不信用則無，此不信二字之深意。

○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空虛言若無人然。無禮義則上下亂。無政事則財用不足。生之無道，取之無度，用之無節，故也。○尹氏曰：三者以仁賢爲本，無仁賢則禮義政事處之皆不以其道矣。

○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空虛言若無人然。無禮義則上下亂。無政事則財用不足。生之無道，取之無度，用之無節，故也。○尹氏曰：三者以仁賢爲本，無仁賢則禮義政事處之皆不以其道矣。

○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空虛言若無人然。無禮義則上下亂。無政事則財用不足。生之無道，取之無度，用之無節，故也。○尹氏曰：三者以仁賢爲本，無仁賢則禮義政事處之皆不以其道矣。

○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空虛言若無人然。無禮義則上下亂。無政事則財用不足。生之無道，取之無度，用之無節，故也。○尹氏曰：三者以仁賢爲本，無仁賢則禮義政事處之皆不以其道矣。

○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空虛言若無人然。無禮義則上下亂。無政事則財用不足。生之無道，取之無度，用之無節，故也。○尹氏曰：三者以仁賢爲本，無仁賢則禮義政事處之皆不以其道矣。

○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空虛言若無人然。無禮義則上下亂。無政事則財用不足。生之無道，取之無度，用之無節，故也。○尹氏曰：三者以仁賢爲本，無仁賢則禮義政事處之皆不以其道矣。

○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空虛言若無人然。無禮義則上下亂。無政事則財用不足。生之無道，取之無度，用之無節，故也。○尹氏曰：三者以仁賢爲本，無仁賢則禮義政事處之皆不以其道矣。

○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空虛言若無人然。無禮義則上下亂。無政事則財用不足。生之無道，取之無度，用之無節，故也。○尹氏曰：三者以仁賢爲本，無仁賢則禮義政事處之皆不以其道矣。

○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空虛言若無人然。無禮義則上下亂。無政事則財用不足。生之無道，取之無度，用之無節，故也。○尹氏曰：三者以仁賢爲本，無仁賢則禮義政事處之皆不以其道矣。

○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空虛言若無人然。無禮義則上下亂。無政事則財用不足。生之無道，取之無度，用之無節，故也。○尹氏曰：三者以仁賢爲本，無仁賢則禮義政事處之皆不以其道矣。

○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空虛言若無人然。無禮義則上下亂。無政事則財用不足。生之無道，取之無度，用之無節，故也。○尹氏曰：三者以仁賢爲本，無仁賢則禮義政事處之皆不以其道矣。

○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空虛言若無人然。無禮義則上下亂。無政事則財用不足。生之無道，取之無度，用之無節，故也。○尹氏曰：三者以仁賢爲本，無仁賢則禮義政事處之皆不以其道矣。

○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空虛言若無人然。無禮義則上下亂。無政事則財用不足。生之無道，取之無度，用之無節，故也。○尹氏曰：三者以仁賢爲本，無仁賢則禮義政事處之皆不以其道矣。

○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空虛言若無人然。無禮義則上下亂。無政事則財用不足。生之無道，取之無度，用之無節，故也。○尹氏曰：三者以仁賢爲本，無仁賢則禮義政事處之皆不以其道矣。

○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空虛言若無人然。無禮義則上下亂。無政事則財用不足。生之無道，取之無度，用之無節，故也。○尹氏曰：三者以仁賢爲本，無仁賢則禮義政事處之皆不以其道矣。

○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空虛言若無人然。無禮義則上下亂。無政事則財用不足。生之無道，取之無度，用之無節，故也。○尹氏曰：三者以仁賢爲本，無仁賢則禮義政事處之皆不以其道矣。

○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空虛言若無人然。無禮義則上下亂。無政事則財用不足。生之無道，取之無度，用之無節，故也。○尹氏曰：三者以仁賢爲本，無仁賢則禮義政事處之皆不以其道矣。

○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空虛言若無人然。無禮義則上下亂。無政事則財用不足。生之無道，取之無度，用之無節，故也。○尹氏曰：三者以仁賢爲本，無仁賢則禮義政事處之皆不以其道矣。

○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空虛言若無人然。無禮義則上下亂。無政事則財用不足。生之無道，取之無度，用之無節，故也。○尹氏曰：三者以仁賢爲本，無仁賢則禮義政事處之皆不以其道矣。

○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空虛言若無人然。無禮義則上下亂。無政事則財用不足。生之無道，取之無度，用之無節，故也。○尹氏曰：三者以仁賢爲本，無仁賢則禮義政事處之皆不以其道矣。

○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空虛言若無人然。無禮義則上下亂。無政事則財用不足。生之無道，取之無度，用之無節，故也。○尹氏曰：三者以仁賢爲本，無仁賢則禮義政事處之皆不以其道矣。

○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空虛言若無人然。無禮義則上下亂。無政事則財用不足。生之無道，取之無度，用之無節，故也。○尹氏曰：三者以仁賢爲本，無仁賢則禮義政事處之皆不以其道矣。

○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空虛言若無人然。無禮義則上下亂。無政事則財用不足。生之無道，取之無度，用之無節，故也。○尹氏曰：三者以仁賢爲本，無仁賢則禮義政事處之皆不以其道矣。

○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空虛言若無人然。無禮義則上下亂。無政事則財用不足。生之無道，取之無度，用之無節，故也。○尹氏曰：三者以仁賢爲本，無仁賢則禮義政事處之皆不以其道矣。

○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空虛言若無人然。無禮義則上下亂。無政事則財用不足。生之無道，取之無度，用之無節，故也。○尹氏曰：三者以仁賢爲本，無仁賢則禮義政事處之皆不以其道矣。

陰施攘竊之術如田氏三晉之所為耳。

陸梯震輯解民為貴章全旨。此章為不恤其民者而發首節言輕重之等。下三節詳其實。全重民為貴。一句社稷與君俱借來形容之。○全章首節為主首。節又以民為貴一句為主。次節申民為貴。三節申君輕於社稷則輕於民可知。亦見民為貴。末節申社稷輕於民亦見民為貴。總之為當時之君不知重民而發。

序講 孟子見當時為君者。自視不勝其尊。視民如草芥而不知恤。故抑此伸彼而微之曰。以分言之。則君為至貴。社稷之尊次之。而民則至賤者也。若以理言。則民為至貴。即社稷之神亦次於民。至于君雖神人之主。而實為至輕焉。

陸梯震輯解 此節三句俱虛說。重民為貴一句。○註國以民為本。以下云。皆推原之詞。且勿露。○周禮大司徒。設其社稷之壇。而樹之。田主。壇在壇之四面。田主。田神也。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封人掌設王之社。遺為畿。封而樹之。白虎通曰。天子社。稷方五丈。取五方五色土。封之。諸侯半之。各以其所守之方一色。土封之。皆冒以黃土。○周禮

圖社稷壇相并。社壇在東。稷壇在西。各三級。壇在四隅。如矩曲方。○趙氏曰。社所以祭五土之神。稷所以祭五穀之神。稷非上無以生。土非稷無以見。生生之效。以其同功均利以養人故也。

序講 惟民為至貴。是故得乎丘野之民心者。則天下歸之。而為天子。夫天子至貴也。而得乎民心者。為之。則民之為貴可知矣。若夫得乎天子之心者。不過為五等之諸侯。得乎諸侯之心者。不過為三命之大夫。皆不如得乎丘民者之貴也。民心之所係。不誠重乎。

陸梯震輯解 此節全重得乎丘民句。下二句俱輕。○得乎天子亦可為天子。若舜禹是也。然舜禹之得乎天子。亦得乎民。觀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與夫朝覲訟獄。謳歌之皆歸可見。此曰得乎天子而為諸侯。則是未得乎丘民者也。

序講 至于諸侯之立。所以保民而主社稷也。若放縱無道。不能保民。而危及社稷。則當變易君位。更置賢者。以主之。而人君不能行常尊矣。是君輕于社稷也。而其輕于民可知矣。

陸梯震輯解 諸侯危社稷。要跟虐民來。變置是變

以民為本。社稷亦為民而立。而君之尊。又係

於二者之存亡。故其輕重如此。○開民貴君輕

後世篡奪之端。耶。朱子曰。以理言之。則民貴

以分言之。則君貴。此因兼行而不悖也。各以

其時視其輕重之所在而已。爾蓋不惟其是

而姑借聖賢之說。則亦何詞之不可借。而所

以啓後人之禍者。又豈止於斯乎。

是故得乎丘民而為天子。得乎天子為諸侯。得

乎諸侯為大夫。丘民。田野之民。至微賤也。然得其心。則天下

歸之。天子至尊貴也。而得其心者。不過為諸

諸侯危社稷則變置

諸侯無道。將使社稷為人所滅。則當更立賢

君。是君輕於社稷也。

犧牲既成。黍稷既潔。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

則變置社稷。成盛音

祭祀不失禮。而土穀之神。不能為民禦災捍

患。則毀其壇壝而更置之。亦年不順成。八蜡

祭不通之意。記郊特。是社稷雖重於君。而輕

於民也。南軒張氏曰。人君惟恃崇高之勢。而

以危其社稷。使其知民之貴。社稷次之而已。不與焉。則必兢兢業業。不敢自恃。惟懼其失

易其位更立賢君與滅國不同。序講社稷之立所以佑民生也。苟純色之犧牲既肥。瞻黍稷之粢盛。既潔馨而且春。祈秋報祭。祀不失其時。然而或早乾或水溢。不能為民禦災捍患。則當毀其壇。徙置他所以示更新之意。而社稷不能常有常享矣。是社稷輕于民也。而君之輕于民。益可知矣。陸梯霞輯解。記郊特牲。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為蜡。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享之也。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也。祭百種以報嗇也。饗農及郵表啜禽獸仁之至義之盡也。古之君子使之必報之也。迎貓為其食田鼠也。迎虎為其食田豕也。迎而祭之也。祭坊與水庸事也。八蜡以記四方。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以謹民財也。順成之方。其蜡乃通。八蜡先嗇。一司嗇。二百種。三農。四郵表啜。五貓。虎。六坊。七水庸。八年不順成。八蜡不通。蓋以其神無功。故不報祭。此正與變置社稷之意同。不順雨陽不時。不成謂五穀不登。先嗇神農也。可嗇上古后稷百種。可百穀之種。神農田峻之官。郵表啜居之以督農。迎貓迎虎。迎其神。坊以止水庸。溝也以受水事。謂農事之備。八蜡不通。不與四方相通而祭。

之也。則民心得而社稷可保矣。是以明主畏其民而闇主使民畏其民者。昌使民畏者。亡。○慶源輔氏曰。天生民而立之君。以司牧之。是君為民而立也。世衰道微。至戰國時。為君者不知其職。視民如草芥。而不知恤也。故孟子發此論。而明辨之。其丁寧警切之意。可謂仁矣。

○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鄙夫寬。奮乎百世之上。句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非聖人而能若是乎。而况於親炙之者乎。

興起。感動奮發也。親炙。親近而熏炙之也。餘

陸梯霞輯解。聖人百世章全百。此章表夷惠之為聖人。首二句言聖人為百世師。而歸之夷惠。下言其百世師之實。而申明其為聖人也。○張用霖曰。伯夷柳下惠。孔子皆謂之賢。而孟子獨謂之聖。當時或有謂夷惠不足為聖者。故孟子有是言。序講。孟子曰。行造其極之謂聖人。既為聖人。則自一世以至百世。皆是為人之師表也。求其可以當此者。伯夷柳下惠。是其人也。故伯夷往矣。聞其風之清者。雖愚頑之夫。亦化而有分。辨雖怯懦之夫。亦化而有特立之志。無不以其清為師也。柳下惠往矣。聞其風之和者。雖偷薄之夫。亦化而為敦厚。雖粗鄙之夫。亦化而為寬大。無不以其和為師也。夫二子奮起乎百世之上。若是其遠。而百世之下。聞其風者。莫不興起。若是其長。向使清非聖人之清。而猶有所難。和非聖人之和。而猶有所乖。則人往而清和之風。亦與俱往矣。安能感化之若是哉。夫百世之下。聞其風者。猶感化之若是。而况與聖人。生同其時。親近而薰炙之者。則其感化也。又當何如哉。信乎其為百世之師也。沈誠菴曰。孟子所稱。登惠為百世頑懦薄鄙之人。救也。

見前篇。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仁者。人之所以為人之理也。然仁。理也。人物也。以仁之理。合於人之身而言之。乃所謂道者也。○程子曰。中庸所謂率性之謂道。是也。朱子曰。人之所以得名。以其仁也。言仁而不。言人。則不見理之所寓。言人而不言仁。則人。不過是一塊血肉耳。必合而言之。方見得道理出來。○如中庸。仁者。人也。是對義者。宜也。意。又不同。人字。是以人身言。人自有生意。脩道。以仁。便說仁者。人也。是切已言之。孟子是統而言之。○仁。則性而已矣。道。則父子之親。君臣之分。見於人之身。而尤著者也。○朱氏公遷曰。仁。以天理言。仁者。人身之大理也。子思以生理言。孟子以所以為人之理言。子思

陸梯霞輯解。朱子曰。孟子于二子論之詳矣。雖以爲聖人之清和。又嘗病其隘與不恭。且以其道不同。于孔子而不願學也。及其一旦發爲此論。乃以百世之師歸之。而孔子反不與焉。蓋孔子道大德中而無迹。故學之者沒身鑽仰而不足。二子志潔行高而迹著。故慕之者一日感慨而有餘也。○汪氏曰。聖人達則澤及當時。窮則風傳後世。于此不及伊尹者。夷惠不爲政于天下。所可言者。風而已。伊尹異于是。故不及之。○廉遠地則堂高。廉不是堂口之磚。乃是堂口磚之角處。角謂其人字存也。非兩角也。故曰廉隅。隅亦角也。故又曰廉隅。角峭厲。○首句。聖人二字重。宜一頓。故問至若是乎。正解夷惠之師百世而斷其由。于聖人也。况于親炙伊尹。無此一容。則似聖人可以師百世。而友未必感當。故追論之。疑反不甚重。○親炙。必生同時。又居同地方。是謂云親近而薰炙之。其分則。

欲人推之而有序。孟子欲人體之而不違。生理即天地生物之心。所以爲人之理。即器中之道。物中之則也。中庸脩道以仁以仁之全體言。仁者人也。以仁之名義言。親親爲大。以仁之事。或曰外國。本人也。之下有義也者。宜實言也。禮也者。履也。智也者。知也。信也者。實也。凡二十字。今按如此。則理極分明。然未詳其是。否也。

○孟子曰。孔子之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去齊接淅而行。去他國之道也。重出。

○孟子曰。君子之尼於陳蔡之間。無上下之交也。

序講。孟子曰。人皆知仁與道之名。而不知皆吾所固有也。仁也者。非虛懸之理也。在天爲生物之心。在人爲有生之理。即人之所以爲人者是也。原未始有分也。但人爲私意所隔。仁與人始分耳。惟以仁之理而合于人之身。就其合處而言之。則行之于君臣。即爲君臣之道。行之于父子。即爲父子之道。行之于人倫。日用無往而非人倫。日用之道。豈待外求者哉。人亦反身而自得之可矣。

也。

君子孔子也。尼與厄同。君臣皆惡。無所與交也。慶源輔氏曰。陳蔡之厄。聖人之極否也。也是亦氣數之窮。在聖人則何與焉。

○貉稽曰。稽大不理於口。貉音。

沈誠菴曰。仁之理。性命之各正也。人之身。形骸之獨封也。以此理合乎此身。則所謂率性者是也。陸梯霞輯解。仁者人之所以爲人之理。人之所以爲天地之心。五行之秀。而靈于萬物者。以其仁。爾知人之所以爲人。則知仁矣。然仁理也。人物也。人爲私欲所間隔。則其理雖存。而人不能合之。而道不可見。惟夫人而仁焉。天理雖然。無所間隔。則其自然發見。各有條理者。無非道也。○此單言仁。兼四德萬善在其中。○合非用力字。要看言之二字。○主意在合字。止人知下句說。個合字。不知上句即寓合字意了。○仁人道三字。當重人字爲是。

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孔子也。肆不殄厥慍。

趙氏曰。爲士者。益多爲衆口所訕。按此則慍當從士。今本皆從心。蓋傳寫之誤。

漢書無俚。前漢李布贊。方言亦訓賴。

孟子曰。無傷也。士憎茲多口。

趙氏曰。貉。姓。稽。名。爲衆口所訕。理賴也。今按。

各有道也。上段即其言而釋其道。下段即其事而釋其道。

序講 孟子曰昔孔子為受女樂而去魯曰遲遲吾行也豈滯滯也哉去父母之國恩重于義道當如是也又因晏嬰之沮而去齊則接淅而行豈急遽哉去齊他國恩不掩義道當如是也或遲或速聖之時也陸梯霞輯解君子之尼章全旨 此原聖人處窮之故不曰孔子而曰君子見其不宜厄而厄也不宜厄而厄自是君臣皆惡無所以交故耳于君子乎何尤序講 孟子曰君子抱道而行宜無不得乃絕糧于陳蔡之間而受厄也為其上無好賢之君下無薦賢之臣以為之交而際可公養之禮皆不備也是以不免于厄而豈道之咎乎

陸梯霞輯解 下句釋上句言見厄非道之故也。○是時陳蔡臣服于楚若昭王來聘孔子陳蔡大夫安敢圍之且據論語絕糧當去衛如陳之時陳蔡大夫發徒圍之說不足信其絕糧者亦是無上下之交而懷資不足無從得糧耳

也通章重士字即文王孔子亦士也

序講 貉稽曰人得眾口之譽則有所賴稽今為眾口所訕大不賴于眾口將若之何

陸梯霞輯解 一說理字不作賴只是有分辨之意謂全不分理清白妄加譏訕故曰不理於口其說亦通

序講 孟子曰毀譽由人修為在我不理于口無傷于我也凡為士者則益增茲多口之訕矣

陸梯霞輯解 為士者益多為眾口所訕正見其無傷意憎多二字與上大字相應○士字地步儘高觀以文王孔子為証可見不是謂稽為士○增益也德愈高則知之者益希行愈卓則嫉之者益眾故比常人更多訕要兼此二意

序講 試以古之增茲多口者言之詩邶風柏舟之篇有云憂心悄悄然其甚而猶見愠于羣小此非為孔子言也而惟孔子之事足以當之又大雅綿之篇有云故令不矜絕人之愠怒而亦不墮墜已之聲聞此非為文王言也而惟文王之事足以當之夫孔子文王聖人也兩聖人猶不免于多口然則君子患在我者未盡耳多口何傷乎

亦不墮厥問文王也

詩邶風柏舟及大雅綿之篇也悄悄憂貌愠怒也本言衛之仁人見怒於羣小孟子以為孔子之事可以當之肆發語辭墮墜也問聲問也本言大王事昆夷雖不能殄絕其愠怒亦不自墜其聲問之美孟子以為文王之事可以當之○尹氏曰言人顧自處如何盡其在我者而已

○孟子曰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昭昭明也昏昏闇也尹氏曰大學之道在自

昭明德而施於天下國家其有不順者寡矣

○孟子謂高子曰山徑之蹊間句介然用之而

成路句為間不用則茅塞之矣今茅塞子之心

矣介音

徑小路也蹊人行處也介然倏然之頃也用

由也路大路也為間少頃也茅塞茅草生而

塞之也言理義之心不可少有間斷也慶源

曰理義之心人所固有雖易發而亦易窒善端發處體察而力充之則可以成德否則內

為氣習所蔽外為物欲所誘而遂窒之矣

沈誠菴曰孟子只據高孔子文王作榜樣與他看而自處二句意隱然自見于言外自處如何省問之詞也蓋其在我直下承當之詞也而已者無恤人言之意也

陸梯霞輯解 上引詩重愠于羣小下引詩重不珍厥愠二愠字俱是人愠我即訕意也○舉文王孔子所以見其無傷也盡其在我之意在言外○孔子嘗之如見毀于叔孫文王當之如見囚於羣里

陸梯霞輯解以其昭昭章全旨 此指治人者言重身教二段抑揚不平看思古以傷今也

序講 孟子曰人已同明斯為德化之盛然貴其身先之也如賢者自明其德推以新民以其昭而又昭者使人皆昭昭求之已也今則不自明其德乃以其昏昏而使人昭昭求之入也豈能明明德于天下哉

陸梯霞輯解 重言昭昭者明而又明極其明也○上使字重倡率意雖有政令所重不在此下使字即徒令而已

陸梯霞輯解 孟子謂高子章全旨 此見心學不可少有間斷 亭講 孟子謂高子曰理義之心人所固有雖易發

而亦易窒有如山中小徑僅容人之蹊步間未見為大路也若倏忽之頃人皆用而行之遂成大路然雖成路及為間之暫不用以行則依舊茅草塞之矣是路之通塞一視于用不用如此然則人心善端發處一蹊間也體察而力充之則開豁光明一大路也功夫少有間斷內為氣習所蔽外為物欲所誘而遂室之一茅塞也出入存亡之機只在一念須臾之際今于本心未嘗不明向道亦非無路乃存養未幾而放失繼之氣習物欲窒其理義是茅塞子之心矣心學貴純子其思所以用之哉

沈誠菴曰理義之心二句言外補出正意來

陸梯霞輯解 高子齊人嘗學于孟子去而學他術○正意在末句用與不用喻心學加功與不加功也所重尤在介然為問四字提醒高子見心學不可少百問斷全在此四字○為問不用二句是承上句意貫說不是以用不用對說○學問漸進則理義日開

學問纔止則理義日窒氣習物欲皆塞理義之心之也學問廢弛譬之茅又生而塞子之心矣高子為知人如前篇論小弁後章論禹文王樂其固陋室塞可

○高子曰禹之聲尚文王之聲

尚加尚也豐氏曰言禹之樂過於文王之樂

孟子曰何以言之曰以追蠡追音堆 蠡音禮

豐氏曰追鐘紐也周禮所謂旋蟲是也見考工記

蠡者齧木蟲也言禹時鐘在者鐘紐如蟲齧

而欲絕蓋用之者多而文王之鐘不然是以

知禹之樂過於文王之樂也

曰是奚足哉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與平聲

豐氏曰奚足言此何足以知之也軌車轍迹

也兩馬一車所駕也城中之涂容九軌詳周禮冬

官匠車可散行故其轍迹淺城門惟容一車

車皆由之故其轍迹深蓋日久車多所致非

一車兩馬之力能使之然也言禹在文王前

千餘年故鐘久而紐絕文王之鐘則未久而

紐全不可以此而議優劣也○此章文義本

不可曉舊說相承如此而豐氏差明白故今

存之亦未知其是否也

○齊饑陳臻曰國人皆以夫子將復為發棠殆

不可復復扶又反

先時齊國嘗饑孟子勸王發棠邑之倉以賑

士靖曰言介然則成之亦非其難言為聞則喪之亦若甚易

陸梯霞輯解禹之聲章全旨 此章見聖樂不可輕議上節高子妄擬聖樂下三節孟子詰之而得其說

復辨其說之非通重禹 文王形之 聖人也禹作大夏文王

序講 高子曰禹與文 聖人也禹作大夏文王

作象節南籥皆聖人之樂也然以我較之禹樂聲之美其尚文王之樂聲乎

序講 孟子詰之曰聖人之樂未易知也子何所據而以禹樂為尚于文王乎高子曰樂之優劣視人用之多寡用之多寡視樂器之完虧吾觀禹樂之鐘紐

如虫鬻而欲絕必聲美而用者多故其器將虧也文王之追不然以是而知其尚于文耳

陸梯霞輯解 按周禮考工記鐘縣為旋旋蟲謂之幹蓋縣鐘之紐也其形如環環有盤旋之義於旋之上為蟲形以飾之○鐘乃樂之一器舉鐘則眾樂器可知

序講 孟子曉之曰追蠡之迹是奚足以知樂哉試以車轡言之彼城門車轍之迹獨深于城中者豈一車兩馬之力使之獨深者與蓋眾軌出入恒由于此

而日久所積故也然則禹之追蠡亦前千餘年而日久積用而然耳豈為其優而多用之耶何可以此擬文而漫云尚也

陸梯霞輯解 是字指追蠡城門二句應追蠡句見禹之追蠡以時久更不必說文王○城門之軌貼轍迹深意在內喻鐘之蠡也兩馬之力貼日久車多所致在內喻禹在文王前于餘年也日久故車多不平

○周禮冬官下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涂九軌注國中城內也經緯謂涂也經緯之涂皆容方九軌凡八尺為軌廣九軌積七十二尺則此涂十二步也

陸梯霞輯解齊饑章全旨 此章見孟子知止之義首節陳臻述國人之意而度其不可為下是孟子舉晉人之事而決其不可為

序講 孟子在齊值齊國又飢陳臻曰昔齊飢夫子為請于君發棠邑之粟以賑之矣今日國人望眼皆以夫子將復為請于君而發棠邑之粟以臻論之殆不可復為請也

陸梯霞輯解 國人皆以句是望之以私情殆不可復句是度之以已意

四書大義

貧窮至此又饑陳臻問言齊人望孟子復勸

王發棠而又自言恐其不可也

孟子曰是為馮婦也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卒

為善士則之野有眾逐虎虎負嵎莫之敢撻望

見馮婦趨而迎之馮婦攘臂下車眾皆悅之其

為士者笑之

手執曰搏卒為善士後能改行為善也之適

也負依也山曲曰嵎撻觸也笑之笑其不知

止也疑此時齊王已不能用孟子而孟子亦

將去矣故其言如此 慶源輔氏曰齊人之所

子之所以自守者義也夫告君以發粟賑民

是亦美事固君子所樂為者但是時齊王已

不能用孟子而孟子亦將去矣故其義不當

復有所言耳君子之所為與時變化不主故

常惟義理如何耳豈徇其常

所為者以取人之屢快哉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

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

石子不謂性也

程子曰五者之欲性也然有分不能皆如其

願則是命也不可謂我性之所有而求必得

之也愚按不能皆如其願不止謂貧賤蓋雖

富貴之極亦有品節限制則是亦有命也 朱

士靖曰發倉賑飢一時權宜之計也國有恒制則
藏富于民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何用發倉哉
序講孟子曰君子于事當為則為當止則止以我
今日在齊所遇如此而復請為發棠是為馮婦也晉
人有馮婦者專善搏虎之技卒之改其前行而為善
士是足見重于士林矣則一日之野有眾逐虎虎方
負于山岫據險之威莫敢攖觸者及望見馮婦眾遂
趨而迎之馮婦見獵心喜攘臂下車以徇其請斯時
也眾逐虎者皆悅之其為知禮義之士者則笑之笑
其為善之不終而不知止也復請發棠得無類是而
為士君子所竊笑也哉誠如子言有所不可也
沈誠菴曰君子之仕也將以行王道也非止以一事
一言取悅于眾也齊王已不能用孟子則以去為道
者見幾之智守身之義也蓋已不能用而有言安必
其聽而以去為義則非復進言之時矣此出處語默
之道未有不相關者也集註下一疑字以此處去齊
無明文也疑而猶為此說者以君子之立言不當如
此而乃如此者是必有故也所以終斷之曰故其言
如此

曰此性字指氣質而言此命字合理與氣而
言五者之欲固是人性然有命分既不可謂
我性之所有而求必得之又不可謂我分可
以得而必欲極其欲如貧賤不能如願此固
分也富貴之極可以無所不為然亦有限制
裁節又當安之於理如紂之酒池肉林却是
富貴之極而不知限節若以其分言之固無
不可為但道理却恁地不得今人只說得一
邊不知合而言
之未嘗不同也
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
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
君子不謂命也
程子曰仁義禮智天道在人則賦於命者所
稟有厚薄清濁然而性善可學而盡故不謂

善士淺看只是脩己繕行改去前日逞技角力之陋
習意
陸梯霞輯解 是字指勸王發棠○馮姓婦名也○
性命上節是性中有命下節是命在性中欲人盡性
而立命不可甘心于欲而暴棄于理也○性命一也
天所限制為命我所稟受為性前五者雖我所稟受
而實天所限制後五者雖天所限制而實我所稟受
通章主意不過如此○上性字是人心下性字是道
心上命字指富貴貧賤而兼有理下命字指清濁厚
薄而兼所值○既曰各就其重處言之則抑此抑彼
兩節俱有前節則伸命而抑性後節則伸性而抑命
其重處即在此伸處也此為定說○前段有性便有
命後段有命便有性性命不相離此意最要見得故
朱子曰各就其重處言之○性命本是合一的首節
不謂性非說全不是性但重在命耳次節不謂命非
說全不是命但重在性耳故總註云各就其重處言
之只用此重字作一章骨子
序講 孟子示人以性命之正曰學莫大于性命君
子貴知所重而已如口之于滋味也目之于采色也
耳之于聲音也鼻之于香臭也四肢之于安佚而不

之命也張子曰晏嬰智矣而不知仲尼是非
命耶朱子曰此命字恐作兩般看若作所稟
之命則是嬰偶蔽於此遂
不知夫子此當作兩般看愚按所稟者厚而
清則其仁之於父子也至義之於君臣也盡
禮之於賓主也恭智之於賢否也哲聖人之
於天道也無不脗合而純亦不已焉薄而濁
則反是是皆所謂命也或曰者當作否人衍
字更詳之朱子曰命也有性焉此命字專指
遇警聾固是所遇氣數然舜惟盡事親之道
期於底豫此所謂盡性大凡清濁厚薄之稟
皆命也一以所稟言之以所性言之所造
之有淺有深所感之有應有不應但其命雖

勞苦也。五者與生俱來。性也。惟其為性。無不求遂。其欲矣。而不知有所限制之命焉。其間有得有不得。亦有得之而品節限制。不能如願者。皆命也。君子惟安命而已。不謂吾性所有而求必得之也。

陸梯霞輯解。臭香也。易曰。其臭如蘭。四體謂之四肢。○程子曰。五者之欲。性也。小註云。性之所欲。此即食色性也。之性。朱子亦曰。此性字指氣質而言。然則告子生之謂性。食色性也。之言。亦不為謬矣。然孟子此言性也。是據世俗所云。則固是氣質也。○口之味。五者性也。此分明是氣質之性。舜所謂人心者。也可見。孟子雖不言氣質之性。亦未嘗不知有氣質之性。其所以于句萬句。只是性善者。總是伸此抑彼耳。

新安陳氏曰。貧賤之安于分。此以氣言也。富貴之不過其則。此以理言也。

沈誠菴曰。貧賤亦當兼理言。序講。如仁之于父子。主愛也。義之于君臣。主敬也。禮之于賓主。主恭也。智之于賢者。主別也。聖人之于天道。主純也。五者惟天所賦。是亦命也。人惟以為命。無不聽其在天矣。而不知有人所稟受之性焉。氣有

清濁。而生理之固有者。不異也。質有厚薄。而物別之同然者。不殊也。君子惟盡性而已。不謂吾命已定而不可復移也。此君子所以為過人。欲存天理。而得性命之正也。

陸梯霞輯解。此五者當云。仁之于父子也。有至有不至。義之于君臣也。有盡有不盡。禮之于賓主也。有恭有不恭。智之于賢者也。有哲有不哲。聖人之于天道也。有純有不純。此皆所謂命也。然仁之于父子。五句不可使用。有至有不至等語。當謂在命也。內用。○聖人之于天道。亦有至有不至者。如堯舜性之則于天道。無不昭合。而純亦不已矣。湯武反之。禹入聖域。而不優。則于天道。為未盡矣。又如孔子聖之時。譬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譬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則于天道。昭合。而純亦不已矣。若柳下惠伯夷伊尹。則只為一偏之聖。如春夏秋冬之各一其時耳。是于天道。為未至也。○天道。只是仁義禮智渾然之全體也。

士靖曰。仁義禮智。眾理之散殊。天道一原之會合。非仁義禮智之外。別有所謂天道也。

如此。又有性焉。故當盡性。○雲峰胡氏曰。此命字專指氣而言。然氣亦有二。清濁美惡。氣質之不齊也。高下厚薄。○愚聞之師曰。此二條者。皆性之所有。而命於天者也。然世之人。

以前五者為性。雖有不得。而必欲求之。以後五者為命。一有不至。則不復致力。故孟子各就其重處言之。以伸此而抑彼也。張子所謂養則付命於天道。則責成於己。其言約而盡矣。朱子曰。口之於味。五者。此固性之所欲。然在人則有所賦之分。在理則有不易之則。皆命也。是以不謂之性。而付命於天。仁之於父子。五者。在我則有厚薄之稟。在彼則有遇不遇之殊。是皆命也。君子不謂之命。而責成於己。須如此看。意思方圓無欠缺處。○口之

於味等。固是性。然亦便是合下賦予之命。仁之於父子。固是命。然亦各得所受之理。便是性。孟子恐人只見得一邊。故就所主而言。舜禹相授受。只說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論來只有一箇心。人心如口之於味等。若以為性所當然。一向惟意所欲。卻不知蓋有命存焉。須著安於定分。不敢少過。始得道心。如仁之於父子等。若以為命已前定。任其如何。更不盡心。卻不知蓋有性存焉。須著盡此心。以求合乎理。始得土云。性也是氣稟之性。有命焉。是斷制人心。欲其不敢過也。下云。命也。蓋其所受氣稟。亦有厚薄。之下。齊有性焉。是充廣道心。欲其無不及也。此段只要過人欲。長天理。前一節。人以為性。我所有。須要必得。後一節。以為命。則在天。多委之。而不脩。所以孟子到。人說性處。卻曰。有命。人說命處。卻曰。有性。○且如。皆芻豢而厭藜藿。是性如此。然芻豢分無可得。只得且喫藜藿。如父子有親。有相愛。底亦有不相愛。底有相愛。深底亦有相愛。淺底。此便是命。然在我有薄處。便當勉強。以

陸梯霞輯解善人信人章全旨 此章見為學者當造其極首節是許樂正子以善信以下推其極而斷其為人故孟子說到有諸己處已不能甚以許正子矣故索性與全論一番而後判斷之全論一番者勉勵正子之意○本領在可欲之善信者信此者也美者美此者也大則克此而有光輝也化則為聖而其不可知則神矣至于聖且神其體亦不外此而已序講 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等人品也孟子曰人有資稟有學力而後造詣見焉據樂正子之所至則可謂之善人也可謂之信人也序講 不害又問何以謂之善人何以謂之信人陸梯霞輯解 此是問信善一條非問正子何以為善人信人也序講 孟子曰人性本有善而無惡故遇善人善事自然有愛慕之心若其人立身行己可欲而不可惡則有善無惡可知此所以謂之善人也沈誠菴曰可欲不可惡是論理不止論人若論人則人人以為為可愛固是好人若善者以為為可好而不能苟合于不善則亦不害其為可欲也陸梯霞輯解 可欲謂行事不拂人心也講中須斟

其厚在彼有薄處吾當致厚感他得他亦厚如瞽瞍舜便能使蒸蒸父不格也○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

趙氏曰浩生姓不害名齊人也

何謂善何謂信

不害問也

曰可欲之謂善

天下之理其善者必可欲其惡者必可惡其為人也可欲而不可惡則可謂善人矣朱子曰可欲是資稟好別人以為可欲是說這人可愛也只是渾全一箇好人其為人處心造事行

敢勿與下有諸己充實相碍○疑可欲之謂善若作人去欲他恐與有諸己之謂信不相協且有諸己是說樂正子身上事可欲卻做人說了不知此是有可欲處人便欲他豈不是潔身上事與下句非不相協○可欲不重人欲我重在我可欲凡事在天理上做契乎人心之同然則其人有善無惡可知故謂之善序講 然謂之善未必其保而不失也必加以學問之功知之真好之篤身體力行實有是善于己而非若存若亡暫得暫失也斯則可謂之信人矣沈誠菴曰既曰凡所謂善皆實有之又曰如惡惡臭如好好色蓋為仁者必惡夫不仁之加為善者必惡夫不善之及于彼不嚴則于此不力此天理人欲不容並立之驗也

有諸己之謂信

凡所謂善皆實有之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是則可謂信人矣慶源輔氏曰如惡惡臭如好好色無一毫勉強假托之私

○張子曰志仁無惡之謂善誠善於身之謂信朱子曰善人者或其天資之美或其知及之而勉慕焉未必其真以為然而果能不失也必其用力之久真實有諸己而無一毫虛偽意然後可以謂信人矣

充實之謂美

純懿而無不善之雜斯則可為美人矣。沈誠菴曰：上凡所謂善接可欲來，此力行其善接有諸已來。

陸梯霞輯解：充實二字平說不可謂充之而至。于實之充滿而積實猶云廣博而深厚。一二件實亦可謂信，數十件實亦可謂信，但不可謂充實。充實是立身制行無一事不實，雖分內事無一欠缺，故謂之充實。易之有亨盈在是也，美即善也，然必善到充實方謂之美。故曰美在其中，又謂之順積中。上節傳雖訓實只是一二善之實，此節實字則謂善皆實，故謂之積實也。美是純粹無疵之意，蓋有虧欠則有瑕疵，無虧欠故純粹而美。美字要從充實字看出。

序講：美固充足于中矣，而未必自然發見于外也。充實久而不已焉，則其善彌滿而溢，洋溢四出而不可禦其在身也，則睥睨益甚而暢于四肢，其在事也則德盛仁熟而發于事業，體用極至而不可加，是則所謂大人矣。

沈誠菴曰：暢于四肢則以一身之動作威儀宣著盛大，周旋中禮而言也。發于事業則以其所施于天下國家功業文章而言也。德業二字兼此二者暢于身

即便德之盛發于事，即便業之盛。陸梯霞輯解：充實非偏於內也，應事接物俱自胸中流出，但發外未盛耳。光輝非偏于外也，外面光輝畢竟是內面充實，不已所露。

序講：學至于大人無以加矣，然猶有大之迹也。必其德之盛者日益盛，仁之熟者日益熟，則向之所謂大者方且春融凍解，渾然無迹而不思不勉，從容中道矣。是則謂之聖人也。

沈誠菴曰：熟字全不用力，道理只是此道理，亦全非擴充增加，只是存之養之，火候已到自然純熟，所存無非天理之渾然所發，無非天理之流行。陸梯霞輯解：化是消融變化，不見形迹，如金與冰方未融化便是個形塊，及金見火冰見日而消融都無個形迹，便是化大而未化是暢於四肢，尚有矜持發于事業，尚有造作者在，矜持造作便有個形迹可見，亦猶金冰之有形塊也。到工夫熟後從心所欲無矜持無造作，施于四體四體不言而喻發于事業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都無形迹可見，亦如金之融化于火，冰之融化于日也。凡思而得勉而中皆有形迹是守之非化也，不思不勉則無形迹方是

力行其善。至於充滿而積實則美在其中而無待於外矣。

朱子曰：無待於外都是裏面流出了實是如此做此是就心上說心裏都理會得充實之謂美是就行上說事事都行得盡充滿積實美在其

中而無待於外

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

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美在其中而暢於四

支發於事業則德業至盛而不可加矣

大而化之之謂聖

大而能化使其大者泯然無復可見之迹則

不思不勉從容中道而非人力之所能為矣

張子曰：大可為也。化不可為也。在熟之而已矣。

程子曰：大而化之只是理與己一其未化者如人操尺度量物至於化則已便是尺

便是已

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

程子曰：聖不可知謂聖之至妙人所不能測

非聖人之上又有一等神人也。

朱子曰：至於德之功至矣盡矣不可更有加矣是其盛德

至善之極無聲無臭之妙必有非耳目所能盡心思所能測者是則所謂神者而非聖人

之上復有神人也夫自可欲而至於大則思勉之所及也至於聖且神焉則非思勉之所

及矣然非思勉而不可也

也○問可欲之謂善至聖而不可知之謂神

曰善渾全底好人無可惡之惡有可欲之善

化矣。聖字勿用生知安行以其漸造至此也。功
夫至于大則盡矣。下面聖神只是熟而又熟爾。
序講 夫人未至于聖猶可知也。既至于聖則其盛
德至善之極無聲無臭之妙有非耳目所能盡心思
所能測者是則謂之神人也。
陸梯霞輯解 化有目新之德而無矜持之勞有富
有之業而無作為之迹不可知是天下皆仰其德而
莫知其德之所自天下皆仰其業而莫知其業之所
由神即是聖非聖之外又有一樣神人也。但自其化
之妙處則曰神也。○神人即聖人非有兩層但細看
亦微有分別如堯舜湯武孔子夷惠皆聖也堯舜孔
子則聖而不可知者也。蓋神不外乎聖但聖不皆神
耳。程註聖之至妙句亦明不然只是三之下了。○美
大聖神以人品言節節都有人字。
序講 若樂正子之為人則有餘于善而不足于信
蓋在二者之中至于美大聖神則學力未充尚在
四者之下也。使能以善信自足而以四者自勉則
所造曷可量乎。
沈誠菴曰其爲人也好善則善有餘矣從于子教則
信不足矣。在善信之間衡量故銖兩不差也。

士端曰致于學則知益明而守益固守之固則善
爲寔有諸已矣。○神非不可知也。中庸曰苟不固
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只詣不到聖神
地位則不能知聖神耳。

陸梯霞輯解歸斯受章全旨 此章爲當時待異端
不得其術而發首節言待異端之當恕下節言待異
端過嚴之非距之嚴故人知彼說之爲邪義之盡也
待之恕故人知吾道之可返仁之至也。

序講 孟子曰異端之反正在漸而吾儒之立教貴
寬如爲墨氏之學者知兼愛之不情欲逃而去之則
其勢必求近實而歸之于楊爲楊氏之學者知爲我
之太簡欲逃而去之則其勢必求大中至正之理而
歸之于儒矣夫學楊墨者既歸于儒則儒者斯受而
教之憫其陷溺之久取其悔悟之新以偕之大道而
已矣。

陸梯霞輯解 吾儒之道先成已而後成物墨氏只
務愛物至于忘其身二其本故曰務外不情楊氏稍
近裡但全遺了成物一邊故曰太簡近實只在人已
上見得。○逃墨歸楊非與其終于楊而已言其反正
之漸必至楊然後能歸儒也。○歸字直作楊墨歸儒

有諸已之謂信真箇有此善若不有諸已則
若存若亡不可謂之信自此而下雖一節深
入一節却易理會充實謂積累光輝謂發見
於外化則化其大之迹聖而不可知處便
是神也所以明道言仲尼無迹顏子微有迹
孟子其迹著或問顏子之微有迹處曰如願
無伐善無施勞皆是。○此六
位皆他人指而名之之辭。

樂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

蓋在善信之關觀其從於子教則其有諸已

者或未實也

慶源輔氏曰正子工夫未到於
善未誠使其誠有諸已則於從

子教之事當如惡惡 張子曰顏子樂正子皆
臭而自不嚮邇也

知好仁矣樂正子志仁無惡而不致於學所

以但爲善人信人而已顏子好學不倦合仁

與智具體聖人獨未至聖人之止耳。○程子

曰士之所難者在有諸已而已能有諸已則

居之安資之深而美且大可以馴致矣徒知

可欲之善而若存若亡而已則能不受變於

俗者鮮矣

慶源輔氏曰程子又發明學者只
要有諸已則住不得自然

趨將去故美且 尹氏曰自可欲之善至於聖

大可以馴致 而不可知之神上下一理擴充而至於神則

不可得兩名矣

雲峰胡氏曰須看尹氏上下
一理四字善者人心之天理

始而爲人之所可欲者此理也終而人之所
不可知者亦此理也善非粗淺神非虛高惟
在乎實有此善而
力行以充之耳

受學。直作儒受楊墨。不必以楊與儒平說。○而已矣。便見不必追其既往意。

序講。今之與楊墨爭辯者。彼既來歸。又追其既往之失。如追已放之豚。既已入其闕。豈矣。又從而羈其

足以招之。不亦已甚之行。而令人畏吾道之難。反乎。沈誠菴曰。孟子一生大學問。功業全在闕。知說以正

人心。其距之不啻嚴矣。孰知其待之恕。又如此也。總是正人心也。

陸梯霞輯解。今之與楊墨辯者。此句未有追咎既往。意追咎既往。在下譬喻中含得此意。○追放豚追

字。追趕之追。與注追咎字不同。陸梯霞輯解。用一緩二章全旨。此為當時取民無

制者發。蓋立國者。自有不容不取于民之勢。惟君子有不忍盡取之心。天下受無窮之福矣。

序講。孟子曰。君之于民。征賦有常數。而取之則必以漸焉。如君不能自織而衣也。于是有布縷之征。君

不能自耕而食也。于是有粟米之征。君不能自興作。以俱事也。于是有力役之征。三者國之定制。皆不可

缺者也。然而君子征之。又各以其時焉。于夏則用其布縷之一。而粟米力役二者則從緩。于秋則用其粟

米之一。而布縷力役二者則從緩。于冬則用其力役之一。而布縷粟米二者則從緩。此民之所以不困也。

若一時而並用其二。則小民奔命不堪。有餓死而好者矣。若一時並用其三。則小民室家難保。而父子離

散于四方矣。夫惟正之供。一時並征其患尚如此。况額外橫征哉。為上者不可不念也。

沈誠菴曰。既分兩稅。又列三限。亦不一時併取之意。故法雖非古。而意則猶此。○孟子只說民之殍離不

說國危。然未有民困至此。而國不危者。陸梯霞輯解。粟米之征。自百畝之田出。布縷之征。自五畝之宅出。○按周禮小司徒均人云。凡均力政。以歲上下豐年則公旬用三日。中年則公旬用二日。無年則公旬用一日。此皆以力而任事。其所謂力役

之征與。○此所謂布。只是夏布。麻所為者。若今綿布。則彼時未入中國也。大學衍義補云。自古中國布縷

之征。惟絲麻二者而已。所以為衣者。絲麻葛褐四者而已。漢唐之世。遠夷雖以木棉入貢。中國未有其種

宋元之間始傳其種入中國。關陝閩廣首得其利。至明乃編布于天下焉。○讀禮疑圖曰。按織麻曰布。析

絲曰縷。帶殼曰粟。脫殼曰米。布縷其成在夏。故夏征

可其大成

孟子

卷之

子

子

○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歸斯受之而已矣。

墨氏務外而不情。楊氏太簡而近實。故其反

正之漸。大略如此。歸斯受之者。憫其陷溺之

久而取其悔悟之新也。朱子曰。楊墨皆是邪

於矯偽。故孟子之言如此。此非以楊氏為可取也。

今之與楊墨辯者。如追放豚。既入其闕。又從而

招之。

放豚。放逸之豕豚也。豈闕也。招。罾也。羈其足

也。言彼既來歸。而又追咎其既往之失也。○

此章見聖賢之於異端。距之甚嚴。而於其來

歸待之甚恕。距之嚴。故人知彼說之為邪。待

之恕。故人知此道之可反。仁之至。義之盡也。

○孟子曰。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

子用其一。緩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

父子離。

征賦之法。歲有常數。然布縷取之於夏。粟米

取之於秋。力役取之於冬。當各以時。若併取

之。則民力有所不堪矣。今兩稅三限之法。亦

此意也。尹氏曰。言民為邦本。取之無度。則其

孟子

卷之

子

子

之粟本其成在秋。故秋征之力。役至冬始暇。故冬征之力。役行。其一軍賦以冬。而更番其一工賦以冬。而應役。徭役。則在軍賦之中。僱役。則從工賦之便。皆力役之征也。○唐人租庸調之法。租即粟米之征。庸即力役之征。調即布縷之征。

序講 孟子曰。諸侯之所當寶者有三。土地所以立國而為基業者也。所當寶者一也。人民所以守國而為根本者也。所當寶者二也。政事所以經國而為綱者也。所當寶者三也。能知此三寶而守之勿失。則國安而身亦安矣。若置此三者弗寶。而以珠玉為寶者。不獨國無以安。而殃必及其身矣。可不慎哉。沈誠菴曰。土地封于天子。傳于先君。諸侯為守土之臣。故為寶之首。人民所以守土地。故次之。政事所以理人民。故又次之。寶珠玉者。政事必荒。人民必困。而土地必失矣。身安所寄乎。陸梯霞輯解 諸侯之土地。授之天子。傳之先君。是土地至重。在所寶也。何以守位曰。人。后非民間。使是

人民至重。在所寶也。若夫所以經其土地。而理其人

民者。政事也。政事又不在所寶乎。上靖曰。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有土地。人民。則有位也。是土地。人民之當寶也。又曰。何以守位曰。仁。仁者。政之本也。寶政事者。寶仁也。

陸梯霞輯解 益成括章全旨 此章見人不可恃才。意首三句。因其用才而策其必敗。下明其言之所以驗也。

序講 始益成括仕于齊之時。孟子預度之曰。死矣。其益成括乎。至益成括果見殺。門人問曰。夫子何以預知其將見殺。孟子曰。其為人。也。小有才能。而未嘗學問。于君子。仁義忠信之大道。茫然未之聞也。則必妄作。致禍。是其才。祇足以自殺其軀而已矣。又何疑焉。

沈誠菴曰。恃字。妄字。俱本未聞道來。徐氏道其常之說。甚切。至不為倖免者。藉口。而足以警夫恃才妄作之徒也。

陸梯霞輯解 小有才。是畧有才。權謀術數之類。大道如仁義忠信是也。○凡人無才者。雖欲妄作。而不能有才而聞道。又自不妄作。小有才而不聞大道。則

國危矣。

○孟子曰。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寶珠玉者。殃必及身。

尹氏曰。言寶得其寶者安。寶失其寶者危。

○益成括仕於齊。孟子曰。死矣。益成括括益成括見殺。門人問曰。夫子何以知其將見殺。曰。其為人也。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

益成。姓。括。名也。恃才妄作。所以取禍。徐氏曰。君子道其常而已。括有死之道焉。設使幸而

獲免。孟子之言猶信也。南軒張氏曰。不聞道。則為才所役。道者。理

義之存乎人心者也。於此有聞。則才有所不敢恃矣。人之有才。本不為害。惟無所本。而徒用其才。於是才始足以病己。甚至有取死之道。又不若魯鈍無才之愈也。小有才而未聞道者。身且不能保。為國者。乃信而用之。亡國敗家。其何日之有。

○孟子之滕。館於上宮。有業。屨於牖上。館人求之弗得。

館舍也。上宮。別宮名。業。屨。織之有次。業而未成者。蓋館人所作。置之牖上而失之也。

或問之曰。若是乎。從者之慶也。曰。子以是為竊屨來與。曰。殆非也。夫子之設科也。往者不追來。

自恃其才而悖道妄作矣

陸梯霞輯解館於上宮章全旨 此章見君子之樂

與人上節因寓而有所譏于人下節因言而有所解

於人上節下記言○此章全重設科一段議論有

谷子聖賢之旨上不重所遇之窮

序講 孟子之勝滕君館之于上宮有織屨將成置

之歸上既而失之館人求之不得

陸梯霞輯解 上宮是別宮決非孟子自館當作滕

君館之看

序講 或人因而問口若是乎從夫子來者之慶

人物如此也孟子曉之曰子以是從者為竊屨來

與或人自悟其失言乃曰始非為竊屨而來也但夫

子之設置科條以引進後學也其有既往之失不追

責之其有潔已而來者不拒却之苟以是向道之心

至斯受之而已矣非謂其為竊屨來也噫孟子大道

為公之心其亦見諒于或人如此

陸梯霞輯解 或人別一人非館人也○來與來字

是來勝非來學也來者來字謂來學也往者二句串

說滾下來者即至者不拒即受字來者且勿說明

下二句方可暢發○往者是向日之不善不是說後

日之不善○而已矣言外見縱有竊屨之行亦非夫

子之所計意○觀或人能說這一段正大底話則若

是乎三字當是疑詞

陸梯霞輯解皆有不忍章全旨 此章示人以充拓

其良心二節分上足示人充拓乎仁義下二節申明

充義之類

序講 孟子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故見可哀可矜

之事便慘然有所不忍此仁之端也但為氣拘物蔽

則不忍于此而或忍于彼者有之誠自所不忍推以

達之于所忍者而皆不忍焉這便是吾心全體之仁

也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故見可愧可恥之事便毅然

有所不為此義之端也但為氣拘物蔽則不為此

而或為于彼者有之誠自所不為推以達之于所為

者而皆不為焉這便是吾心全體之義也

沈誠菴曰仁義之端此仁義字指性言無非仁義此

仁義字指事言

陸梯霞輯解 不忍者惻隱之事也不為者羞惡之

事也是皆本于性發于情而統於心人之所固有也

但為氣稟所拘物欲所蔽則心失其正而不能統夫

性與情故有所當發而不發有所不當發而反發遂

者不拒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從為去聲與平聲夫

子如字舊讀

或問之者問於孟子也慶匿也言子之從者

乃匿人之物如此乎孟子答之而或人自悟

其失因言此從者固不為竊屨而來但夫子

設置科條以待學者苟以向道之心而來則

受之耳雖夫子亦不能保其往也門人取其

言有合於聖賢之指故記之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

人皆有所不為達之於其所為義也

惻隱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故莫不有所不忍

不為此仁義之端也然以氣質之偏物欲之

蔽則於他事或有不能者但推所能達之於

所不能則無非仁義矣

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

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勝平聲

充滿也穿穿穴窬踰墻皆為益之事也能推

所不忍以達於所忍則能滿其無欲害人

心而無不仁矣能推其所不為以達於所為

則能滿其無穿窬之心而無不義矣朱子曰此心之

四書大成

孟子

卷十四

三

五

子

朱子曰

此心之

則能滿其無穿窬之心而無不義矣

心而無不仁矣能推其所不為以達於所為

所不忍以達於所忍則能滿其無欲害人

人皆有所不為達之於其所為義也

至于有所不忍者。或有時而忍。有所不為者。或有時而為。而性亦從而特之。夫今教之以推所不忍。以達于所忍。推所不為。以達于所為。如是。則心得其職。情得其正。而性之所以為仁義者得矣。不忍不為。俱以心言。為難在事。所以為之者。心也。

序講。試觀無欲害人之心。非人所不忍之心乎。人能取此心。擴而充之。以盡其量。則民胞物與。無所不能。而仁不可勝用也。試觀無穿窬之心。非人所不為之心乎。人能取此心。擴而充之。以盡其量。則砥行立節。無所不宜。而義不可勝用也。

陸梯霞輯解。達如導水。自歛滄達之川。自川達之海。充如水達海。而充滿於中也。惟達而後能充。如擴而充之之意。上節泛言不忍不為。此則就不忍不為中。摘出一事之顯者而言。如殺人作賊。誰不悔。愧也。此承上文。只是一意。但露出害人與穿窬字。面以示人。知所達耳。首節仁也。義也。與此節仁義不可勝用。元無大分別。

序講。然義之為類多端。所謂充無穿窬之心者。其類何如。彼呼人為爾。呼人為汝。輕賤之稱也。人或有所貪味。隱忍而甘受之。非其實也。其中心慚忿而

不肯受之者。乃其實也。人能充此不肯受爾汝之實心。以去其所以得之之道。則凡貪味隱忍。皆所不為。是所謂充無穿窬之心。而所行皆光明正大之事矣。何所往而不為義也。

量足以包括天地。兼利萬物。只是人自不能充滿其量。慶源輔氏曰。此一節。因前說而教人以充滿其本心之量也。

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為義也。

此申說上文充無穿窬之心之意也。蓋爾汝

人所輕賤之稱。人雖或有所貪味。隱忍而甘

受之者。然其中心必有慚忿。而不肯受之之

實。人能即此而推之。使其充滿。無所虧缺。則

無適而非義矣。慶源輔氏曰。此一節。事雖微

稱。皆是羞惡之實。心有養之。不加體察之。不

至。則不受之心。雖有得於此。而或遂失於彼。亦不能充滿其實心之量。而義有時而不行矣。惟能推所不受。而達之於所受。而無所滲

漏。然後能充滿其無受爾汝實心之量。無所適而不為義也。

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餽之也。可以言而不

言。是以不言餽之也。是皆穿窬之類也。餽音

餽。採取之也。今人以舌取物曰餽。即此意也。

便佞隱默。皆有意採取於人。是亦穿窬之類。

然其事隱微。人所忽易。故特舉以見例。明必

推無穿窬之心。以達於此。而悉去之。然後為

能充其無穿窬之心也。朱子曰。餽是鈎致之

却強說幾句。要去動人。要去悅人。是以言餽

之也。如合當與他說。却不說。故為隱。難要使他來問我。是以不言餽之也。不直心而私意如此。便是穿窬之類。裏面是如此。外面却不

能充滿其無受爾汝之實而無適非義矣。○受爾汝之實不是慚憤而不甘受之謂也。我一早汚苟且如何能却得卑賤之稱。唯是處心積行一心道義名節砥礪而毫無卑汚苟且于其間。則彼雖欲以卑賤之稱加我。任所加而吾之義自在。故曰無所往不為義也。○貪昧為利疚也。隱忍為威怖也。看來亦不必分說。大約惟貪故昧。惟貪昧故隱忍也。○曰義不可勝。用曰無所往而不為義者。此乃是充也。若只推得數事而已。未可謂之充也。○無所往而不為義。即不可勝用意變文耳。

士靖曰。穿窬之心。可恥之大者也。爾汝之寔。可恥之小者也。從其極大以推于其極小。則立身制行。必能不居于卑汚。而日進于高明矣。序講。不特此也。如為士者。必知語默之宜者也。乃時未可以言。而故意言之。我儻言。彼必倏答。而真情露矣。是以言探取其情也。時可以言。而故意不言。我不發。彼必先發。而真情露矣。是以不言探取其情也。此雖微細之事。然內懷不直。而常畏人知。是皆穿窬之類。而在所當充者也。充至于此。然後真能由所不為。達之于其所為。而義全矣。

陸梯霞輯解。士字從上三節人字轉到士來。蓋戰國策士多含羞忍垢。揣摩探取策士所以逢世資也。自以為賢。人亦從而賢之。孰知其為穿窬哉。此孟子有警而言也。○以言不言。詭人是穿窬之類也。受爾汝之實。亦穿窬之類。故入于穿窬。不為而于此。或有為之者。是以不能皆義。此孟子所以喫緊示人也。○翼註云。穿窬探取人物。言詭不言。詭探取人情。故曰穿窬之類。看來不必拘。蓋凡不光明。不正大而難以告人者。俱為穿窬之類。不必以探取二字求合也。如上節無受爾汝之實。亦為穿窬之類。豈得亦言探取。蓋兩節皆舉以見例。不必拘于字面也。士靖曰。君子語默各以其時。終于理也。不揆于理。而惟以私意待人。未可言而言。其心卑汚。可以言而不言。其心險譎。充其卑汚險譎之心。勢不為穿窬不止。

陸梯霞輯解。言近指遠。章全有。此章示人以言道之非上二節。示言道之善。而歸之君子。末節言今人無君子之善道。則無君子之善言可知。序講。孟子曰。人之為言。固不可失之淺陋。然使高談而不切于事理。未可為善言也。惟所言者不越乎

如此外面。恁地裏面。却不恁地。○慶源輔氏曰。此一節。事之微而理之密。又有甚於前者。必推無穿窬之心。而達之於此。類至纖至悉。處亦不容有不盡。方能充其無穿窬之心也。其義精矣。○新安陳氏曰。此章後二節。單言義無受爾汝之實。正其行也。戒以言不言。詭之。正其言也。正其言行。以充其羞惡之心。乃於稱謂語默。日用之常事。以求義之精焉。語曰。色厲而內荏。其荏。穿窬與。記曰。君子不以色親人。情求而貌親。在小人。則穿窬之盜也。與皆可以擴充。此義所當參玩。

○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君子之言也。不下帶而道存焉。古人視不下於帶。則帶之上。乃目前常見。至近之處也。舉目前之近事。而至理存焉。所以

為言近而指遠也。朱子曰。說言近指遠。守約施博。四面八方。皆看得見。此理本是遠近約博如一。而行之則自近約始。道理只是一。但隨許多頭面去。不可不去逐頭面理會也。

君子之守脩其身而天下平。此所謂守約而施博也。

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於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輕。舍音。

此言不守約而務博施之病。朱子曰。不知道者。務為高遠之言。則固荒唐而無餘味。然欲其近。則又鄙淺而無深遠之趣也。不知約之可守。則固泛濫而不切。然欲其約。則又狹隘而無廣博之功。則所謂善言善道者。非有道之君子。其孰能

至近之理而其中所含之指趣自深遠而無窮焉斯為世立教之善言也人之為道固不可失之狹小然使好大而無要以自持未可為善道也惟所守者不外此至約之事而其中所發之設施自廣博而無極焉斯為經世宰物之善道也能此者其惟君子乎君子之言也止就目前常見之事平平立論若不在衣帶之下可謂近矣而天命人心之至理無不存乎其中焉而其指之遠也信乎其為善言矣

沈誠菴曰事則民生日用之常因甚近也理則原于天命具于人心至精至微而不可以淺近言也

陸梯霞輯解 指是言中含蓄的指趣施是守中發出的施用○孟子主意重近約邊舊以遠近博約四字平番最不得旨觀末節自見○遠近博約四字只切字意虛虛講若實則犯下文矣○不下帶只是目前至近也宜會其意○道存道字要見高妙意方與指遠相貼如論鳶魚而上下察之類皆不下帶而道存也

序講 君子之守只是脩一己之身可謂約矣而舉而措之四海萬民推無不舉而天下自平焉何其施之博也信乎其為善道矣

陸梯霞輯解 君子之守以脩其身而已天下平謂天下各脩其身也○脩其身天下自平無工夫工夫在脩身內蓋平天下雖有刑政禮樂等事亦不過完脩身之分量已包在脩身內矣不是脩身了方可去平天下然看守施二字脩平還有先後但其理則一耳○君子之言舉目前之近事而至理存焉是言近而指遠也言近而指遠則既非過高而不合于經常亦非徒近而不根于至理故曰善言也君子之守以脩其身為急而天下平焉是守約而施博也守約而施博則得其要于已而道為有本善其推于人而道為有用故曰善道也

序講 今人之通病往往舍其自己之田不芸而芸人之田所責于人者重欲人之各脩其身而其所以自任者及輕不能自脩其身也此則不守約而施博者之病而不言近而指遠之病亦從可知矣然則人之言守可不取法于君子乎

陸梯霞輯解 舍其田而芸人之田者不治其身而治人之譬也不務在己者而責諸人其自任亦輕矣蓋不知一身為天下之本故也

陸梯霞輯解 堯舜性者章全旨 此就帝王而定其

之知

○孟子曰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

性者得全於天無所污壞不假脩為聖之至也反之者脩為以復其性而至於聖人也程子曰性之反之古未有此語蓋自孟子發之呂氏曰無意而安行性也朱子曰呂氏說性字有意利行而至於無意復性者也堯舜不失其性湯武善反其性及其成功則一也朱子曰湯武反之其反之雖同然細看來武王終是疎畧成湯卻孜孜向進如其伐桀所以稱桀之罪只平說過又放桀之後惟有慙德武王數紂至於極其過惡於此可見

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哭死而哀非為生者也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中為行皆去聲

細微曲折無不中禮乃其盛德之至自然而中而非有意於中也經常也回曲也三者亦皆自然而然而非有意而為之也皆聖人之事性之之德也慶源輔氏曰三者特舉聖人之庸行人所易曉者以例其餘

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

法者天理之當然者也君子行之而吉凶禍福有所不計蓋雖未至於自然而已非有所

為何哉的聖人乃尚論語非品評語首節言聖有性之於外下節分言性反之事亦只言性者及之是也此非實就堯舜湯武說也須要見勉人希聖意若湯武者由于脩為以復其性而至于聖人是為反之也

性者之德何如彼一動容之間一周旋之際無不中乎禮者非有意而然也乃盛德極其至自然而中禮者也哭死者而哀乃聖人誠心傷切自然動為以復其性之聖人也

哀非為生者感我而有意于哀也口用藝倫經常之德畢盡而無所回邪者乃聖人稟性自然不回非為干祿而有意于不回也一言一語必然誠性而無虛偽者乃聖人自然而信非為欲顧其行使合正道而有意于信也性者之德如此

陸梯震輯解 此節只是性者之德不是指堯舜言如哭死而哀非以干祿此處都說堯舜不得下節行法俟命亦然○此節不實指堯舜言而所性之事亦不止此四件只舉四者發箇性之樣子耳○動容周旋皆其小處此等處皆能中禮則大者可知○動容以容貌言周旋以動履言動容如何中禮如視不上于面不下于帶子之燕居申申之類是也周旋中禮圓中規是也盛德之至則一身渾是天理故行出來都是理註之自然中非有意于中便是如此○一說動容周旋是動容之周旋也○性外無德得之即為德德外無禮履之即為禮自然意在至字上見有一毫勉強則德未盛盛未至矣○非為生者非以干祿非以正行數句要說仔細蓋下文行法俟命亦非有為而為恐說得無性反之別故此節要說出自然而非有意為之之意須與下節意少異○經德猶言

為而為矣此反之之事董子所謂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正此意也○程子曰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行法以俟命者朝聞道夕死可矣之意也呂氏曰法由此立命由此出聖人也新安陳氏曰以法與命申道身即為度法由我立與天為徒命由我出與天地合德與鬼神合吉凶如書云自作元命唐李泌云行法以俟命君子也聖人性君相造命是也朱子曰聖人是人與法為一已與天為一故須學者是人未與法為一已未與天為一故須行法以俟命也○行法以俟命三代以降惟董子嘗言之而諸葛忠武侯言於其君有曰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

之明所能逆睹也程子語其門人有曰今容貌心端言語必正非欲獨善其身以求知於人但天理當然亦曰循之而已矣此三言者所指雖殊要皆行法以俟命之意

○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說音稅藐

趙氏曰大人當時尊貴者也藐輕之也巍巍富貴高顯之貌藐焉而不畏之則志意舒展

言語得盡也朱子曰說大人則藐之蓋主於說而言如曰見大人則藐之則失之矣蓋大人固當畏而所謂藐者乃是藐其堂高數仞之類耳這為世人把大人許多

崇高富貴當事有言不敢出口故孟子云爾○今人不是畏大人只是畏其巍巍然者若能勿視其巍巍然而不失其畏大人之心乃是真能畏大人者○孟子藐大人不視其巍

道首節言說諸侯者不當有所畏下節推其所以不足畏
序講 孟子曰今布衣遊談之士欲進說于王公大人之前者往往視大人太尊視已太卑故心有所怯而不得盡其所言耳自我論之欲說大人者則當輕藐之若不介意勿將他巍巍然崇高氣象留于心目之間庶志意舒展而言得盡也
陸梯霞輯解 藐者藐其巍巍乃輕富貴而非輕大人也
序講 夫藐非故傲之也亦以其所為巍巍者原不足重耳彼大人所居堂之高則數仞椽題之長則數尺不過宮室之美巍巍然耳我若得志必不為此宮室之美也食前有方丈之廣侍妾有數百人之衆不過食色之盛巍巍然耳我若得志必不為此食色之盛也般旋佚樂以飲酒驅騁車馬以田獵後車之隨有千乘之多不過宴遊之侈巍巍然耳我若得志必不為此宴遊之侈也在我所抱負者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皆古聖賢之法制也我重而彼輕我大而彼小吾何畏彼之有哉如是而後可以說大人矣

巍然者而已故雖不肯枉尺直尋而齊人敬王莫如孟子也特以當世之士以道殉人內無所守故特發此以立其志使其意氣舒展無所懼懼而得以盡其言辭若君子以禮存心固將無所不用其敬豈於大人而遂藐之哉
堂高數仞椽題數尺我得志弗為也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弗為也般樂飲酒驅騁田獵後車千乘我得志弗為也在彼者皆我所不為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
椽楚危盤樂音洛
椽椽也題頭也食前方丈饌食列於前者方一丈也此皆其所謂巍巍然者我雖得志有

道首節言說諸侯者不當有所畏下節推其所以不足畏
序講 孟子曰今布衣遊談之士欲進說于王公大人之前者往往視大人太尊視已太卑故心有所怯而不得盡其所言耳自我論之欲說大人者則當輕藐之若不介意勿將他巍巍然崇高氣象留于心目之間庶志意舒展而言得盡也
陸梯霞輯解 藐者藐其巍巍乃輕富貴而非輕大人也
序講 夫藐非故傲之也亦以其所為巍巍者原不足重耳彼大人所居堂之高則數仞椽題之長則數尺不過宮室之美巍巍然耳我若得志必不為此宮室之美也食前有方丈之廣侍妾有數百人之衆不過食色之盛巍巍然耳我若得志必不為此食色之盛也般旋佚樂以飲酒驅騁車馬以田獵後車之隨有千乘之多不過宴遊之侈巍巍然耳我若得志必不為此宴遊之侈也在我所抱負者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皆古聖賢之法制也我重而彼輕我大而彼小吾何畏彼之有哉如是而後可以說大人矣

所不為而所守者皆古聖賢之法則彼之巍
巍者何足道哉南軒張氏曰使在我不知古矣故程子曰內重則見外之輕得深則見誘之小後之為上者唯不知古制之是守故未得志則有所慕既得志則行其所慕遂欲不已以為天下害士必寡欲而後能守古制守古制而後知自重知自重而後不為勢所屈使此身用而道行則生民受其福矣
楊氏曰孟子此章以已之長方人之短猶有此等氣象在孔子則無此矣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為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為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

陸梯霞輯解 棧題是椽頭。理之當然。皆有成法。故曰制以其為古聖賢相傳而守之者。故曰古之制。古制不外仁義。制字有味。正對他放縱無制說。但不是不為上三段事。便謂之制。

陸梯霞輯解 養心莫善於寡。章全古。此章見寡欲為養心之要。首句要點。莫善字。下四句。決人心存亡之機。正以明其為善也。

序講 孟子曰。人之有心。具眾理而應萬事。誠不可。以不養。然養之之法。不可他求。莫善於寡。其耳目口。鼻四肢之欲而已。何也。蓋心之本體。至虛至靈。養之。者。養其心以常存也。若其為人也。寡欲。則心不外馳。而虛者不累。靈者不昏。雖有不存焉者。寡矣。若其為。人也。多欲。則心當外馳。而虛者以累。靈者以昏。雖有。存焉者。寡矣。此養心所以莫善於寡欲也。學者可不。深戒哉。

沈誠菴曰。朱子謂欲。是人之所不能無。以其養生之。具而言也。程子以有所向為欲。則已是人欲之私矣。周子謂寡之又寡。以至于無。則以其不當有之私欲。言也。

陸梯霞輯解 聖人無欲。謂聖人循其所當然。而心。畧不為之動也。非絕去聲色臭味。而不與之接也。學。者。寡欲。有節而不流耳。首句提起。下申言之。寡。字。註以節字貼之。甚好。雖不能無意。輕重有節。邊。雖有不存者。寡。更重能存。意不必泥。寡矣。字。而下句。亦然。

士靖曰。欲則理屈。理屈則氣餒。

欲如口鼻耳目四支之欲。雖人之所不能無。

然多而不節。未有不失其本心者。學者所當。

深戒也。程子曰。所欲不必沉溺。只有所向便。

是欲。又寡。以至心不止於寡。而存耳。蓋寡之。

誠立。而實體安。固明通。而實用流行。程子曰。

曰。欲寡。則心自誠。朱子曰。孟子只言天理。

人欲。相為消長。分數其為人也。寡欲。則人欲。

分數少。故雖有不存焉者。寡矣。不存焉者。寡。

則天理分數多也。其為人也。多欲。則人欲分。

數多。故雖有存焉者。寡矣。存焉者。寡。則天理。

分數少也。蓋多字對寡字說。若眼前事事貪。

戀時。這心便一齊走出了。未便說到邪僻不。

好底物事。只是眼前底事。纔多欲。本心便都。

分難了。只減少便漸存得此心。問周子之言。

曰。語其所至。則曰。然矣。然未有不由寡欲而。

能至於無者。語其所至。而不由其序。則無白。

而進。由其序。而不要其全。則或恐其安於小。

成也。周子之說。於此為有相發之功焉。伊。

川教人。都不去他。用其心。只是要得寡欲。存。

這心。最是難。湯武聖人。孟子猶說湯武反之。

也。反復也。反復得這本心。如不遜聲色。不殖。

貨利。只為要存此心。觀旅葵之書。只受一犬。

而反覆切諫。以此見欲之可畏。無小太皆不。可忽。勉齋黃氏曰。孟子嘗言求放心矣。又。言存其心矣。操之則存。舍之則亡。心之存亡。決於操舍。而又曰。莫善於寡欲。何也。操存固。學。者。之。先。務。然。人。惟。一。心。而。攻。之。者。眾。聲。色。臭。味。交。乎。外。榮。辱。利。害。動。乎。內。隨。感。而。應。無。有。窮。已。則。清。明。純。一。之。體。安。能。保。其。常。存。而。不。放。哉。此。孟。子。發。明。操。存。之。說。而。又。以。為。莫。善。於。寡。欲。也。雖。然。寡。欲。固。善。矣。然。非。真。知。夫。天。理。人。欲。之。分。則。何。以。施。夫。克。治。之。功。哉。故。格。物。致。知。又。所。以。為。寡。欲。之。要。此。又。學。者。之。所。當。察。也。慶。源。輔。氏。曰。程。子。又。極。其。微。而。言。之。學。者。須。是。於。欲。有。所。向。處。便。加。克。治。若。待。其。張。王。則。用。力。難。矣。雲。峰。胡。氏。曰。孟。子。

陸梯霞輯解。曾子不食親之食。下因問而發其所以不忍之故也。不忍字重看。

序講。昔曾皙生平嗜食羊棗。而曾子于父既沒之後。遂不忍食羊棗。蓋食必思親。以羊棗雖存。吾親不得起而食之矣。故不忍食也。其不忘親之心如此。須看不忍字。重母沒而杯棬不能飲。不忍故也。

公孫丑問曰。肉中之膾炙。與菜中之羊棗。二者孰美。孟子曰。膾炙為尤美哉。公孫丑曰。膾炙既美。于羊棗則曾皙亦必嗜膾炙矣。曾子既不忍食羊棗。宜亦不忍食膾炙也。然則曾子何為食膾炙而不忍食羊棗。孟子曰。膾炙。家人所同嗜也。羊棗。曾皙所獨嗜也。人之所同嗜者。食之可以相安。父之所獨嗜者。食之則有觸于心。而不忍食矣。此猶諱親之名。不諱親之姓。以姓者。族人之所同也。故不諱名者。吾親之所獨也。故諱之。知諱親之名。不可概同于姓。則羊棗之恩。豈必及于膾炙哉。

陸梯霞輯解。獨字宜重看。惟其同嗜。故未足以。孝思惟其獨嗜。故深足以動其感。陰。名姓指親方是。

陸梯霞輯解。孔子在陳章全旨。此章以中道作主。中道即所謂經也。狂獩未能中。而可進于中。故孔子思之。鄉原似中。而實非中。反賊乎中。故孔子絕之。欲絕鄉原。只在反經。則思狂獩亦欲進之於中。以傳經常之道于不泯耳。此章見聖人崇正闢邪之心。上七節言孔子所以思狂獩之故。過我門五節言孔子所以惡鄉原之故。末節示以闢邪之功。通章重道字。道者堯舜大中至正至常不易之道。

序講。萬章問曰。嘗聞孔子在陳道不行而思歸。曰。盍歸乎魯。來吾黨及門之士。志大而狂。因略于細事。而簡其志。日進而取乎高遠之詣。但猶不改其舊習耳。夫既曰狂士。則非品之上者矣。孔子在陳。何獨思曾之狂士乎。

陸梯霞輯解。狂簡二字。只重狂字。狂者必簡也。此二句且勿講。明下文有嚶嚶一節。進取正見其狂。不忘其初。即不忘其狂之舊習。所謂不肯做下學工夫也。見其止於狂。不必以不忘句貼簡字。一說不忘其初。謂其進取之志。終身以為向往。不肯改變其初心也。是許之之詞。備之。

士靖曰。此章言孔子之傳道于來世。而孟子則以

孟子曰。此章言孔子之傳道于來世。而孟子則以

一書三養字。皆切要語。曰養氣。曰養性。曰養心。合而觀之。氣生於理。善養氣者在養性。理具於心。善養性者在養心。心汨於欲。善養心者在寡欲。

○曾皙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

羊棗實小黑而圓。又謂之羊矢棗。曾子以父嗜之。父沒之後。食必思親。故不忍食也。

公孫丑問曰。膾炙與羊棗孰美。孟子曰。膾炙哉。公孫丑曰。然則曾子何為食膾炙而不食羊棗。

曰。膾炙所同也。羊棗所獨也。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

肉聶而切之為膾。炙。炙肉也。新安陳氏曰。不諱姓。喻食膾炙。

諱名。喻不食羊棗。

○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魯。吾黨之士。

狂簡。進取不忘其初。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

盍。何不也。狂簡。謂志大而畧於事。進取。謂求

望高遠。不忘其初。謂不能改其舊也。此語與

論語小異。

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獩乎狂。

者。進取獩者有所不為也。孔子豈不欲中道哉。

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獩音絹。

不得中道。至有所不為。據論語亦孔子之言。

中行而私淑者也

序講 孟子曰孔子嘗曰道之所貴者中也誠得天資純正之人無大過無不及行乎道之中者而吾以道與之此深願也今既不得中道而與之則可與以道者必也其狂狷之人乎狂狷何以可與蓋以狂者之志進取而不卑瑣狷者之守能毅然有所不為而自知好也孔子之言如此夫孔子豈不欲中道之人哉生材實難其人不可必得而斯道又不可以無傳故思其次于中道之狂士以裁其太過而與之以道也

陸梯霞輯解 其次專指狂者答萬意問章孔子之言本兼狂狷孟子引來特要應何思魯之狂士一句狂狷亦不平看萬章本只問狂孟子帶狷言之○中道狂狷俱以天資言夫子得中道而與之謂教以學問之功而進之聖人之域也若中道即兼學問說則品語已成夫子無可與之矣

序講 萬章曰故問當時在魯之士何如者斯可謂狂矣

陸梯霞輯解 何如是問其人

序講 孟子因歷指其人以告曰如琴張曾皙牧皮

之能者俱孔子之所謂狂士矣

陸梯霞輯解 如字有不能盡舉意○莊子大宗師篇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相與為友子桑戶死未葬孔子問之使子貢往行事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真而我猶為人椅子貢趨而進敢問臨喪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記檀弓下季武子寢疾及其喪也曾點倚其門而歌○此亦只舉其人而不重徵其事恐妨下問也

然則孔子字下當有曰字論語道作行狷作狷有所不為者知耻自好不為不善之人也孔子豈不欲中道以下孟子言也

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

萬章問

曰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

琴張名牢字子張子桑戶死琴張臨其喪而歌事見莊子雖未必盡然要必有近似者曾皙見前篇季武子死曾皙倚其門而歌事見檀弓又言志異乎三子者之撰事見論語牧皮未詳

何以謂之狂也

萬章問

曰其志嚶嚶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

嚶嚶志大言大也重言古之人見其動輒稱

之不一稱而已也夷平也掩覆也言平考其

行而不能覆其言也程子曰曾皙言志而夫

子與之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也

特行有不掩耳此所謂狂也慶源輔氏曰便是堯舜氣象者

不察故復問而孟子又只仍孔子意說放明白與他
夷平也不是平平不責以過高之意只是據他動
稱古人却將其言與其行比並要他言行一般高大
他便有不掩其言處○一說不掩其言固是狂者短
處亦是狂者好處可見他正大光明全不自家遮護
此意亦好
序講 乃狂者之人又不可得而見其成于是欲得
不屑為不潔之士以勵其不及而與之以道焉是
也是孔子之所謂有所不為而又次于中道之士者
也
陸梯霞輯解 不屑為不潔據心上說不在事上說
○與之亦是與之傳道是又其次言此等人又次于
中行之人也不可云狂之次亦不可云孔子所思之
次未補孔子所思意○并及猥者完必也狂猥語也
○以上思狂猥以下惡鄉原此處分截

是亦所謂古之人
古之人之類也

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
猥也是又其次也

此因上文所引遂解所以思得猥者之意狂
有志者也猥有守者也有志者能進於道有

守者不失其身屑潔也慶源輔氏曰狂者合
下氣質高明便自有

所見者猥者合下氣質貞固便自有所守者
狂者則於知上所得分數多猥者則於行上
所得分數多學者必中和合德知行並進所
謂中道是也此等人既不可得故不得已而

與夫狂
猥也

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

序講 萬章既得狂猥之說乃因孔子之所思又欲
聞孔子之所惡故再引孔子之言曰有人于此過我
之門而不入我之室我亦不之憾焉者其惟是鄉原
之人乎鄉原蓋德之賊也故以不見親就為幸也章
因問曰敢問其為人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
陸梯霞輯解 過門至鄉原乎總是以不見親就為
幸德之賊句乃孔子自表其不憾之故○德即中道
也○註似德非德句預透下文宜渾○未句究鄉原
為人之實也故下文亦只答以為人之實未詳其賊
德也

鄉原乎鄉原德之賊也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
矣

鄉原非有識者原與愿同荀子原慤字皆讀
作愿謂謹愿之人也故鄉里所謂愿人謂之

鄉原孔子以其似德而非德故以為德之賊

過門不入而不恨之以其不見親就為幸深

惡而痛絕之也萬章又引孔子之言而問也

曰何以是嚶嚶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

之人古之人行何為踽踽涼涼生斯世也為斯

世也善斯可矣闒然媚於世也者是鄉原也行去

惟于世而取容也者。是鄉原之行也。
陸綽霞輯解 何以五句是譏狂者行何為一句。是
譏僂者生斯世三句。是推鄉原之心三句。一氣說下。
要打著狂僂闊然二句。是孟子因其志而斷其為人。
○踽踽獨行不進之貌。如獨清獨醒意。涼涼薄也。亦
非刻薄。只是不諱俗。更覺寥落耳。踽踽屬行已邊多。
涼涼屬待人邊多。註不見親厚于人。似是說人不來
親厚。然畢竟因我不諱俗。○生斯世也。二句與狂
僂反對處。亦不必太分析。只宜總見善斯可矣。緊頂
為斯世也。來生斯世而為斯世所善。則不必為狂僂
之意。皆在其內了。此善字。只是稱其長厚。許其圓通
之意。○可矣二字。正與上面何以何為相呼。應言何
必如彼。只宜如此。蓋欲矯狂僂之偏也。○闊然閉藏
之意。是深自諱藏。圭角恐與人異。故曰媚於世。是鄉
原也。一句。只是對闊然媚於世說。為有者字。

聲踽其禹
反闊音奄

踽踽獨行不進之貌。涼涼薄也。不見親厚於
人也。鄉原譏狂者曰。何用如此。嚶嚶然行不
掩其言。而徒每事必稱古人。邪。又譏僂者曰。
何必如此。踽踽涼涼。無所親厚哉。人既生於
此世。則但當為此世之人。使當世之人。皆以
為善。則可矣。此鄉原之志也。闊如奄人之奄。
閉藏之意也。媚求悅於人也。孟子言此深自
閉藏。以求親媚於世。是鄉原之行也。朱子曰
鄉原務為謹愿。不欲忤俗。以取容。專務徇俗。欲使人
無所非刺。既不肯做狂。又不肯做僂。一心只

序講 萬章曰。一鄉之人。公論所出。今皆稱之為原
人焉。必其立身行已。無所往而不為謹愿之人矣。夫
謹愿亦士之美行。孔子乃以為德之賊何哉。
序講 孟子曰。子欲知鄉原之賊。德乎。彼其工于飾
飾。將欲舉而非譏之。令人無可舉也。將欲細指而
刺責之。令人無可刺也。一惟同乎下流之俗。合乎汗
濁之世。而毫無執守。其心之所居。非真忠而不欺。信
而無偽也。而深情厚貌。恰似乎忠信一般。身之所行。
非真廉而有辨。潔而寡欲也。而好名矯讓。恰似乎廉
潔一般。此正闊然媚世之情狀也。于是眾人不知皆
悅而稱之。彼亦自以為是。終身永無悔悟。而實不可
與入堯舜大中至正之道。蓋似不可以為真也。乃使

要得人說好。更不理會自己所得。與夫
理之是非。彼狂者嚶嚶然。以古人為志。雖行
之未至。而所知亦甚遠矣。狷者便只是有志
力。行不為不善。二者皆能不顧流俗。汗世之
是非。雖是不得中道。却都是為己。不為他
人。鄉原反非笑之。鄉原者。為他做得好。便人
皆稱之。而不知其有無窮之禍。如五代馮道
者。此真鄉原也。慶源輔氏曰。闊然媚於世
此是鄉原之隱情。匿
志。孟子說破其情狀。

萬章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為原人
孔子以為德之賊何哉

原亦謹厚之稱。而孔子以為德之賊。故萬章
疑之。

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汗

人惑而效之以似為真不獨自害且以害人矣故曰德之賊也

陸梯霞輯解 非輕刺重流俗狹汚世廣忠信以立心言故曰姑廉潔以制行言故曰行無舉無刺言其善為彌縫以處已言也同流合污言其巧為迎合以待人言也此四句且虛居之二句方實落○非是說也非是乃大槩說刺是攻擊乃細舉不是而謹責之視非尤重○此節當重居之似忠信二句即下文似是非非也此節是孟子發孔子之意下節又引孔子之言為証二節原是一意不可分此節為賊已之德下節為亂人之德德字指道理言人已皆在其內○忠信廉潔即中道之散見處下獨言堯舜者堯舜以中道相傳道之祖也○末句故曰守總承一節不單承自以為是句德字本堯舜中道來賊字承以之而實不可與入來蓋一節所重全在二似字與不可入一句

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眾皆悅之自以為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

呂侍講曰言此等之人欲非之則無可舉欲刺之則無可刺也流俗者風俗頹靡如水之下流眾莫不然也汙濁也非忠信而似忠信非廉潔而似廉潔朱子曰狂者所見過於高而見有所不逮二者皆可收拾入來至於鄉原則孟子斷然以為德之賊者蓋其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眾皆悅之使其回頭來却未可知只被他自以為是既把來做是了便休是以終身為原人而孟子以為德之賊也○南軒張氏曰異端之於正道如墨與白本不足以賊德惟道之不明世俗之見易於惑溺故以為德之賊也

序講 孔子嘗有言曰天下有真是者人皆知其為是有真非者人皆知其為非此不足以惑人也惟似是而實非者最為可惡以其能亂真也如莠似苗而非苗人將以莠為苗而苗為之亂矣惡莠恐其亂苗也佞人之言以非為是以是為非令人聽之恰似合理而義為之亂矣惡佞恐其亂義也利口之人語言快便令人聽之恰似本諸心而無欺者而信為之亂矣惡利口恐其亂信也鄭國之聲似先王之雅樂而實非雅樂惡鄭聲恐其亂樂也間色之紫似南方之朱而實非朱惡紫恐其亂朱也至于鄉原不狂不獯言有得于中行然似忠信似廉潔使人以為真而莫辨中行之實則德為之亂矣惡鄉原恐其亂德也惟其亂德故為德之賊孔子所以深惡而痛絕之者正以此耳

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德也

陸梯霞輯解 首一句冒以下正言惡似而非之實○佞與利口如何分別佞是才智之稱他胸中有智畧本是不義底事他都安排裝點說出都是一股道理全似箇義此真佞者利口之人無許多心機只是目前口尖舌利假如與人做朋友他說要與你如何真有同患難同死生底意思聽其言人皆以為信不

孟子又引孔子之言以明之莠似苗之草也佞才智之稱其言似義而非義也利口多言而不實者也鄭聲淫樂也樂正樂也紫間色朱正色鄉原不狂不獯人皆以為善有似於中道而實非也故恐其亂德

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

知胸中全無實事。恐字是自推其惡之之心。亂者眩亂莫辨之意。當重惡鄉愿句。序講。然似是者之能惑人。皆由真是者之未明耳。蓋倫常之理。乃堯舜以來萬世不易之大經也。君子有世道之責者。惟躬行以率之。而又修明教化。以道之使大經昭如日星。坦如道路。與天下共由。而無不復歸于正而已矣。大經既正。則是非明白。無所回互。而庶民莫不興起于善矣。庶民興起于善。則民心有真是。而似是者不能為之惑。雖有邪慝。如鄉原之屬者。自然銷鑠。而至子無矣。否則邪慝並起。安可勝正哉。此君子拔本塞源之方。而維中道于不墜者也。沈誠菴曰。世衰道微。數句。推原所以反經之故。是非明白二句。又推原所以無邪慝之故。

陸梯霞輯解。此君子是有世道之責者。達而在上。則為堯舜。窮而在下。則為孔子。不可專主在上位者。言失孟子自任之意。經所該者。廣自綱常倫理。以至事物細微。有一箇不易之常道。是即堯舜所傳之中道。道一也。得之于心曰德。行之于天下曰經。經原無不正。只復之便是經正。注興起于善。遵君子所反之經。即是善。邪慝不止于鄉原。如楊墨皆是。以此章言。則指鄉原。故云鄉原之屬。陳氏楊墨之說。即此條並孟子自家時事說入矣。然大註尹註皆未及此。以統籠說為是。

邪慝矣

反復也。經常也。萬世不易之常道也。興與起於善也。邪慝如鄉原之屬是也。世衰道微。大經不正。故人人得為異說。以濟其私。而邪慝並起。不可勝正。君子於此。亦復其常道而已。常道既復。則民興於善。而是非明白。無所回互。雖有邪慝。不足以惑之矣。尹氏曰。君子取夫狂狷者。蓋以狂者志大而可與進道。狷者有所不為。而可與有為也。所惡於鄉原。而欲痛絕之者。為其似是而非。惑人之深也。絕

之之術無他焉。亦曰反經而已矣。

問反經之說。朱子曰。

經便是大經。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且先復此大經。天下事未有出此五者。其間卻煞有曲折。如大學亦先指此五者為言。使大綱既正。則其節目皆可舉。若不先此大綱。則其他細碎工夫。如何做。問經正還只是躬行不及政事。曰。這箇不通。分做兩件說。如堯舜雖是端拱無為。只政事便就這裏做出。那會恁地便了。孟子論鄉原亂德之害。而卒以君子反經為說。此所謂上策。莫如自治者。况異端邪說。日新月盛。其出無窮。蓋有不可勝排者。惟吾學既明。則彼自滅熄耳。此學者所當勉而不可以外求者也。經正則庶民興。蓋風化之行。在上之人。舉而措之而已。庶民興則人人知反其本。而見善明。見善明則邪慝不能惑也。既人不之惑。則其道自然銷鑠。而至於無也。歐陽永叔云。使王政明而禮義充。雖有佛無所施於吾民矣。亦此意也。雲峯胡氏曰。此章言經正。而下章則以堯舜相

陸梯霞輯解見知聞知章全旨 此章歷叙道統之傳而寓自任之心。上三節叙羣聖之道有所傳末節以見知自任而望人以聞知之意。孟子七篇而末二章論狂簡憂道統之失傳也。論鄉愿懼異端之害道也。論堯舜禹湯文王孔子以見正統之有在也。此其作書之本意也。

序講 孟子曰聖聖相傳道統不息。嘗稽之占。結一執中之傳自堯舜始。由堯舜以至于湯。計其時五百有餘歲。若祗台之禹。邁種之皋陶。則親見其道而知之。若湯則因得聞其道而知之。而堯舜之道。湯傳之矣。

沈誠菴曰。可例之說為安。他處言湯武。而此獨言文。他處言周召。而此獨言呂散。俱是錯舉。見例不得穿鑿。

陸梯霞輯解 邵子經世書。自巳會之末。以運經世之一之末歲在甲辰。而帝堯即位。至聖相授。至經世之末。一百四十歲。而交午會。以運經世之二之末歲在甲子。禹攝之八年。下至經世之三之末歲在己卯。凡四百五十三年。而成湯有天下。下至以運經世之四之末歲在癸亥。凡六百三十九年。文王為西伯以運

經世之五。至以運經世之六之末。庚戌之歲。凡五百八十七年。而孔子生。又七十一年。庚申獲麟。三年。壬戌之歲。孔子卒。至以運經世之七之末。乙酉之歲。孟子至梁。上去孔子卒。凡一百四十三年。考之書禮契。不曰讓。而禹皋陶曰讓。洪範九疇。禹發之。天叙秩。五典五禮。皇發之。其明道之功。固不小也。亦非與禹皋陶以為例。

士靖曰。此章言孔子之聞道于往聖。而孟子則以時地之近。因自附于見知之列。而欲繼往以開來也。

序講 由湯至于文王。計其時亦五百有餘歲。若阿衡之伊尹。左相之萊朱。則親見其道而知之。若文王則因得遙聞其道而知之。而湯之道。文王傳之矣。陸梯霞輯解 論語之末。言武不言文。此言文不言武。文王謨。以明道言也。武王烈。以行道言也。易之作也。其猶中古乎。文王明道之功大矣。○萊朱與伊尹並稱。而經傳不他見。仲虺一語。弘大精微。仁義禮智信。皆開端言之。而德日新一言。又首倡之。湯盤銘。伊尹咸有一德。皆因而述之。伊尹相湯。仲虺為左相。同時他誰與之班者。萊朱即仲虺也。必矣。○仲虺奚仲

傳之統繼之。不無意也。

○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皋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

趙氏曰。五百歲而聖人出。天道之常。然亦有遲速。不能正五百年。故言有餘也。尹氏曰。知

謂知其道也。雲峰胡氏曰。語孟末。皆言堯舜。故歷叙其政事之實。孟子以知言。故歷叙其見聞之真。堯言執中。中之用也。湯言降衷。中之體也。舜自心上發出。執中之端。而六經言心。始此。湯自性上推原。降衷之初。而六經言性。始此。此可見堯舜湯明道處。見知言禹皋

而不言稷契。何也。或曰。舉禹皋陶。可例其餘。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

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

趙氏曰。萊朱。湯賢臣也。或曰。即仲虺也。為湯左

相。雲峰胡氏曰。舜言精一。而後協於克。一伊尹能發之。曰。勇曰智曰仁曰禮曰義。中庸二達德。孟子四端。已散見於仲虺諸中矣。

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

散氏。宜生。名。文王賢臣也。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

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此所謂聞而知之也。

之後。見知聞知。不看重。重在見知上。蓋天下事。必有作之者。而後有述之者。必有倡之者。而後有和之者。惟有見知者。歷歷傳之于後。是以有聞知者。繩繩嗣乎其後矣。直解是說聞于見知。見知聞知。一說。平平叙去。玩幾箇若字便見。

序論。由文王至于孔子。計其時。亦五百有餘歲。若敬勝之太公望。迎教之散宜生。則親見其道而知之。若孔子。則因得遙聞其道而知之。而文王之道。孔子傳之矣。

陸梯霞輯解。尚父。鷹揚之士也。散宜生。手經傳不多見。亦以為見文王之道而知之。何也。蓋敬勝。急義勝欲之類。非太公望發之。書曰。茲迺發教。則發倫之教。散宜生。益有助焉。見知之聖人。當作舉一二。以例其餘。看蓋禹皋稷契。固無可分優劣。况成周舉呂散而不及周召。豈周召不在見知之例耶。即脩和有夏。宜生亦與。就叔四人同稱。孔子之時。顏子曾子。子思。皆可稱見知。此云爾者。分明見與孔子。世未遠。地甚近。尚得自附于顏子輩。不得謂見知乃謬諸子而也。

士清曰。大字之知。實本于性。而朱子引子貢語以

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

林氏曰。孟子言孔子至今時未遠。鄒魯相去又近。然而已無有見而知之者矣。則五百餘歲之後。又豈復有聞而知之者乎。朱子曰。出子率五百餘歲。而聖人一出。所以異世同心。歷聖同道。道統繩繩相續者。實賴同時之見而知之者。知之於先。而異世之聞而知之者。得以知之於後耳。自孔子至今。方百餘歲。去孔子之時。若此。其未遠也。孟子鄒人。近孔子所居之魯。又若此。其甚也。若使今此已無有見而知之者。則如前所云五百歲之後。豈復有聞而知之者乎。禹皋之徒。本皆名世之

言其學前聖之道。傳于學。則後聖之知。亦不外于學也。後之聞道者。豈有頓悟之說哉。

序講。夫由堯舜至于孔子。率五百餘歲。而聖人一出。所以異世同心。歷聖同道之統。繩繩相續不絕者。實賴同時之見而知之者。知之于先。而異世之聞而知之者。得以知之于後耳。乃孔子而來。至于今日。不過百有餘歲。去孔子所生之世。若此。其未遠也。非若將不知及。而不得見也。自鄒至魯。近孔子所處之居。又若此。其甚也。非若地不相接。而不可見也。然而使今日無有見而知之者。則如我所云五百餘歲之後。豈復有聞而知之者乎。斯道之傳。益深可憂。而有斯道之責者。益不容以自諉矣。

沈誠菴曰。雖若不敢二句。是順孟子口氣。作反跌語。然乃所以四句。推原孟子心事。是正旨。故于篇終二句。結一部孟子末三句。纔正言以結之。蓋朱子于此。直與孟子神會一堂之上。故其詞旨。反覆曲折如此。

陸梯霞輯解。趙氏德曰。孟子之生。雖不可知。然哀公十六年。孔子卒。又十年而悼公立。凡四十年。元公二十一年。穆公三十二年。共公二十二年。康公九年。景公二十九年。共一百六十四年。而魯平公繼立。由

士。伊尹太公。又湯文之師。非必見其君而後知之。湯文孔子。又生知之聖。亦非聞前聖之道而後得之也。此其曰見而知之。聞而知之者。盡以同時言之。則斯道之統。臣當以君為主。以異世言之。則斯道之傳。後聖當以前聖為師。學者不以辭害意可也。至於章末二句。則孟子之致意深矣。觀其所謂然而無有乎爾。則雖若託於不居。而其自任之實。可見觀其所謂則亦無有乎爾。則雖若歎其將絕。而所以啓夫萬世無窮之傳者。又未嘗不在於斯也。學者誠能深考其言。而自得之。則古人雖遠。而其志意之所存者。蓋無以異乎。日與言而授受於一堂之上也。○雲峯胡氏曰。論先後。則不有見知者。而孰有聞知者。則見而知之者。為先。論難易。則見而知之者。聚精會神於一時之頃。而聞而知之者。心融神會於異世之遙。是則聞愚按此言。雖若不敢自謂已得其傳。而憂後世遂失其傳。然乃所以

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則孟子必生于穆公之末。共公之初。以魯平公之將見孟子而臧倉沮之。梁惠王見之而稱曰。其年先後於穆共之間。概可見矣。○末二句。東陽許氏曰。爾如是也。指見知聞知者而言。孟子意若云。然而無有其然者。則亦無有其然者。是亦上文數個見知聞知而云。以見知聞知字已重見。出於上文。故此特約其旨。而省其文也。或曰。然而無行乎。爾豈無煩曾子思三人乎。是前無三子。而自謂其見知孔子也。曰不然。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顏曾子思當孔子在日。則以有孔子在。今則與孔子俱往矣。世道之責。微孟子任之。則孔子不百年而墜矣。故曰。軻出孔子之道尊。此孟子所以欲自比于見知者。以俟後聖于無窮也。○集註係以程子之說者。見程子果得其傳于遺經。而孟子之說。至

自見其有不得辭者。而又以見夫天理民彝不可泯滅。百世之下。必將有神會而心得之者耳。故於篇終。歷叙羣聖之統。而終之以此。所以明其傳之有在。而又以俟後聖於無窮也。其旨深哉。○有宋元豐八年。河南程顥伯淳卒。潞公文彥博題其墓曰。明道先生。而其第願正叔序之曰。周公歿。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真儒。則天下

士靖曰。孟子一書。為得人欲而存天理。則孟子所以繼往聖者。惟此指也。而後之所以繼孟子者。亦惟此指也。故于首篇發其端。而于此又要其終。

賢賢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乎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以興起斯文為己任。辯異端。闢邪說。使聖人之道。煥然復明於世。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然學者於道。不知所何。則孰知斯人之為功。不知所至。則孰知斯名之稱情也哉。

跋

記曰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故古者書在上庠以是爲求道於聖人之階也有宋諸儒揭學庸論孟爲四書昭示學者聖人之道遂如日星經天灼然共見明三百年用以取士

本朝因之數十年以來出學宮至比閭無論少長家絃戶誦無不知有四子書者文教之盛可謂至矣顧其爲書廣大悉備自日用飲食以及性命精微內聖外王修己治人之道靡不該攝得其一字一句身體而力行之卽以求至於聖

人之道無難而今之學者率視爲科舉之具口耳傳習絕無心得高者歎常驚竒泛濫於佛老諸子之說而其卑者又僅僅掇拾唾餘求足了制義而止以故說書之家愈多而言愈晦吾

師遂寧張公間世大儒踐履篤實其學以聖人之道爲的其教人以學聖人之道爲歸憫俗學流失撫浙之暇取沈陸二氏所纂輯者重加訂正名曰四書大成付之剞劂以嘉惠後學余受而讀之則見其體會深至發抒詳明覺聖人不傳之精義悉因書而見讀其書者果能因其書想見其

人以求至於聖人之道吾知於聖人立言之旨宋儒表章之心

朝廷設科取士之意均有裨焉若以爲帖括之先資揣摩之秘冊則甚非

公之志也已嗚呼余以詮發義禮一言之得辱

公深知垂二十年每承提命勤職守絕苞苴夙夜惴惴惟恐隕越今復列爲部民硜硜守澹臺之節不敢詣

門墻求一見通一問問竒析疑闕焉數載他日或不失墜得從

公京師手執此經北面以求

公言外未罄之旨身體力行爲諸士子倡率是則余之志

也夫

康熙三十三年歲次甲戌仲秋穀旦

賜進士出身朝議大夫國子監祭酒受業汪霏頓首拜跋



